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上海天權書社發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4 4157B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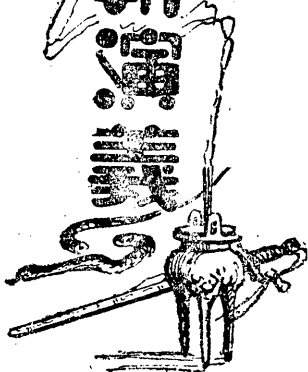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劍谿

徐哲身撰



天台山隱士

第九十一回

乍解羅襦小禿驢得趣

鬧翻繡闥大司馬捉姦

却說寶娘娘假在章帝的懷裏，故意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。章帝被她這一哭，倒弄得莫名其妙，忙問她道：「娘娘什麼事不如意，這樣的悲傷？莫非怪孤家強暴了麼？」她答道：「萬歲那裏話來！妾身不許與萬歲便罷；既沐天恩，還有什麼不如意處呢！不過臣妾今天聽得一個消」

第九十一回 乍解羅襦小禿驢得趣 鬧翻繡闥大司馬捉姦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一回 乍解羅帶小禿驢得趣 鬧翻繡閣大司馬捉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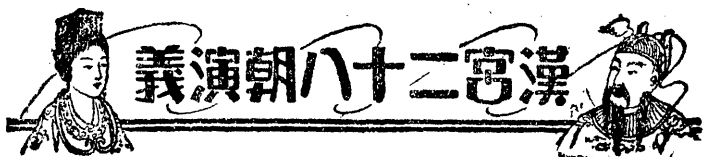
二

息，非常真切；如果這事發生，恐怕要與萬歲大大的不利呢！章帝聽她這話，連忙問道：「娘娘得着是什麼消息，快道其詳。」她道：「萬歲將宋貴人囚入冷宮，究竟爲着什麼一回事呢？」章帝道：「這狗賤人私通太醫，殺之不足，以償過，將她囚入冷宮，還算格外加恩哩！」她道：「萬歲雖然不錯；但是她的哥哥宋揚，聽說妹妹囚入冷宮，大爲不服，聯絡梁貴人的父親梁竦，陰謀不軌，並在京內造謠惑衆，弄得人民惴惴不安，所以臣妾想到這裏，很替萬歲耽憂不淺，因此落淚。」章帝聽她這番話，驚得呆了半晌，對她說道：「哦！果然有這樣的事麼？」她道：「誰敢在萬歲面前講一句虛話呢？」章帝道：「怪不道這些賊子，近兩天早朝，都是默默的，沒有什麼議論，原來還懷着這樣野心呢！別的我倒不說，單講這梁貴人，難道孤家待她薄麼？他的父親居然這樣的無法無天，我想她一定是知道的。」寶娘娘在枕上垂淚道：「萬歲不提梁貴人，倒也罷了；提起她來，臣妾不得不將她的隱事告訴萬歲了。」章帝道：「你說你說，我沒有不相信的。」她道：「這梁貴人的性子真是一個火燎毛，一言不合，馬上就來胡纏瞎鬧。」章帝詫異道：「那麼，她見了我總是溫存和靄的，從未失一次禮節呢！」她連忙說道：「萬歲那裏知道？她見了你，當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然不敢放肆；但是萬歲祇要三天不到她的宮裏去，暗地裏不知咒罵多少呢！我幾次聽見她的宮女們來告訴我，我還未十分相信；前天我到濯龍園裏去散心，從她的宮門口經過，她不但不出來迎接，在宮裏面潑聲辣語的指張罵李。萬歲爺！你想想看，我是一個六宮之主，豈可和她去一般見識麼？只得忍耐在心，不去計較她。誰想她竟得步進步，在宮中越發肆無忌憚了。前天萬歲在未牌時候，可會召那個大臣進宮議論什麼事情？章帝忙道：不會不會。她故意慢了一聲道：我早就知道這賤人的私事了，原來還有這樣的能耐呢！我倒要佩服她好大膽！章帝聽她這話，不禁問她：什麼事情？她停了一會，才說道：還是不要說罷，說出來又要得罪了別人。章帝急道：娘娘！你只管說出來，我怕得罪誰？她道：萬歲既然不怕，我當然是說出來；聽說那天未奉旨意的大臣，據他們傳說，就是第五倫。章帝聽得這話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好好好，怪不道那匹夫每每諫阻孤家的命令，原來還有這樣的事呢！他們兩個談談說說，不一會，鷄聲三唱，景陽鐘響，章帝忽忽的起身上朝，受衆文武參拜已畢，便下旨意將梁竦宋搆，提到殿。章帝將龍案一拍罵道：孤王對於你們有什麼不到之處，膽敢



這樣的目無法紀，造謠惑衆；你們的眼睛裏還有一些王法嗎？章帝越罵越氣，不由的傳了一道聖旨，推出午門斬首。這時三百文臣，四百武將，一個個如同泥塑木雕的一樣，誰也不敢出班多事。獨有大司空第五倫越班出衆，俯伏金階，三呼萬歲。章帝見來者正是第五倫，不由的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冷笑一聲，對第五倫問道：大司空出班，敢是又有什麼見教麼？第五倫奏道：我主容奏：臣聞湯武伐紂，尙須先明罪狀；今梁竦、宋揚陰謀不軌，應卽處以死刑。惟謀叛的憑證何在？或者爲人告發，萬歲常亦指出此人，與梁、宋對質，使彼等雖死無怨。臣濫膺重任，迫於大義，思自策勵，雖有死，不敢擇地。愚衷上瀆，伏乞聖裁。他奏罷俯伏地下，聽候章帝發落。章帝聽罷，氣沖沖的喝道：第五倫！你身居台輔，不思報效國家，爲民除害，反而爲這些亂臣賊子，狡詞辯白，顯係有意通叛。人來！將他抓出去，砍了！第五倫面不改色，從容立起來就綁。那一班值殿的武士，刀光灼灼，將第五倫牽了出去。這一來，衆文武越不敢置詞保奏。正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候，太傅趙熹剛由洛陽回京，聽說要斬第五倫，大吃一驚，火速上朝。剛走到午朝門外，瞥見第五倫等三個人，已上椿楸，只等旨下，便來動刑了。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趙熹大踏步喘吁吁的喊道：刀下留人！我來保奏！衆武士見太傅上朝，誰也不敢動手了。這時太尉牟融，司冠陳凡，吏邦尚書魚重，見事到如此，再不出來保奏，眼見第五倫等三個人就要送掉性命了。他三人一齊出班保奏第五倫。章帝那裏准奏，忙命值殿官懸起上方寶劍，他口中說道：誰來保奏，就令他和第五倫同樣受刑！嚇得他們不敢再奏，退身下來，暗暗叫苦。牟融悄悄的說道：可惜太傅在洛陽，又未曾回來；如果他來，一定能夠將第五倫保奏下來的；除了他，別人再沒有這樣能力。話還未了，瞥見黃門官進來報道：太傅由洛陽回來，要見萬歲。章帝聽了，便着了忙，連教請進來，一方火速傳旨去斬三人。誰知那些武士見聖旨出來，就如未曾看見的一樣，挺腰叉手，動也不動，那傳旨官疊疊的催道：聖旨下！快快用刑罷！那些武士齊聲答道：現在太傅前去保奏了，難道你不知道麼？誰敢去和他老人家作對呢？我們沒有兩個頭顱，只好守候他老人家去保奏過了；若是不准，再爲動手不遲。那傳旨官喊道：難道你們不服聖旨麼？他們齊道：他老人家已經對我們關照過了，誰敢去捋虎鬚呢？雖有聖旨，只好再等一會子罷。不說他們在這裏辨論，再說趙熹跟踉蹌蹌的趕到金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一回 乍解羅襦小禿驢得趣 鬧翻羅圍大司馬捉姦

六

塔之下，握住鬚子，喘了半天，才俯伏下去，三呼萬歲。章帝即命金墩賜坐。趙熹發出一個顛巍巍的聲音說道：敢問我主，大司空犯了什麼大罪？章帝安慰他道：老愛卿遠涉風霜，何等的勞苦！孤家實在不安，請回去靜養靜養吧！第五倫身犯不赦之罪，所以孤家一定要將他斬首；這事也無須老愛卿煩神。趙熹忙道：萬歲這是什麼話？第五倫犯法，應當斬首；但是也該將他的罪狀宣佈，於微臣考察考察，是否可有死刑之罪，那時方不致失却萬民之望。而且第五倫司蜀郡十有二年，清廉簡正，有口皆碑；即使他縱有一二不到之處，我主也該念他的前功，施以懲勸，方不失仁君之大旨。今萬歲遽然不念前功，施以極刑，不獨離散羣心，亦失天下之仰望，將來社稷前途，何堪設想呢？我主要殺第五倫，微臣不敢阻止，但是先要將他的罪狀宣佈；如果欲以莫須有三字屠殺朝廷的柱石，寧可先將老臣這白頭砍下，懸在午朝門外，那時隨我主怎樣了。他說罷，起身下座，重行俯伏地下，聽候章帝發落。章帝被他這番話說得閉口無言，沒了主意，停了半天，方才答道：老愛卿且請歸坐，容孤家再議！趙熹奏道：我主請不必粉飾，赦殺與否，請付一明決罷。章帝答道：老愛卿請勿深究，孤家准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奏，將他們放下就是了。趙熹奏道：這如何使得？要是被萬民知道，還要說老臣壓迫聖躬，強放罪魁呢？章帝道：前情一概不究，命他改過自新，這是孤家的主見，怎好說是老愛卿強迫呢？他說罷，忙下旨將第五倫放下，官還原職，梁竦、宋揚、劓職、徙歸。趙熹舞蹈謝恩。滿朝文武，誰不咋舌稱險。退朝之後，趙熹又將羣僚責問一陣子。誰也不敢開口和他辨白。再說章帝回宮，便命梁貴人收入暴室。竇娘娘便將她所生的兒子劉肇，收到正宮撫養。章帝趁此就將劉慶廢為清河王，將劉肇立為太子。可憐梁貴人到了暴室中，不到半月，竟香消玉殞了。隔了幾天，竇勳忽然得了一個中風的症，未上幾小時，竟嗚呼哀哉！大司馬竇憲聞訃進宮，竇娘娘聽說父親死了，只哭得淚盡腸枯，便在章帝面前說要回去省親致祭。章帝很贊美她的孝行，一詞不阻，便准了旨，擇定建初六年四月二十日回家致祭。大司馬得旨，忙命人高搭孝篷，長至四五里之遙，延請高僧六七十個在府中超度。文武百官，誰不來趨奉他呢？你送禮，我擺祭，真個是車水馬龍，極一時之盛。但是在這熱鬧場中，却有一件極有趣味的事情，不妨趁此表了出來。這竇憲依着他妹妹的脂粉勢力，出車入馬，富埒王侯，婢僕如雲，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一回 乍解羅襦小禿驢得趣 鬧翻羅圍大司馬捉姦

八

妾媵盈室，一舉一動，莫不窮極華貴。滿朝側目，敢怒而不言。雖有趙熹第五倫等幾個剛直不阿，無奈第五倫因爲前次受了挫折，不願再作傀儡；趙熹年高昏耄，眼花耳聾，漸漸的沒有什麼精神來彈劾這些奸佞了；牟融爲人靜肅，不喜多事。所以將一個竇憲嬌得不可一世了，這次他的父親死了，居然出斧入鉞，一切儀仗，與天子無甚差別。單說他的姬妾一共有四十七個，俱是橫佔霸奪來的。其中有一個名叫驪兒的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貝齒星眸，芳齡祇有二九零一，可是她的生性風騷。那竇憲疲於奔命，一天應付一個，派下來須要一個多月才臨到她這裏一次呢；得到實惠，與得不着實惠，還未可知。試想這朵剛剛開放的鮮花，常常挨飢受餓，得不到雨露，還能不生怨望麼？祇好在暗裏別尋頭路，以救燃眉。她的解饑人，本是竇憲面前一個侍尉名叫杜清，年輕力足，還能滿她的慾望。常常到了風雨之夕，這杜清見他的主人不來，便很忠實的來替他主人做一個全權代表了，暗度陳倉的老調兒竟有二年多了，終未有被一個人看出破綻來。到了現在，府中正忙着喪事，人多眼雜，那個越俎代人的事情，祇好暫告停止；所有的妻妾，一齊住在孝帳裏守孝；那些和尚成日價的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鏡鉢叮嚀的念着。到了第四天，新到一個西域的小法師。大和尚與恩光禪院的方丈，便請他登堂拜懺。那小法師年紀不過十七八歲，披着五色輕俏的袒衣，雜着衆僧走到孝堂裏面去拜懺。一時哆囉哆囉不南嚕嚕之聲，不絕於耳。那一羣婦女，循例嬌啼婉轉，和衆僧的念懺的聲音，互相混着，煞是好聽。停了一會，衆僧將一卷玉皇懺拜完，一齊坐在蒲團上休息。那孝帳裏一羣粉白黛綠之流，不住的伸頭向外窺探。大家不約而同將視線一齊集到這位小法師的臉上。這小法師也拍了回電。只見一羣婦女之內，只有一個入他的眼睛，無形中四道目光，接觸了好幾次，各自會意。不多時，天色已晚，衆和尚又在孝堂裏擺下法器，放着瑜珈餽口。放到四更以後，那些和尚東倒西歪的都在那裏打瞌睡了。這小法師却懷着滿腔心事，兩只眼不時向孝帳描着。不多一會，瞥見有一個人從孝帳裏婷婷嬈嬈的走了出來，他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却就是日間看中的那個麗人。他不禁滿心歡喜，只見她輕移蓮步，慢展秋波，四下裏一打量，不禁向小法師媚眼一飄，嫣然一笑。這一笑，倒不打緊，將一個小法師骨頭都酥了。她用手向小法師一招，慢慢的退向屏風後頭而去。這小法師身



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不由已的站了起來，隨後進了屏風，只見她蓮步悠揚的在前面走着。這小法師色膽如天，一切都不暇去計較了，追到她的身邊，伸手將她一撲，親了一個嘴，說道：女菩薩，可能大發慈悲，施救小僧這個。她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話，用手將他推開，一逕向左邊的耳房而來。他那裏肯捨，竟跟着她進了房。只見裏面除了她，沒有第二個，他不禁喜從天降，一返身撲的將門門起，走到她的面前，雙膝一屈，撲禿往下一跪，央告道：女菩薩，可憐貧僧吧！她故意的嬌嗔說道：你這和尚忒也大膽，爲什麼好端端的闖到人家的閨閣裏來？做什麼的？難道你不怕死麼？小法師道：娘子！日間早就對我打過照面了；怎的到了這會子，反而假裝起正經人來？是什麼緣故呢？今天我就是死了，也不出去的，求娘子快點開發我吧！她揚起玉掌，照定他的臉上拍的就是一下子，故意說道：誰和你在這裏混說呢？趕緊給我滾出去！不要惹得我性起，馬上喊人將你捆了。小法師不獨不怕，反滿臉堆下笑來，忙道：不想我這嘴巴上，竟有這樣的福氣，得與娘子的玉手相親近，還請娘子再賜我幾掌。她星眼斜飄，嗤的一笑道：看不出你這個小禿驢，反知趣咧，你起來罷。小法師聽她這話，真是如同奉着聖旨一樣，一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骨碌從地上爬起來，將她往床上一抱，寬衣解帶，共赴陽台了。不說他們正在巫山一度，再說那個杜清將寶憲送到十八姨娘的房裏，自己退了出來。正走到前面的孝帳裏，用目一張，只見那些守孝的人和一羣和尚，均已酣然入夢了，他大着膽，伸頭朝孝帳裏面一張，却單單不見了驪兒。他不由的心中詫異道：她本來是與大眾一同守孝的，此刻不見，莫非是回房去睡覺了嗎？他尋思了半天，暗道：我且去看看她，究竟是到那裏去了？他便離了孝帳，一逕向向後面而來。剛剛走到她的房門外，耳朵裏忽然冲着一縷奇怪的聲音，他屏氣凝神的聽了片晌，不禁怒火中燒，不可遏止，暗道：原來這賤人還是這樣的人物呢！好好，管教你今日認得咱老子的手段！他說罷，離開這裏，一逕向寶憲房中而來；不一會，到了寶憲的房門口，用手在房門上面一拍。裏面有人問道：誰呀？杜清連忙答道：是我。寶憲聽見是他的聲音，連忙問道：杜清！你此刻還不去睡覺，到我這裏來做什麼呢？他道：請大人起來，我有要事稟報。寶憲見他半夜三更的前來，料知事非小可，連忙一骨碌起身，將門放開。只見他滿臉怒容，寶憲問道：杜清！你有什麼要緊的事，請你就說吧！杜清道：請大人將寶劍帶着，跟我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九十一回 乍解羅襦小禿驢得趣 鬧翻羅國大司馬捉姦

一一一

倒一個地方去，自有分解。寶憲真的掛起寶劍，隨着一逕向前面而來；走到驢兒門口，杜清止住脚步，悄悄對寶憲笑道：大人請你近來，細細的聽聽看，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？寶憲附耳靠門，聽了一會，只聽得裏面吱吱吱的床響，和一種狎暱的聲音。他不聽猶可，這一聽不禁將那無名怒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一脚將門踢開，瞥見床上一對男女，正在那裏幹那不見天的事哩！他定睛一看，男的却是一個六根未盡的小法師，女的却是自己的愛妾驪兒。他不禁勃然大怒，拔出劍來，颯的一劍砍去，那小法師上面的頭，却離了本位，骨碌碌滾向房外去了，這是鮮血直噴。驪兒見了這樣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啊呀兩個字還未喊得出口，劍光到處，早已身首異處了。杜清見將她殺了，未免心中倒暗暗的懊悔起來，却不敢說了出口，只得私下裏叫苦。寶憲將二人殺了，便對杜清道：你趕緊去喊兩個侍尉，將這狗賤人與禿頭的尸首，悄悄拖出後門，埋入花園裏面，不准聲張。杜清唯唯答應，轉身出去；不多一會，帶來兩個人，將他們的尸首用力一提。說也奇怪，小法師的兩隻手緊緊的抱着驪兒，竟像生根了一樣，任你怎麼提拔，文風不動。他們見了這樣，倒反沒了主意。杜清道：提不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開，就將他們兩個尸首一並擡了去罷。有一個侍尉答道：那却如何使得擡出去，萬一被人看見，這赤身露體的一男一女，究竟像一個什麼樣子呢？竇憲見他們儘在這裏游疑，不禁怒道：你們這些無用狗頭，這一點事都不能夠完全的辦妥了，還有什麼用處？他說罷，拔出寶劍，將小法師的兩隻膀子，砍了下來。這一來可離開了他一人背着一個，逕向後園而去。這正是：

生前何幸同羅帳，

死後還應共一邱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婦人長舌，爲禍極深。章帝輕信讒言，妄拘大臣，欲施以極刑，衰亂之由，於斯可見矣。趙熹來何突兀，其保奏一段，慷慨之氣，流露紙上，將第五倫救下，安然復職。職權之見重，又可窺得一斑矣。竇憲姦淫無度，其愛妾竟敢與小法師驟然私通，豈蒼蒼亦有意惡作劇耶？



第九十二回 園丁得寵薔薇花下 廚役銷魂翡翠衾中

却說兩個侍尉，將他們的尸首，用被褥裹好，拖到後園，用土掩埋不題。這時寶憲對杜清說道：你將這裏的血跡打掃乾淨，替我將那些禿驢完全趕了出去，用不着他們在這裏鬼混。杜清忙道：動不得，千萬不能這樣的做去；明天娘娘駕到，見這裏一個和尚沒有，不怕她責問麼？再則你現在將小法師殺了，他們還不知道呢；如果你突然要將他們趕出去，不是顯易被他們看出破綻來嗎？我看千萬不能這樣的做去；只好多派幾個人，在前面監視他們，不會再有什麼意外之事發生了。寶憲翻翻一回白眼，說道：依你這樣的說，我是不能趕他們了。他道：動不得，只好忍耐幾天罷了。寶憲說道：既如此，你替我派幾個人，暗地偵視他們便了。他說罷，回房而去。杜清一面將房裏的血跡打掃乾淨，一面又派好幾個人去暗裏頭偵視一羣和尚。再說那些放饑口幾個和尚，一個個打了半天瞌睡都醒了，敲着木魚金磬，嘴裏哼着。不多一會，敲鼓的和尚，回頭一看，不見了小法師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暗道：他到那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裏去了，敢是去登廁了麼？我想他是一個法師，理應知道規矩，才是個道理；難道這臺焰口還未放完，就能去登廁了麼？我想決不會的。他順手向後面的一個和尚一搗。那和尚正在打盹，被他一搗，不禁嚇得一噤，揉開睡眼，大聲念道：嘛咪吽，嘛咪吽。這敲鼓的和尙，忙悄悄的說道：喂！你可見正座的小法師到那裏去了？那和尚聽他這話，用手向背後一指，說道：不是坐在上面嗎？敲鼓的和尙用嘴一努，說道：你看看！那裏在這裏呢？那和尚回頭一看，果然不見正座的小法師坐在那裏了，不禁很詫異的問道：這可奇了！到那裏去呢？這兩句話聲音說得大一點了。將衆和尚都驚動了，不約而同一齊朝正座上一望，一個個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，面面相覷了半天。那敲木魚的和尙，猛的跳起來對大家說道：我曉得了，這小法師一定不是凡人，恐怕是羅漢化身，來點化我們的，也未可知。他現在騰雲走了。衆和尚聽他這話，有的念佛，有的合掌，有的不信，噉噉咕咕在那裏紛亂不住。又有一個和尚說道：方才靜悟大和尚這話，未免忒也不符；他既是個神僧，還吃煙火之食麼？我想他一定是個騙吃騙喝的流僧；他怕這臺焰口放不下來，趁我們打盹，他輕手輕腳的逃走了，也未可知。又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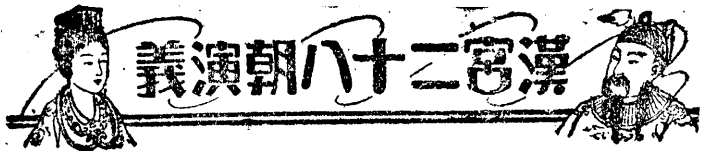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二回 圖丁得龍齋燕花下 廚役銷魂翡翠衾中

一六

一個和尚極力辨白道：你這話未免太小視了人，連我們方丈都十分恭敬他，如果他是個流僧，我們方丈還這樣的和他接近嗎？那敲鼓的和尙說道：如今他既然走了，管他是個好和尚，壞和尚；但是我們這裏沒有了正座，這焰口怎樣放法？萬一被人家知道了，便怎麼辦呢？大家道：這話不錯；我們趕緊先舉出一個正座來，遮人耳目，才是正經。說罷，你推我，我請你的虛謙了一陣子。結果那個敲鼓的和尙，被他們選出來做正座，媽媽虎虎將一臺焰口免強放了。到了天亮，那方丈住持一齊走了進來，見小法師不在裏面，忙齊聲問道：小法師到那裏去了？衆和尙一齊撒謊答道：我們放到半夜子時的時候，小法師頭上放出五彩毫光，腳上生出千朵蓮花，將他輕輕的托起騰空去了。那住持方丈便合掌念道：阿彌陀佛！我們早就這知道小法師是個神僧了。正在說話之時，寶憲從裏面走來。方丈和尙連忙上前來打個稽首，對他說道：恭喜老王爺，洪福齊天；他老人家歸西，竟有神僧前來超度，還愁他老人家不成仙成佛麼？就是大人，將來也要高升萬代的。寶憲猛的聽他這些話，倒弄得丈二的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忙問他什麼緣故？那方丈連忙將夜來衆和尙看見小法師飛騰上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天的一番話，告訴竇憲。竇憲才會過意來，不禁點頭暗笑，也不回話。不多會，早有飛馬進來，報道：娘娘的鑾駕已出宮門了，趕緊預備接駕要緊。竇憲聽說，忙去安排接駕。泚陽公主帶着衆姬妾迎出孝帳，俯伏地下。停了一會，只見羽葆執事，一隊一隊的慢慢近來，隨後細樂悠揚，擁簇着兩輛鳳輦，鳳輦前面無數的宮嬪彩女，一齊捧着巾櫛之類，緩緩的走到孝帳面前。泚陽公主連忙呼着接駕。竇娘娘坐在前面輦上，見她母親接駕，趕緊下來，用手將她攙起，口中說道：孩兒不孝，服伺聖躬，無暇晨昏定省，已經有罪，何敢再勞老母前來接駕，豈不是將孩兒折殺了麼？小竇貴人也跟着下了輦，與她母親見禮。母女三個，握手嗚咽，默默的一會子。竇憲又趕出來接駕。接着那些姬妾跪下一大堆來，齊呼娘娘萬歲。竇娘娘一概分付免去，方與泚陽公主一同進了孝帳，舉哀致敬。將諸般儀式做過，竇娘娘便隨她的母親妹妹一齊到了後面。這時有個背黃色祿的官員，飛馬而來，到了府前，下了馬，一徑向孝堂而來，走到孝堂門口，口中喊道：聖上有旨，並輓額前來致祭，大司馬快來接旨。竇憲忙擺香案，跪下來接旨。那個司儀官放開黃袱，取出聖旨，讀了一遍，又將祭詞奏樂讀了。然後許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二回 團丁得寵薔薇花下 廚役饋魂翡翠金中

一八

多的校尉指揮御林軍，槓着一塊沉香木的匾額，並許多表哀的輓聯。寶憲三呼萬歲謝恩。司儀官便告辭，領着校尉御林軍回朝而去。這且不表。再說大小兩寶進了內宅，和他的母親以及寶憲的夫人，談了一會子。小寶笑道：「媽媽！我們那裏，好像坐牢的一樣，一步不能亂走，真是氣悶極了；在人家看起來，表面上不知道要多少福分，才能選到宮裏去，做一個貴人呢；其實有什麼好處，鎮日價的冷冷清清，一點趣味也沒有，反不及我們家來得熱鬧呢。」

泚陽公主笑道：「兒呀！你們這樣的高貴，要什麼有什麼，還這樣的三石足四不願的嗎？」大寶笑道：「她還這樣怨天怨地的呢；要是像我這樣的拘束，你還要怨殺了呢；話都不能亂說一句。」

小寶笑道：「我究竟不解平常百姓家，生個女兒，一年之內，祇少也要回來省望一兩次；從不像我們一進了那牢，三年多了，兀的不能回來望望。」

泚陽公主笑道：「我兒！你真呆極了！你可知，你是個什麼人呢，就能拿那些平常人一般比較了麼？你們却都是貴人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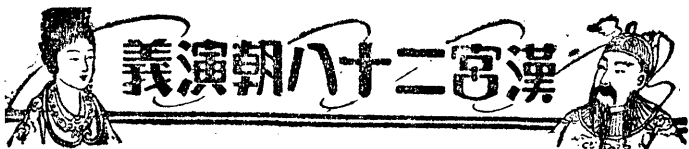
小寶笑道：「什麼貴人，簡直說一句，罪人罷了；無論要做甚麼事情，全受盡了拘束，一點不得自由自便的。」

大寶笑道：「你看她這些話，可有一句在情理之中，你既不願做貴人，難道還情願做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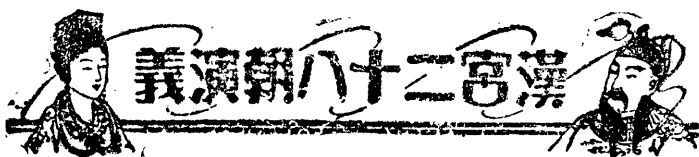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個賤人麼？小寶道：你倒不要說，尋常人家一夫一妻的，多麼有趣！不像我們三宮六院的，而且見了他，都要跪接，這些事最教人不平的。大寶笑道：罷呀！休要這樣的不知足罷！你拿梁宋兩個比較比較，我包你不再怨天尤人的了，人都不可以任意說沒良心的話，萬歲對於我們，還不是言聽計從的麼？小寶正要答話，忽見一個侍尉走進來說道：現在道場擺齊了，請娘娘貴人太夫人去做齋。大寶聽了這話，便向小寶使了一個眼色。小寶會意，連忙對泚陽公主說道：姐姐的身體不大好，我也懶懶的，請太太前去罷，讓我們舒舒服服的住一天，明天就要回宮了。泚陽公主聽了這話，忙道：那裏做齋，自有我去，用不着你們了。她說着，便起身帶了一羣的姬妾，逕到前面去做齋了。小寶便對那些宮女說道：這裏到了我們的家裏，自然有人服事我們，用不着你們在這裏侍候了，你們可以退出去，隨意去游玩罷。那些宮女隨即謝恩退了出去。這裏祇有大小兩寶。大寶悄悄對她說道：妹妹！難得我們有這樣的好機會回來，千萬不能失去，都要想出一個法子來，將那兩個弄進宮去，要怎樣，便怎樣，豈不大妙？列位！她說了這兩句話，你們一定又要生疑了，那兩個究竟是誰呢？小子也好趁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此交代明白了。原來這大小兩寶未曾選到宮裏的時候，在家裏本來是個風騷成性的人物，又見她的哥哥成日家抱玉偎香，受盡人間艷福，不知不覺的芳心受了一種感觸；但是她們家，候門似海，沒事不能看見一個生人，雖然有意尋春，無奈沒法可以任意選擇一個如意的郎君。大寶究竟比小寶大了兩歲，那勃勃欲動的一顆芳心，早就有了主見。她們衛房的大司務，共有十六個。內中有一個名叫江貴的，生得倒也不錯，年紀約在二十以內。她却有心和她勾搭，不到三月，居然就實行做過那不見人的調兒了。他們一度春風之後，真是如膠投漆，再恩愛沒有了。可是家中除了小寶以外，却沒有第二個知道有這回事的。小寶見他們，打得火一般的熱，不禁也眼紅起來，便在僕從身上留心，暗暗選了多時，終於沒有一個看得上眼的。有一天，無意走到後面園裏去散悶，瞥見有一個人蹲在玫瑰花簇子那邊，在那裏持剪修節。她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十六七的童子，生得脣紅齒白，面如古月，雙目有神，英俊得令人可愛。她不由的立定腳，低聲問道：你姓什麼？叫什麼名子？你是幾時到我們家裏來的？那童子擡頭朝她一望，連忙住手立起，答道：小姐問我麼？我姓潘名龍，上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月來的。她微笑點首，又問道：你今年幾歲了？你的家裏還有什麼人呢？他笑道：我今年十七歲了；我們家裏還有一個母親，別的沒有人了。她又道：你娶了親沒有？他聽說這話，不禁着的面紅過耳，片晌怔怔的答不出一句話來。她掩口向他催道：這裏就是我們兩個人在這裏，什麼話不好說，什麼事不好做呢？儘管羞人答答的怕的什麼呢？那童子楞楞的半晌，才吞吞吐吐的說道：還沒有女人呢，到那裏去娶親呢？她聽罷，朝他嫣然一笑，說道：你一個人在這裏，不覺得冷清麼？他道：我們做慣了，也不覺得怎樣的冷靜。她道：你跟我到一處地方去玩耍罷！他道：小姐那可不能；我們做工的人，怎能亂走？倘被他們管事的看見，就要吃苦頭的。她道：你跟我去，憑他是誰，也不能來問的。他聽說這話，便放下剪刀，隨着她，一逕向裏面一間亭子裏而去。不到一會，一對童男處女，一齊破了色戒了。從此以後，小寶每天無論如何，都要到他這裏來一次；不想有一天，突然接到聖旨，選她們姐妹進宮；欲想去應選，又捨不得心坎上的人兒；若要不去，無奈王命難違，只得將他攛下來。一去三年，她雖然身為貴人，可是沒一天不想潘能；爭奈宮禁森嚴，沒事不能亂出宮門一步，所以怨天恨地的。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無法可施。天也見憐，忽然得着這個機會，她也知道非在這時候，將他帶進宮去不可。她便對大寶說道：「你在這裏，坐一會子，我到園裏去閒逛一回，馬上就來。」大寶笑道：「你去罷，我曉得了；但是要小心一點，不要弄出破綻來，大家沒臉。」他用手將大寶一指，悄悄的笑罵道：「騷貨！誰叫你說出這樣的話來，不怕穢了嘴麼？」大寶笑道：「快些去吧，趁這會兒沒人，一刻千金，不要耽誤了。」她微微的笑着，也不答話，輕移蓮步，娉娉婷婷的直向後園而來。走進園門，只見園內的花草樹木，和從前比較大不相同，一處一處的十分齊整。她暗暗的喜道：「不料他竟有這樣的妙手，將這些花草修理得這般齊整。」她想到這裏，腦筋裏便浮出一個嬌憨活潑的小少年來。她遮遮掩掩的走到三年初會的那一簇玫瑰花跟前，不覺芳心一動，滿臉發燒，似乎還有一個潘能坐在那裏的樣子。她定一定神，四處一打量，却不見他的影跡，不禁心中着急道：「好不好，難道被他們回掉了麼？我想決不會的。」她又走過假山，四下裏尋找了一回，仍然未見有一些踪跡。她芳心早就灰了大半，痴蹙的站在一顆梧桐樹下面，暗道：「這可了不得了！眼見他不知到何處去了？莫不是回去了麼？她想到這裏，險些兒落下淚。」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來，她默默片晌，心仍不死，又復順着假山向右邊尋去，瞥見前面山脚下面一帶的薔薇花，擋住去路。她剛要轉身，耳鼓猛聽得有人鼻息聲。她趕緊止住脚步，側耳凝神的細細一聽，那鼻聲就在薔薇花的那面。她靠近從籬眼裏望去，果然見有一個人，睡在薔薇花下，但是頭臉均被花葉重重的遮着，看不清楚。她便轉了半天，轉到這人跟前，仔細一看，不禁說了一聲慚愧。你道是誰，却原來她遍尋不着的潘能，但見他頭枕着一塊青方石，倒在薔薇叢裏，正自尋他的黑甜風味。她見他不由的身子軟了半截，呼吸也緊張起來，不由分說，一探身往他的身子旁邊一坐，用手將他輕輕的一推，他還未醒。她又微微的用力將她一推。潘能夢懂懂的口中埋怨道：「老王！你忒也不知趣，人家睡覺，你總要來囉嗶嗶，算什麼呢？她不禁嗤的一笑，附着他的耳朵，輕輕的喊道：「醒醒，是我。他聽得是小寶的聲音，連忙揉開睡眼，仔細一看，只見面前坐着一個滿頭珠翠的美人兒。不是她，還有誰呢？他連忙坐起，打了一個呵欠，摟着她，顛聲說道：「你由那裏來的？我們莫非是在夢中相見麼？她仰起粉臉，對他笑道：「明明是眞的，那裏是夢呢？他又說道：「我不信，你怎麼得出來的？她笑道：「休問我，我是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單爲你才想法子出來的。潘能也不再問，便伸手去解她的羅帶。她笑道：你怎的就這樣的窮凶極惡的？他道：快些兒罷，馬上有，又做不成了。她便寬了下水，兩個人在薔薇叢中，竟交易起來。停了一會，雲收雨散，二人坐起來。她向他說道：我明天進宮去了，還不知幾時才能會面呢？他道：可不是麼？自從你走後，我何日不將你掛在心裏？她道：我到有個法子，不知你可肯依從我麼？他忙道：只要我們能聚在一起，我什麼事都答應。她附着他的耳朵道：如此如此，不是計出萬全麼？潘能點頭笑道：這計雖好，但怕走了風聲，露出破綻來，那可不是頑的。她搖手道：請放心，只要你去，便是被他們看出破綻，也不怕的，誰敢來和我們作對呢？他道：既如此，就照你的分付就是了。她起身說道：你明天早點到化兒那裏去，教她替你改扮就是了；我現在不能再在這裏久留了。她說罷，起身出園，一逕向前面大寶的臥室而來。走到客堂裏，瞥見一個小丫頭，立在房門口，在那裏探頭探腦的張望，見他來，忙迎上來笑道：貴人現在娘娘正在房裏洗澡，請停一會子再來吧！她笑道：別扯你娘的談，我和她是姐妹，難道你不曉得麼？自家人何必拘避呢？那小丫頭滿臉通紅，半晌不敢答話。她見了這樣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情形，心中本就料到八九分了。她向那小丫頭用嘴一努，小丫頭連忙退了出來。她躡足潛踪的走到房門口，猛聽得裏面吱咯吱咯的響聲，和男女喘息的聲音。她不禁倒退數步，暗道：不料她也在這裏幹這老調兒，這倒我不能進去的；一進去，破壞她們的好事，反而不美。罷罷罷，讓人一着，不算痴獸，而且我也有個破傷風，彼此全要聯絡才對呢。她想到這裏，連忙退了出來。剛剛走到外邊，瞥見寶憲大踏步走進來，她吃驚不小。只見他雄糾糾的就要向房內走去，她連忙喊道：哥哥！你到那裏去？他道：我來請娘娘去拈香的。她急道：慢一刻，現在她正在淨身哩。他聽說這話，忙諾諾連聲的退了出去。她不敢怠慢，走到門口，四下裏一打量，見一個人也沒有；回轉身來，正要去喊她們出來，瞥見她兩已經整衣出房，只見大寶雲髻鬆蓬，春風滿面，見了她，不禁低下頭去，兩靨飛紅，默默的一聲不做。那江貴見了她，微微的一笑，一溜煙走了。這正是：

春風放膽來梳柳，

夜雨瞞人去潤花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三回 留風院中借花獻佛 濯龍園裏召將飛符

二六

小法師既死矣，而羣僧尙在夢中，尤有住持方丈輩爲其附會。著者觸手成趣，讀之當亦笑倒矣。大小寶貴爲后妃，父歿致祭，毫無悲傷之情，姑且勿論；竟演出如此之無恥行爲，雖娼妓之流，尙不致有此一齣也。漢家天下危矣哉！泚陽家教不嚴，罪亦難道。


第九十三回 留風院中借花獻佛 濯龍園裏召將飛符

却說江貴走了之後，小寶對她掩口一笑，說道：我今日勤謹的替你做一回守門的校尉，你却拿什麼來謝我呢？她紅暈兩頰，勉強笑罵道：誰和你這蹄子來混說呢？小寶笑道：無論什麼事情，皆有循環；不料現在的報應來得非常之快，就如別人家嘴伸八丈長，教我小心一點的；不料我的餽餽包得十分緊，倒一些沒有漏菜，那伸嘴說人的人，反而露出馬腳來了。可不是笑話麼？大寶笑罵道：頗耐這小蹄子，越來越沒臉了。她說罷，一轉身往房裏便走。小寶也隨後跟她進去，口中說道：你拿一把鏡子照照看，那頭上蓬鬆得成一個什麼樣子呢。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還不過來讓我替你攏一攏；萬一被媽媽看見了，成一個什麼樣子呢？大寶便靠着穿衣鏡傍邊坐下來。小寶到粧台上取了一把梳子，走過來替她將頭髮攏起來。大寶面朝鏡子裏，只見小寶頭上髮如飛蓬，那墮馬髻傍邊，還粘着鷄子大小一塊青苔。大寶禁不住笑道：小蹄子！你只顧伸嘴來挖苦別人，你自己可仔細望望，又成個什麼樣子呢？小寶聽說這話，忙朝鏡子裏一望，不禁漲紅了臉，忙伸出手來先將青苔拈去，然後又用梳子在頭上慢條斯理的梳了一陣子，放下梳子，朝大寶身傍一坐。兩個人朝鏡子照了一會子，四目相對，連鏡子裏八道目光相視而笑。大寶笑道：自己還虧是個貴人呢；就叫化子，要敦夫婦之倫，還有一個破廟啊；斷不能就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赤條條就做了起來的。小寶辨白道：人家說到你的心坎上的事兒，沒有話來抵抗，拿這些無憑無證的話誣人，可不是顯見得理屈詞窮了麼？大寶笑道：罷了，不要嘴強罷，眼見那一塊青苔，就是個鐵證。小寶笑道：那是不經心在園裏跌了一交，頭上沒有覺得粘了；一大塊青苔，你沒有別的話，只好捉風捕影的血口噴人罷了。大寶笑道：阿彌陀佛，頭上有青天；如果沒有做這些事情，你當我面跪下來，朝天發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九十三回 留風院中借花獻佛 灑龍園裏召將飛符

二八

了一個誓，我就相信了。他笑得腰彎道：這不是天外的奇談麼？好好的一個人，爲什麼事不得過身，要發誓呢？大寶笑道：你不承認你做此等事情，我自然不敢相信，所以教你發誓的。小寶笑道：發誓不發誓，和你有什麼關係，誰要你在這裏橫着枝兒緊呢？大寶笑得花枝招展的說道：用不着你再來辨白了，馬腳已經露出了，我最相信你說是今朝沒有這回事的。小寶還未會過她的意思來，忙道：當然我沒有做什麼不端的事啊！大寶笑道：自己方才倒老老實實的招出來了，還在這裏嘴強呢，用不着再說了。小寶忙道：我說什麼的，你提出來罷。大寶道：你做事不做事，賭咒不賭咒，與我有什麼相干；我當真是一個獸子不懂事，還要囉嘛什麼呢？小寶聽了，細細的一想，果然不錯，自悔失言，不禁將那一張方才轉白的粉龐，不知不覺的又泛起一層桃花顏色來。大寶笑道：賊子足見膽虛，聽見人家道着短處，馬上臉上就掛出招牌來了。小寶笑道：你也不要說我，我亦不必說你，大家就此收束起來吧。大寶拍着手掌笑道：好哇！這樣老老實實的承認下來，也省得你嘲我諷的了。他二人戲謔了一陣子，瞥見她的母親和寶憲夫人一同進得房來，大小二寶連忙起身迎接。泚陽公主慌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忙說道：娘娘和貴人不要這樣的拘禮，在家裏又何必這樣的呢？小寶道：媽媽慣說回頭話，你老人家不是駢我們不要客氣的嗎？那麼你老人家爲何又稱呼我們娘娘貴人呢？你老人家先自拘起禮來，反要說我們客氣，這不是笑話麼？這話說得大家全笑起來，連泚陽公主自己也覺好笑。她便對大寶說道：還是杏兒渾厚些，什麼事都不大來挖苦人；惟有這豐兒一張嘴頂尖不過，別人只要說錯了一句話，馬上就將人頂得舌頭打了結，一句話答不出來。小寶笑道：媽媽真是偏心，我不過就是嘴上說說笑笑，却一點沒有計較心。你老人家不曉得她呢？她是冬瓜爛穰子，從肚裏頭往外壞，而善心惡口蜜腹劍，再壞沒有了。大寶微笑不語。寶憲的夫人胡氏，插口笑道：你用不着說了，媽媽說了兩句，你劈劈拍拍數蓮花落似的足足說了二十多句。你看大妹妹，她文風不響的，一句都沒有。如果她要是個壞人，她還讓你這樣貧嘴薄舌的嗎？恐怕未必吧！就是一個啞子，也要呀兩聲呢！她說罷，小寶正要回話，從外面走進一個僕婦來，對泚陽公主說道：老太太奴婢等四處尋找遍了，兀的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？胡氏連忙問道：果真沒有找到麼？那婦人答道：誰敢在太太奶奶前面說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九十三回 留風院中借花獻佛 濯龍園裏召將飛符

三〇

一句謊話呢？胡氏柳眉一鎖，對泚陽公主說道：媽媽！你老人家聽見麼？我想這賤人犯了天狗星，一定逃走了，也未可知。泚陽公主沉吟着答道：我想她決沒有這樣的膽氣；而且在這裏，吃的是山珍海錯，穿的是綾緞綺羅，住的是高廳大廈，有什麼不如意處；再則你們老爺待她還不算天字第一號麼？胡氏說道：你老人這話差矣；這些無恥的蕩婦，知道什麼福，成日沒有別的念，就將些淫慾兩個字橫在心裏，她只要生了心，憑你是神仙府，也不要住的。泚陽公主道：還不知道你們的老爺曉得不曉得呢？胡氏道：可不是麼？他要是曉得她逃走了，一定要來和我鬪纏了。泚陽公主道：你不要怕；他如果真的來尋你，你可來告訴我，一頓拐杖，打得他個爛羊頭。話言未了，竇憲帶了幾個侍尉，走了進來。泚陽公主便開口向他說道：兒呀！我們府裏在這兩天忙亂之中，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你可知道麼？竇憲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你老人家這是什麼話呢？泚陽公主說道：你那個最心愛的驪兒，却不知去向了。杜清插口便道：太太還要提呢！竇憲趕着將他瞅了一眼，開口罵道：你這小雜種，多嘴多舌的毛病，永遠改不掉。杜清碰了一個釘子，努着嘴不敢再說。泚陽公主見了這樣的情形，便知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另有別故，忙向寶憲喝道：該死的畜生，你見他和誰談話的，遮天蓋日一場糊塗的罵了下來，不是分明看不起爲娘的麼？嚇得寶憲垂頭喪氣的招陪道：孩兒知罪，沖撞了太太，務請太太饒恕我一次，下次再不敢放肆了。泚陽公主便對杜清道：你快些說下去，她究竟是怎樣不見的？杜清見寶憲站在傍邊，氣沖沖的，他嚇得再也不敢開口。泚陽公主一疊疊的催道：快說快說。那杜清竟像泥塑木雕的一樣，悶屁都不敢放一個。泚陽公主大怒喝道：這小畜生，倒不怕我了，不給你一個厲害，你還不肯說呢！人來，給我將這個小畜生綁起來，重打四十大棍。杜清聽說，嚇得尿滾屁流，也顧不得許多了，雙膝一屈，撲禿往下一跪，口中央告道：太太請暫且息怒，我說就是了。泚陽公主忙道：你快點說。杜清便將驢兒怎樣和小法師私通，怎樣被自己看見，後來怎樣被寶憲殺了的一番話，一五一十完全說了出來。把個泚陽公主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厲聲罵道：我寶家三代祖宗的光榮，全被你這畜生敗盡了，成日家鹹的臭的，全往家裏收納，做下這些沒臉的事來，何嘗聽過我一句話的；你自己也該想想，皇恩浩蕩，憑你這樣的蠢材，還配得做一個大司馬麼？一天到晚，沒有別的事，丟



漢宮八朝演義



得酒，便是色；你這畜生，就是立刻死了，也算我賣家之福；你不怕遺臭萬世，我難道就能讓你無所不爲了嗎？好好好，我今天的一條老命也不要了，和你這畜生拼了罷。她說罷，取下杖，就奔他身邊而來。大小寶連忙拉住。大寶說道：太太動氣了，還不跪下麼？寶憲連忙往下一跪。泚陽公主仍未息怒，將他罵得狗血噴頭，開口不得；一直鬧了一夜，到了卯牌時候，才算停止。泚陽公主也罵得倦了，正要去安息，瞥見有個家丁進來報道：接駕的已到，請娘娘們趕緊收拾回宮吧！大寶便和她母親說道：太太！孩兒要去了，又不知何日才能會面呢？泚陽公主勉強安慰道：我兒！天長地久，後會的期限正多着哩！但望你善待君王，爲娘的就放下一條愁腸了。不說她們在這裏談着，單表小寶聽說要動身了，不禁着了忙，也無暇和他們去談話，移身逕向西邊百花亭後面的廂房而來；走到廂房裏面，只見化兒已經替潘能改扮好了，果然是一個很俊俏而又嬌艷的宮女。那化兒正在那裏扭扭捏捏的教他學走路呢，見了她，忙出來迎接。小寶便說：改扮停當了麼？化兒點頭笑道：改扮好了！但是有些不像之處。她道：有什麼不像之處呢？她笑道：別的不打緊，可是走起路來，終有些直來直闖

漢宮八朝演義



的，沒有一些女子的姿勢，却怎麼辦？她道：你用心教他走兩回，他自然就會得了。化兒便又婷婷嬈嬈的走了起來。潘能便經心着意的跟她學了兩趟，說也奇怪，竟和她一般無二了。小竇笑道：可以了，我們就走罷。化兒與潘能剛要動身，她偶然一低頭，不禁說道：啊！還有

一處終覺得不妥，而且又最容易露出破綻來，便怎生是好呢？化兒忙道：是什麼地方呢？她用手朝他的脚上一指，笑道：那一雙金蓮，橫量三寸，竟像蓮船一樣，誰一個宮女有這樣的一對尊足呢？化兒見了，果然費了躊躇，停了半晌，猛的思想出一個法子來，對小竇笑道：娘娘不要躊躇罷，我想起一個最好的法子來了。她忙問道：是什麼法子？化兒笑道：只要將宮裙多放下三寸來，將腳蓋起來，行動只要留心一點，不要將腳露出來，再也不會露出破綻的了。小竇連聲說道：妙極！就是這樣辦罷，還要快一些，馬上就要走了。化兒便又來替他將宮裙放下三寸，將那一雙驚人出色的金蓮蓋起來。化兒便去將那些帶來的宮女，一個個都喊了近來，將他夾在當中。化兒又叫他不要亂望，只管頭低着走，方不會露出馬脚來。他一一的答應着，隨着衆人，竟向大竇這裏而來。到了門口，只見大竇已經預備就動身了，見了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小寶不禁埋怨道：「什麼事這樣牽絲扳籐的呢？儘管慢騰騰的，回宮去，倘使萬歲見罪，便怎生是好呢？」小寶笑道：「你只知就要走，她們來的那些宮女，不招呼她們一同走，難道還將她留在府中不成？」大寶道：「偏是你說得有理，要招呼她們，老實些家裏那個僕婦用不起呢，偏要親自去請，不怕跌落自己的身分麼？」小寶道：「已經招呼來，還只管嘍咕什麼呢？」二人說着，便扶着宮女逕出了大廳，到了孝帳裏，在遺容的面前，又舉哀告別，做了半天的儀式，才和她的母親與嫂嫂告辭上輦。泚陽公主領着兒媳，一直送到儀門以外才回來。這且慢表，岔轉來再說大小寶回了宮，先到坤寧宮裏，章帝的面前謝恩。章帝離了她們姐妹兩個一天，竟像分別了有一年之久的樣子，連呼免禮，一把將寶娘娘往懷中一拉，口中說道：「孤的梓童，我離你一天一夜，實在不能再挨了；好像有一年的光景，說罷，又將小寶拉到懷中，笑道：『愛妃！你今天可不要回宮去了，就在這裏飲酒取樂吧！』小寶斜飄星眼向他一睨，嘴裏說道：『萬歲爺真不知足，難道有分身法麼？應酬她，還能應酬別人麼？真是餓狗貪惡食，吃着碗裏，想着鍋裏的；我今天却不能遵命，寧可萬歲爺明天到我那裏去罷。』章帝聽罷，哈哈大笑道：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愛妃這話是極，倒是孤王不好了，就這樣的說罷，我明天總規到你那裏去就是了。她點頭微笑。不多時，用了午膳，小寶便起身告辭。她回到自己的宮裏，便命化兒與潘能，一齊到她的房中服伺。一會子，天色已晚了，小寶便命就在房中擺下酒席，三人同席暢飲起來。還有些服事小寶的宮女，被化兒一齊支配到別處去了。酒吃數盃，小寶笑向化兒道：「這事不虧你，怎能這樣的周全呢？」化兒笑道：「罷了，娘娘不要儘來誇贊我吧，不是娘娘想出這條妙計來，我又到何處去顯本領呢？」小寶笑向潘能道：「能兒，你向後可要報答報答你的姐姐，才是個道理。」化兒跪下說道：「娘娘不要和奴才來尋趣罷，奴才不敢。」她正色對化兒說道：「你快點起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化兒便站了起來。她說道：「你却不要誤會，我方才這句話，却是從心裏頭說出來的，斷不是和你尋趣的。」化兒聽了這話，反而不好意思起來，羞得漲紅了臉，一言不發。小寶笑道：「足見你們女孩子家，沒有見過什麼世面；這裏除却你我他三人，也沒有第四個曉得，何必儘是羞人答答的做什麼呢？」化兒也不答話。小寶便使了一個眼色給潘能。能兒會意，忙拿起銀壺，滿斟三盃佳釀，恭恭敬敬的送到她的面前，口中說道：「妹妹，今天得進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三回 留風院中借花獻佛 濯龍園裏召將飛符

三六

宮來，全仗大力，妹妹感激無地，請姐姐滿飲三盃，也算小生一點微敬了。她舉起盃子，仰起粉脖，吃了下去，對小竇笑道：娘娘聽見麼？這會子還是小生大生的不改口吻，幸虧是和我說的，如其遇着別人，怕不未漏風聲麼？小竇噙的，笑道：可不是呢！能兒笑着插口說道：我這一點，難道就不會麼？不過在什麼人面前講什麼話罷了。小竇笑道：你不用舌難口辨的，向後還是要小心一點爲佳呢。能兒諾諾連聲的答應着。一會子大家都有些酒意，便散了席。化兒起身對小竇說道：娘娘！我要去了。她忙道：你倒又來了，你這會子還到那裏去的？她道：我今天的酒吃得太多了，還是到留風院裏去安安逸逸的睡一夜罷。小竇道：你酒吃得不少，怎能回去呢？還是教能兒送你回去罷。她連連的推辭不要，站起來花枝亂擺，四肢無力，心裏還想掙一口氣要走，無奈天旋地轉，一步也動不開。小竇見這光景，暗道：何不如如此如此？教她沾染了，向後死心塌地的給我來利用，豈不是好？她想到這裏，便向能兒丟了一個眼色，又做了一個手勢。能兒會意，趕緊站起來，走到她的身邊，將她扶住，問道：留風院在什麼地方？小竇道：你順着遊廊走向北去，東北角上，有一個大圓門，走進去便是。他答應着，雙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手架着她的玉臂，扶到留風院她的房裏。他也不客氣，竟動手替她寬衣解帶。她到了此際，也就半推半就的隨他動手。不一會，二人鑽進被窩，幹起那件風流事來。停一會子，雲收雨散，能兒不敢久留，便附她的耳朵悄悄的說道：姐姐！你明天早點過來，替我粧扮要緊。她醉眼惺忪似笑非笑的，點頭答應。他又摟着她吻了一吻，才撒手下床，到了小寶的房裏，只見燈光未熄。他進了房，只見她外面的宮粧，俱已卸盡，上身披了一件湖色的輕紗小襖，下面穿一條銀紅細綃的混褲，玉體橫陳，已經躺在榻上睡着了。好個能兒，他竟不去驚她，轉過身子，先將簾子放下，然後走到床前，替她寬去衣裳。她一點也不知道，及至動作起來，才將她驚醒，微睜醉眼，悄悄的罵了一聲捉狹鬼。他喘吁吁的笑道：你這人真是睡死覺了，小和尚進了皮羅卷，還不知道呢。她也不答話，鏖戰了多時，才緊緊的抱着睡去。從此能兒左擁右抱，受盡人間艷福了。停了十幾天，章帝忽然得了一個風寒症，延綿床第，一連一個多月不見起色。大寶熬煎得十分厲害，又不好去想別法，只得出來閒逛閒逛，藉此稍解胸中的積悶，便約小寶一同到濯龍園裏望荷亭上去納涼，也未帶宮女。二人談了一陣子，大寶滿



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四回 露春色總監吞聲 逞淫威侍郎受辱

三八

口怨詞，似乎白天好過，黑夜難挨。小寶猜透她的心理，便向她笑道：姐姐！我有一人，可以替你消愁解悶。這正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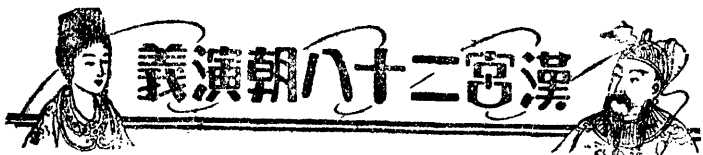
嫩萼嗟無三月雨，
孤衾不耐五更寒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泚陽溺愛，致子女不守婦道，可惜亦復可恨！然觀其訓子一段，儼然一賢母也；殊不知金璞其外，敗絮其中，所謂仲尼楊虎者是也。小寶欲途一己之私慾，便異想天開，使園役易弁而斂，誠千古未有之創舉也。入宮後，欲聯絡化兒，毅然使其得分一瓣，用心亦良苦矣。

第九十四回 露春色總監吞聲 逞淫威侍郎受辱

話說大小寶一同到望荷亭裏納涼。兩個人懷着兩樣的心事：一個躊躇志滿，一個滿腹牢騷。真是一宮之內，一殿之間，苦樂不同。大寶坐在棠梨椅上，星眼少神，嬌軀無力，怔怔的望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着荷池裏那些錦毛鴛鴦，一對對的往來戲水。她不禁觸景生情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草木禽獸，尙且有情，惟有我一個孤鬼兒，鎮日價和那要死不活的屍首，伴在一起，真是老鷹拴在繫腿上，飛也飛不走，爬也爬不動；流光易過，眼見大好青春，一轉就要成爲白頭老嫗了，到那時，還有什麼人生的真趣呢？她說罷，嘆了一口怨氣，閃着星眸，只是朝池裏那些鴛鴦發呆。小竇暗道：欲知心內事，但聽口邊言。她既然說出這些話來，我一定熬煎不住了，何不將那能兒喚來，替她解渴呢？她正要開口，猛的省悟道：不好，不好；我假若將能兒讓與她解解悶，萬一她看中了，硬奪了去，那便怎生是好？還是不說罷！她忽然又轉念頭道：她與我本是姐妹，不見得就要強佔了去罷；我現在已經受用不少了，也落得做個人情，與她解解饑，未爲不可；如果一味的視爲己有，萬一以後走漏了風聲，反爾不對了。不若趁此就讓與她開心一回吧！她受了我的惠，或許可以幫助我，再想別的法子去尋歡也未可知。她想到這裏，便向大竇笑道：姐姐！我有一個宮女，生得花容月貌，吹彈歌舞，沒有一樣不精，將他喊來，替你解解悶如何？她連連搖頭道：用不着，用不着；我的愁悶，斷非宮女

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四回 露春色總監吞聲 逞淫威侍郎受辱

四〇

所能解的。小寶笑道：「或者可以解渴。」大寶笑道：「我的愁悶，難道你不知道麼？」小寶笑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，所以教他來替你解悶呀！」大寶道：「任她是個天仙，終於是和我一樣的，有什麼趣味？」至於說到吹彈歌舞，我又不是沒有聽見過的。小寶嗤的一聲笑道：「或者有一些不同之處，你用不着這樣的頭伸天外，一百二十個不要；那人來只要替你解一回悶，恐怕下次離也離不掉他呢。」大寶聽她這話，便料瞧着五分忙道：「帶得來，試驗試驗看；如果合式，便解解悶也不妨事的。」小寶笑道：「你既然不要，我又何必去多事呢？」大寶道：「你又來了；君子重一諾，你既然承認，現在又何必反悔呢？」小寶笑道：「人家倒是一片好心，要想來替你設法解悶；誰知你不識人情，反爾不要，我還不趁此就住嗎？」大寶笑道：「好妹妹！快些去將他喊來，把我看，究竟是一個什麼人？你再推三阻四的，休怪我反起臉來，就要。」她說到這裏，不禁望着小寶嫣然一笑。小寶笑道：「你看她這個樣兒，又來對我做狐媚子了；可惜我是個女子，要是個男人，魂靈還要被你攝去哩！我且問你，我不去將他喊來，你預備什麼手段來對待我？她笑道：「你再不去，我就老實不客氣，親自去調查一下子，但看你倒底藏着一個什麼人在宮裏。」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小寶纖手將酥胸一拍，笑道：誰怕你去搜查呢？你不用拿大話來嚇我，你須知愈是這樣愈不對，我倒要你去搜查一下子，我才去喊他呢。大寶笑道：那是頑話，你千萬不要認真才好。小寶便用星眼向她一瞅，口中說道：依我的性子，今朝偏不去教他來。大寶忙道：好妹妹！還看姐妹的分上罷；我不過講錯了一句話，你便這樣認真不去了麼？她說着，雙膝一彎，撲禿往小寶面前一跪，口中說道：看你去不去。小寶笑道：羞也不羞，虧你做得出。她說着，便起身回到自己的宮中，只見化兒正與能兒在那裏說笑呢，見她進來，忙一齊來讓坐。小寶含笑對能兒道：你的造化真不小；現在娘娘指明要你去服事她，這事却怎麼辦呢？化兒慌的問道：這話當真麼？她正色說道：誰來騙你們呢？能兒大驚失色，一把攙住她，只是央告道：千萬要請你想個法子去回掉她；我如果去服事她，豈有個不走漏風聲的道理；一露出馬脚來，不獨我沒有性命，就連你們也有些不利的了。化兒道：這可奇了，她怎麼曉得？我想我們這層事，憑是誰也不會猜破的。小寶笑道：癡貨！你自己以為計妙，難道外面就沒人比你再刁鑽些嗎？化兒道：如此便怎麼好呢？小寶說道：事已如此，我也沒法去挽救，只好讓與她罷。化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四回 露春色總監吞聲 逞淫威侍郎受辱

四二

兒急道：「娘娘你忒也糊塗了；你也不細細的想想，這可以讓她去麼？」小寶笑道：「在你看，有什麼法來挽救敷衍呢？」化兒沉思了一會子，忙道：「有了有了，此刻先將他藏到我那裏，你去對她說，就說他生病了，不能服事，慢慢的一步一步來搪塞她；到了緊要的時候，爽性將他藏到病室裏去，就說他死了，她還有什麼法子來糾纏呢？」小寶笑道：「還虧你想出這個主意來呢；你可知道，她現在已說過了，如不送去，馬上帶宮女就到我們這裏搜查了，你可有什麼法子去應付呢？」化兒聽了這話，不禁揉耳抓腮，苦眉皺臉，無計可施，連道：「這從那裏說起；可是他這一去，准是送掉了性命。娘娘！你和他有這樣的關係，為什麼反坐視不救？」小寶笑道：「我倒不着急，偏是你和他倒比我來得着急；可見還是你們的情義重了。化兒急得滿臉飛紅，向她說道：「娘娘！真會打趣；到了這要緊的關頭，還儘管嘻嘻不覺的，難道與你沒有關係麼？」小寶笑道：「癡了頭，不要急得什麼似的；我告訴你罷，她再大些是和我姐妹，我有了什麼事情，她還能來尋我的短處麼？要是她替我揚聲出去，與她臉上有什麼光榮呢？」化兒道：「我別樣倒不躊躇；我怕她見了他，硬要他永遠服事，你豈不是替她做了一個傀儡麼？」小寶笑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道：那也沒有法子，祇好讓與她罷。能兒急道：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化兒說道：娘娘既是這樣的說法，你就去罷！料想娘娘此刻看見你，也不見得和從前一樣了；你去了，好也罷，壞也罷，還想寶娘娘救你，也是不容易的了。小竇笑道：你看這個癡丫頭，指桑罵槐的，說出多少連柄子的話來，到底是個甚麼意思呢？她道：什麼意思，不過我替別人可惜罷了；你救不救，與我有什麼相干？小竇笑道：還虧沒有相干；如真有相干，今天還不知道要怎樣的磕頭打滾呢？化兒道：本來和我是沒有相干。小竇到了這時，才對他們笑道：你也不用急，他也不用慌，我老實對你們說罷，娘娘並不曉得，倒是我今朝題起來的。化兒道：這更奇了！這層事，瞞人還怕瞞不住呢，偏是你自己招出來，這又是什麼用意呢？我倒要請教請教！她笑道：這個頑意兒，非是你可以料到的；你原來是不工心計的，不怪你不能知道，我來告訴你吧！一個人無論做什麼秘密的事情，千萬不可祇顧眼前，不望將來的；你想我們這事，不是極其秘密麼？除了我們三人，恐怕再也沒有第四個曉得了。但是天下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不為，日久無論如何，都要露出些蛛絲馬跡的。到了那時，萬一發生什麼意外，娘娘一定要怨恨我們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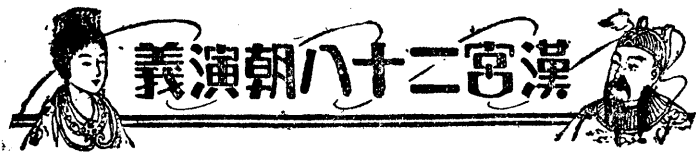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八十一朝演義



第九十四回 露春色魏監吞聲 逞淫威侍郎受辱

四四

下這些不端之事，而且她自己也好趁此顯出自己是個一塵不染的好人了。所以我想現在也教她加入我們這個秘密團，一則可以滅她的口，一則她的勢力原比我們大，等到必要的時候，還怕她不來極力幫忙麼？化兒拍手笑道：我真呆極了，不是你說，我真料不到。能兒笑道：這計雖然是好，當中最吃苦的就是我了。化兒向他啐道：遇着這些天仙似的人兒來陪你作樂，還不知足，還要說出這些沒良心的話來，不怕傷天理麼？小寶笑道：這也難怪，他一個人能應付幾個嗎？化兒笑道：別的我倒不怕，但怕娘娘得了甜頭，不肯鬆手，那就糟糕了。小寶笑道：不會的；她現在不過因為萬歲病着，實在沒處可以解饑，才像這樣餓鬼似的；萬歲病一好，還不是朝朝暮暮，暮暮朝朝，弄那個調兒麼？她到了那時，應付萬歲一個人，還覺得有些吃不住呢！那裏還能再帶外課呢？你快點將能兒送到濯龍園裏去，她在望荷亭裏估量等得不耐煩了，快點去罷；你將他送去，你要識相些，不要在她們的眼前，阻礙她們的工作要緊；化兒連聲答應道：理會得，用不着娘娘關照，都教她們稱心滿意的就是了。她又向能兒說道：你到她那裏，須要見機行事，務必使她滿意爲要，千萬不要駭得和木頭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人一樣，那就不對了。她的脾氣我曉得；她最相信活潑乖巧的，我闢照你的話，你却要留心。能兒點頭答應，便和化兒直向園內而來；一路上雖有宮監內侍，誰都不來查問，而且化兒沒有一個不認得她的；不多時，到了望荷亭裏。只見她獨自一個躺在一只沉香の睡榻上面，那兩頰紅得和胭脂一樣，眼含秋水，眉簇春山，說不盡千般旖旎，萬種風流，見她們進來，懶懶的坐了起來，口中問道：化兒隨你來的這個宮女，就是新來的麼？化兒見她問話，忙拉着能兒一齊跪下。能兒說道：願娘娘萬壽無疆。她香腮帶笑，杏眼含情的向他問道：你叫什麼名字？你是那裏的人？化兒見她們談起來，忙託故出去了。能兒答道：娘娘要問我麼？我就是娘娘府裏的人，我名子叫個能兒。她聽說這話，又驚又喜的一把將他從地下拉了起來，問道：你姓什麼？我可健忘，一時想不起來了。能兒笑道：我姓潘。她聽說這話，心中明白，却故意粧做不知，向他笑道：你坐下，我好和你談話。能兒也不客氣，一屁股送到她的身邊，並肩坐下。她一點也不噴怪，含笑問道：你今年幾歲了？他道：十九歲了。她不知不覺的斜踈階腕，輕輕的搭在他的肩上，將粉臉偎到他的腮邊，悄悄的笑道：你幾時到我們府中的？能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九十四回 露春色總監吞聲 選淫威侍郎受辱

四六

兒笑道：我早就在娘娘的府中了，不過娘娘未曾看見我吧！這也難怪，我成日價沒有事，也不到前面來，都是在後園裏修理花草的多。她聽說這話，更覺萬無疑惑了，那一顆芳心，登時突突的跳躍起來，呼吸同時也緊張起來，斜乜着星眼，笑迷迷的釘着能兒。這時一陣涼風吹了進來，兩個人不約而同的打了一個寒噤。她便向他說道：這裏涼風太大，我們到怡徽軒裏去坐坐吧！能兒點頭答應。她便起身和能兒走過假山，到了一座雅而且靜的房子裏面，乃是一明兩暗。她便和他手牽手走進東邊的房裏。能兒的鼻子裏嗅着一陣甜習習的幽香，不禁眼錫手軟，那一股孽火從脚跟一直湧到泥丸宮的上面，再也不能忍耐了；但是却不敢造次，只得按住心神，看她的動靜。只見她一把撲到懷中，那一股蘭芬麝氣，直冲着鼻管，心中越覺得勃勃欲動。只聽她悄悄的說道：能兒！我方聽你們的娘娘說的；你有什么麼本領可以使人開心呢，不妨來試驗試驗。能兒聽說這話，便知道時機已到，再不下手，等待何時，便笑道：娘娘真的要試驗，我却斗膽動手了。他說罷，便來替她解去羅縵，自己也將下衣解下，露出一根衝鋒的利器來，將她往榻上一按，便幹起那個勾當來，果然是再開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心沒有了。她也是久旱無雨了，像煞又餓又渴的人，陡然得着一碗糜粥似的，擺出百般的浪態來，把個能兒弄得恨不能將全身化在她的身上。他兩個正在這雲迷雨急的時候，猛可裏聽見外面有一陣腳步的聲音，從外面走了進來。她忙放手道：有人來了。能兒正是在要緊的關頭，那裏肯放，緊緊抱着大動不住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有個人將簾子一掀，伸頭朝裏面仔細一望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趕緊退身出來。你道這人是誰，却就是六宮總監魏西。他也到園裏來納涼的，不想偶然走到怡薇軒的門口，聽見裏面有人說話的聲音，他便進來看看是誰，萬料不到這六宮專寵的寶皇后在這裏幹那不見天的事情。他吃驚不小，趕緊退身出來，立在假山的脚下，暗道：這岔子可不小！我要是不去奏與萬歲，料想她一定也要疑惑我有心和她的作對，她勢必不能放我過門；我去奏與萬歲，那是更不要說了，準是沒有性命了。他躊躇了半天，自己對自己說道：魏西，你今年不是六十三歲了，你受了瀾家多少恩典，你難道就將良心抹起，去趨奉這個淫亂無倫的賤貨麼？好！我情願納下這顆白頭，和賤婦去碰下子罷。他打定了主意，扶着拐杖，一逕向坤寧宮而來。進了坤寧宮，只見黃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三回 露春色趙監吞聲 逞淫威侍郎受辱

四八

門侍郎竇篤跪在章帝病榻之下，放聲大哭。章帝呻吟着問道：愛卿！何事這樣的悲傷？那竇篤哭道：今天無論如何，要萬歲替微臣伸冤；微臣今天被九城軍馬司的部下將我打壞了，萬歲如果不信，微臣自有傷痕，請萬歲觀察。他說罷，將腿上的褲子擡起，果然大一塊小一塊的傷痕，而且頭上還有幾個鷄子大的疙瘩，一股鮮血，還在殷殷的淌個不住。列位要知道這竇篤是誰，就是竇憲的堂兄弟；九城軍馬司，他是何人，膽敢將竇篤打得這般狼狽呢？難道他就不怕竇憲的威勢麼？原來有一個緣故，小子也好趁此交代明白。這九城軍馬司姓周名紆，本來是做雒陽令的；因為他辦事認真，剛廉毅正，從不徇情，所以章帝極其器重他，由雒陽令一躍而為京都九城軍馬司。他感受當今的厚德，越加懷守厥職，不敢偷安一刻；未到三月，將京都內外整理得一絲不亂。章帝見他這樣的忠誠，自是恩寵有加；可是他生性骨梗，章帝常常有些賞賜，他完全退回，向未受過一絲一縷，由此章帝格外敬愛。他的第一個好友，就是第五倫，平時常在一起磋商政治。他的老師，就是那鐵面無私的趙熹；所以他的根本也算不淺。竇氏羣雄，見他還畏懼三分。本來忠奸極不能融洽的，各行各路，河水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不犯井水。周紆雖然不肯阿私，但是不在他的範圍之內，却也不喜多事，所以與竇氏處了二年多，尙未反過面孔。他今天正領着禁城的校尉，在大操場上操。那黃門侍郎竇篤，因爲別事耽擱，一直過午，才出禁門，縱馬到了止奸亭前。看官，這止奸亭，又是什麼去處呢？原來禁城以外，四門建設四個止奸亭；每亭派兵一百，一個亭長，專門搜查過時出禁城官員的。那竇篤一馬放到止奸亭邊。這亭內的亭長霍延挺身出來，攔住馬頭，厲聲問道：來者住馬。黃門侍郎竇篤眼睛裏那裏還有他呢，昂頭問道：你是何人？攔在馬前，意欲何爲呢？霍延答道：你休問我憑他是誰，過午出禁門，我們是要搜查的。竇篤道：我今天因爲在朝中議論國家大事，所以到這時才出來的；我又不是個罪犯，要你們搜查什麼？霍延答道：我們不知道你是罪犯，還是好人，我們只曉得奉上司的命令要搜查的。竇篤大聲說道：你們奉的誰的命令，要在這裏搜查行？人霍延笑道：虧你還是朝廷議國事的大臣，連這一點兒都不知道；止奸亭也不是今朝才立的，你要問我們受的誰人命令；我告訴你罷，我們是受的九城軍馬司的命令，九城軍馬司是受的萬歲的命令；你不准搜查也可以，但是你去和萬歲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九十四回 露春色總監吞聲 逞淫威侍郎受辱

五〇

講理；到我們這裏，我們當要照公辦公的，請快些下馬，讓我們搜查一下子，你便走罷。竇篤大怒喝道：「今天咱老子不准你們這些狗頭搜查，便怎麼樣呢？霍延也不答話，忙向手下喝道：『將這狗官拖下來！』話猶未了，走上幾個守亭兵，將竇篤從馬上不由分說的拖了下來。你也搜，我也查，將個竇篤弄得氣起，不由的潑口大罵。惱得霍延性起，忙喝道：『打那些兵士，你一拳，他一足，打得他發昏章第十一。』這正是：

半途遭毒打，

狹道遇冤家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以六宮之主之竇后，竟類蕩婦淫娃，醜態百出；吾讀至本回，幾疑漢祚從此終矣！殊不知尚有無限後文焉。化兒心雖熱，而性極淫，較諸二竇實可稱竇主媿美也；與小竇辨論一段，神情話現，栩栩有生氣。周紆漢之石柱也，其部下守法如斯，亦著者借葉襯花之筆法耳。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五回 妖態逼人難爲長舌婦 忠言逆耳斷送老頭皮

却說黃門侍郎竇篤依官仗勢，居然不准檢查，而且滿口狂言，任意亂罵。惱得霍延火起，厲聲喝道：人來！給我將這狗官抓下馬來！話說未了，早擁出數十個武士，你一拉，我一扯，不由的將一個竇篤拖下馬來。那竇篤還不知厲害，潑口大罵道：好狗頭！膽敢來和老爺做對頭！好好好，今天看你怎麼樣！咱老子就是了。霍延聽罷，幾乎將腦門氣破，大聲罵道：好好賊！你過午從止奸亭經過，膽敢不服王命，抗拒搜查，還滿口胡言，老爺們當真懼怕你這狗官的威勢麼？衆士卒！他嘴裏再不乾不淨的，就給我打！將這奸賊打死了，我去償命。那竇篤眼睛裏真沒有這個小小的亭長了，聽他這話，更是怒罵不已。那些士卒，還不敢毅然動手。霍延大聲說道：你們剛才難道沒有聽見我的話麼？那些士卒，這才放大了膽，將竇篤按在地下，你一拳，我一足，將個竇篤打得掙扎不得。這時早有人去報知周紆了。周紆聽說這樣的事情，趕緊飛馬來到止奸亭，瞥見衆士卒將一個竇篤已經打得動彈不得了。他忙下了坐騎，



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詢問情由。霍延便將以上一番情形告訴與他。他冷笑一聲說道：「他們這些王公大人，眼睛裏那裏還有一個王法呢？」寶篤見了周紆，便說道：「爺爺！你好！你好！你仗着你九城軍馬司的勢力來欺壓我麼？好好！咱現在和你沒有話說；明天上朝，再和你這匹夫見個高下就是了。」周紆微微一笑道：「侍郎大人！請不要動怒，只怪他們這些士卒，太也狗眼看人低，認不得侍郎大人；並且膽有天大，竟敢來和侍郎大人作耍；要是卑職在這裏，見了大人，應當早就護送到府上了，那裏還敢檢搜呢？」這也許是這班士卒，依官仗勢，目無法紀罷了。但是還有一層，要請大人原諒；他們奉着上司的旨意，不得不這樣的做，所以就得罪大人了。寶篤含嗔帶怒的苦着臉說道：「周紆！你縱使手下爪牙，毆辱朝廷的命官，還來說這些俏皮話麼？好！好！管教你認得咱家厲害就是了！」周紆冷笑一聲說道：「侍郎大人！打已經打過了；自古道：推倒龍牀，跌倒太子，也不過一個陪罪罷了。侍郎大人還看卑職的面分上，得過且過罷。寶篤大人卑職這裏陪禮了。他笑嘻嘻的躬身一揖。這一來，把個寶篤弄得又羞又氣，又惱又怒，免強從地下掙扎起來；爬了半天，好容易才爬了上馬，對周紆說道：「周紆！你也不必油腔滑調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的了；咱家也不是個三歲的小孩子，苦頭吃過了，難道聽了你這兩句甜密話，就和你罷了不成？周紆笑問道：依侍郎便怎麼樣呢？他別起眼睛說道：依我怎麼樣？是和你一同去見萬歲評個是非？周紆笑道：照這樣的說，大人一定要與卑職爲難了。他道：你這是什麼話呢？我與你河水不犯井水，你偏要使手下來和我作對，我也沒法，祇好去到萬歲面前見見高下了。周紆笑道：當真要去麼？在卑職看起來，還是不去的爲佳。他大聲說道：誰和你在這裏牽絲板籐的，咱家先得罪你了。他說罷，帶轉馬頭，正要動身。周紆對他笑道：大人一定要去，卑職此刻還有些事情，未曾完畢，沒有空子陪大人一同去，只好請大人獨自去罷。他在馬上說道：只要聖上有什麼是非下來，還怕你逃上天去不成。周紆笑道：那個是自然的。竇篤一馬進了禁城，到了午朝門口，下了馬，一跛一顛的走了進去。那一班內外的侍臣，見他被人家打得鼻塌唇歪，盔斜袍壞，不由的一齊問他究竟。他大聲對衆侍臣說道：周紆領着手下爪牙，把守在東門外的止奸亭裏；我走到那裏，他們便不由分說，將我拖下馬，一頓毒打；你們看這班人還有王法嗎？不是簡直就反了麼？衆內外侍臣，一個個都替周紆捏着一把汗。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五回 妖嬈逼人難爲長舌婦 忠言逆耳斷送老頭皮

五四

暗道：周紆膽也忒大了，誰不知道竇家不是好惹的，偏是他要在虎身上捉蟲子，不是自己討死麼？不說大家暗地裏替周紆擔憂，再說他一逕入了坤寧宮，在章帝面前哭訴周紆無禮，毒打大臣的一番話，說了一遍，滿想萬歲就傳旨去拿周紆問罪。誰知章帝聽他這番話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呻吟着緊簇雙眉，對竇篤說道：我問你，你既做一個黃門侍郎，難道連王法都不知道麼？你可曉得那止奸亭是誰立的？他連忙答道：微臣怎麼不知道呢？那是萬歲的旨意，搜查過午出禁城的官吏的；不過微臣今天回去遲了，他們一定要搜查，我也沒有說什麼，他們便一些也不講情理，一味的蠻橫，將微臣毒打了一頓；這事一定要求萬歲替微臣伸冤。他說罷，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的哭個不住。章帝聽他這一番啓奏，不由的向他說道：卿家剛才這番話，未免忒也強詞奪理了。我想那周紆與你又沒有什麼深仇大怨的，他又何必這樣要與你爲難呢？而且你好端端的給他查搜，他又不是個野人，就能這樣的無禮舉動麼？竇篤聽得章帝這番話，真是出於他的意料之外，不禁滿面羞慚，半晌無語。章帝又向他說道：卿家你今天先且回去；誰是誰非，孤家自然要派人打聽清楚。如其照卿家的話，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周紆無禮毆辱大臣，那周紆當然要按律治罪，萬一不是，那麼卿家也不得輕辭其咎的。他這番話說了，把個竇篤嚇得面如土色，忙道：我主容稟，微臣並非有意與周紆尋隙；不過他這番舉動，未免過於蔑視人了；還請萬歲訓訴他一番，叫他下次萬不可再這樣橫行霸道的就是了；微臣也不記前仇，深願和他釋嫌交好，未識我主以爲如何呢？章帝早知是他的不是，故意說道：周紆目無王法，殊屬可殺；那麼，孤家一定要調查根底，究竟誰是誰非，都要照律治罪，以儆效尤的。他知道非言語所可挽回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快快的退了去。這且慢表。再說章帝被他麻煩得頭昏腦脹，見他走了，正要騎下去靜養靜養，瞥見六宮總監魏老兒，立在榻前，滿面怒容。章帝心中不禁暗暗的納罕，問道：老公爺到這裏，莫非有什麼事情麼？魏西聽見章帝問話，喘吁吁的掬着鬍子，雙膝跪下，口中說道：我主萬歲，微臣有一事冒死上瀆天顏；微臣自知身該分爲萬段，但是老奴受我主累世鴻恩，不能欺滅主公，寧可教老奴碎屍粉骨，這件事，一定是要奏與我主的。章帝猛聽得他這番沒頭沒尾的話，倒弄得十分疑惑，莫名其妙，連忙說道：老公爺有什麼事儘管奏來，孤家斷不加罪與你的。他便將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五回 妖魅逼人難爲長舌婦 忠言逆耳斷送老頭皮

五六

寶娘娘的一套頑意兒，一五一十整整的說個爽快。把個章帝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大叫一聲，昏厥過去。這時將一班宮娥彩女，嚇得手忙腳亂，忙上前來灌救。停了半天，章帝才回過一口氣來，微微說了一聲：「氣死我也！」按下慢表。再說大寶與能兒正幹到一髮千鈞的要緊時候，猛得聽外面有人走了進來，大寶不禁大吃一驚，忙教能兒快些放手。誰知能兒正自弄到得趣的時候，那裏肯毅然放手呢？就是後面有一把刀砍來，他也不鬆手的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門簾一掀，從外面鑽進一個頭來。大寶仔細一望，那人一縮頭，一陣腳步聲音又出去了。她到了這時，心慌意亂，伸手將能兒往旁邊一推，說道：「冤家！你今天可害了我！能兒忙坐了起來，趕緊先將衣服穿好，然後又替她將衣服穿好，向她問道：「娘娘方才那人是誰？我沒有看得清楚。」她苦着臉答道：「此番好道休也，還只管問的什麼呢？」能兒忽然向她笑道：「那人一定不會去洩漏我們事情的。」閃了着星眼，向他一蹶問道：「你難道認得他麼？」能兒道：「他不是化兒麼？」大寶道：「啐！如果是化兒，我還這樣的着急做什麼呢？」能兒道：「除却化兒，還有誰呢？」她道：「你只管貪着眼前的快活，你還問日後麼？」他就是六官總監魏老頭兒。他聽罷，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忙道：這便怎生是好呢？她道：可不是麼？他此番將我們的隱情被他窺破，還想他不去洩漏，恐怕也不能夠了。萬歲如果知道這樣的頑意兒，你我二人還怕不作刀下之鬼麼？他道：娘娘！這事我倒想出一個法子來了。她道：你想出什麼法子來呢？他道：現在橫豎我們的隱情被他揭破了，不如索性使一條計，反過頭來咬他一口，倒也值得些。她道：但是想出一個什麼法子去反噬他呢？能兒停了半晌，才說道：那麼只好說他調戲娘娘的了。她聽罷，不禁嗤的笑道：笨貨！你這個規矩都不曉得麼？他道：管他娘的，只是他要我們的命，我們也祇好用這條計抵抗了。他道：呸！如果照你的話去做，真是自尋死路了。他道：這是什麼話？大寶掩口苦笑道：他們內監都是有本無利的人，怎樣來調戲我呢？我要是用這話去抵抗，萬歲還肯相麼信？他聽說這話，心中更不明白，忙道：什麼叫做有本無利呢？她道：笨貨！我被你纏煞了，你生了十八九歲，難道這有本無利還不知道？他將頭搖得博浪鼓一般的說道：委實不知道。她道：他們的陽物，全被割去了；沒有那東西，還想這個事情麼？他不禁笑道：原來如此，我還在鼓裏呢；既是這樣，再想別的法子去對待他便了。她道：火到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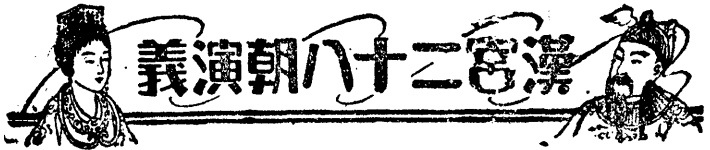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五回 妖態逼人難爲長舌婦 忠言逆耳斷送老頭皮

五八

頭，萬不能再緩了；你快到妹妹的宮裏，暫且安身，不要拋頭露面，免得被他們看見露出破綻來，反而不美；我自有了法子，將這個老賊結果就是了。她說罷，便與能兒下牀分手。不說能兒和化兒在望荷亭前碰見了，一同回到留鳳院去的事情，再說大寶一逕向淑德宮而來；還未到淑德宮，只見一羣宮女，一齊過來施禮說道：萬歲請娘娘回宮。她聽說這話，心中早已明白，微微點首，挾着宮女慢慢的走到坤寧宮口，取出手帕，着力在眼上揉擦了一陣子，那一雙杏眼，登時紅腫起來。她轉身到了章帝的榻前，盈盈的折花枝跪下，嬌啼宛轉，粉黛無光，口中直嚷：萬歲救命！那章帝本來是一腔怒氣，不可遏止，恨不得將她立刻抓來，砍爲兩段，才洩胸中的醋火；及至見他進來，雙眼紅腫得和杏子一般，粉殘釵亂，不禁將那一股醋火，早消了一半；又聽得她鶯啼嚶嚶，更覺楚楚可憐，便將那氣忿欲死的念頭，消入於無何有之鄉了。最後又聽得她口中連喊救命，他不禁十分驚訝的說道：梓童快些平身，有誰敢來欺你？快些奏來，孤家自有道理。她哭道：妾身自從萬歲龍體欠安，恨不能以身替代，何日不提心吊膽，滿望萬歲早日大瘳，治理國事，以免奸佞弄權，萬民顛倒。詎料災星未退，雖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日有起色，可是未能一旦霍然，妾身何等的憂鬱！今天逢着黃道吉日，妾身想到濯龍園素香樓上，去替萬歲祈禱。不想步到濯龍園口，迎面碰見六宮總監魏老公，他就問我到園裏去作着什麼。我說到素香樓奉尼佛的像前去求福消災。他便大聲說道：萬歲有旨，早就不准人進去了。等待萬歲爺病好了，再進去不遲的。我道：萬歲從未下過這個旨意，而且我今天專為萬歲才來的。他道：憑你說，難道我們就算了嗎？無論如何，今天是不准進去。那時也怪賤妾說錯了一句話，就是說：這園子是我家的，難道就讓你們這些奴才擅自作主麼？我說罷，他便指手畫腳的向我說道：我們奉了萬歲的旨意，誰也不准去的。你說你自家人，這三宮六院七十二妃，誰不是自家人，難道是外人不成？你不過做了幾天皇后，就想依勢來壓迫我老魏了麼？老實說一句，休要說你這個皇后，便是萬歲什麼事，還要讓我三分呢。我魏老兒自從進宮，陪伴漢家三代了，就是老王爺，太王爺，還沒有一件事不信我呢。我到了晚年，難道反來受你們的烏氣麼？憑你是誰，今天都不准進去的。你要是回去告訴萬歲，休要帶着別人，就說我魏老兒阻止的，橫豎我在這裏守候着就是了。我聽了這番話，不由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五回 妖態惑人難爲長舌婦 忠言逆耳斷送老頭皮

六〇

的心中生氣，便責問道：難道你們這起人不知國法麼？他便對那班手下的宮監說道：將她趕出去！誰耐煩和她嘈囉，再在這裏纏不清，給我打！那一班宮監誰不是如狼似虎的，一齊擎着兵器，便來奔我。那時我嚇得魂落膽飛，放步回頭逃命。幸虧衆宮女將我扶出來；不然今朝還不是活活的被他們打死了麼？萬歲爺！你老人家不替賤妾伸冤，賤妾的性命也不要了。她說罷，拉起羅裙，遮着粉臉，立起來故意就要撞拉。嚇得章帝手足無措，忙喚宮女將她死力扯住。章帝連呼道：反了反了！頗耐這個老賊，竟懷着這樣的野心呢；怪不得他方才在我的面前，用一派花言巧語，孤家險些上了他的算。梓童！請且息怒，孤家自有道理，管教你消氣就是了。她嬌啼不勝的說道：賤妾今天受了奇恥大辱，倒沒有什麼要緊；祇恐怕這一起目無法紀的叛徒，膽子越大，到了那時，還不能襲取漢室的江山麼？章帝忙道：娘娘！請保重玉體，孤家自有定奪。他忙向內侍臣說道：快點將這老賊和園內的宮監一起傳上。話猶未了，兩傍內侍轟雷也似的一聲答應，不多一會，將魏總監和十六個守園的太監，一並傳到。章帝見了魏總監，不由的怒髮冲冠，用手一指，厲聲大罵道：你這個老賊，無法無天，膽

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敢目無法紀，沖撞娘娘。漢家待你那樣虧負？你竟這樣的失心瘋了！自己闖下滔天大禍，還不思改過，反來花言巧語，噙咬別人，天理難容，國法何在？人來！給我將這老賊緝去砍了。話猶未了，早擁出幾個武士來，鷹拿活鵲般將魏總監抓了就走。那魏總監毫不驚慌，從容的仰天笑道：我早就料到有此一齣了；不過我這樣的死了，也好去見太王爺，老王爺，於九泉之下了。爲人還是宜乎存心奸詭，反能够活壽百年；像我這樣的癡直，居然伴了三個皇帝，活了六十多年，這一死，也就不枉了。萬歲！老奴今天和你老人家別了！他說罷，被衆武士擁出午門，刀光一亮，可憐一縷忠魂，早到鬼門關去交帳了。再說章帝又命將十六個守園的內監一齊收禁。竇娘娘見衆武士將一顆血淋淋魏總監的白頭提了進來，心中早已如願的了；又見章帝要收禁衆內監，不禁強盜發善心，忙上前奏道：欺君罔上，罪在魏總監一人。如今他已明正典刑，也就算了。萬歲可格外施恩，饒恕他們初犯，帶罪任事就是了。她說了這番話，章帝一連說幾個是，忙分付衆人教他們替娘娘謝恩。可憐那些人沒頭沒腦的被抓得來，只見魏總監未曾說了幾句話，立刻身首異處，不禁一個個三魂落地，七魄昇天。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九十五回 妖魅惑人雞爲長舌婦 忠言逆耳斷送老頭皮

六一

料知事非小。後又聽見章帝分付，命將他們收禁，一個個不知深淺，渾身抖抖的動個不停，沒奈何，只得引頸待命；不想憑空得着竇娘娘的幾句話，竟赦了他們的罪，誰也感激無地了，便一齊向竇娘娘施禮拜謝，高呼娘娘萬歲。竇娘娘到了此刻，心中暗喜道：這也落得替他講一個人情；這一來，他們誰敢出我的範圍了，向後去還不是聽我自由麼？她想到這裏，不禁喜形於色，對衆人說道：姑念你們無知初犯，所以萬歲開恩赦了你們；但是你們向後去，都要勤謹任事，不可疎忽，致加罪戾。衆人沒口的答應着退了出去。章帝見衆人走了之後，不禁滿口誇贊道：娘娘仁義如天，真不愧爲六宮之主了。她正要答話，瞥見一個宮女慌慌的跑了進來，大聲說道：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這正是：

總監方爲刀下鬼，

宮娥又訴腹中冤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人之於色無不好者，好且迷之。夫章帝天性，尤未盡悟也，但觀其竇篤哭訴一段，似非完全夢夢也，奈何不納魏老之陳詞，竟致伊於死地！讀者至此，能不廢書一



嘆耶？寶氏之淫亂，實駕乎呂后之上，而小寶尤陰毒無倫。由是觀之，不知漢室存亡，是否操諸此兩婦之手耶？

第九十六回

佔地施威不分黑白

瞞天巧計顛倒陰陽

却說章帝正在和寶娘娘談話的當兒，瞥見外面跑進一個宮女來，氣急而灰，到了章帝的病榻之前，倒身跪下，口中說道：沁水公主主要見萬歲。章帝忙教請進來。宮女忙起身出去，不多時，簇着一位淚眼惺忪，花容憔悴的美人來，年紀大約不過在二十多歲的光景，婷婷嫋嫋的走到章帝的面前，盈盈的拆花枝拜了下去。章帝連呼：免禮！平身！她從容的站起來。章帝又命賜坐，見她這個樣子，不由的暗暗納罕，忙開口問道：御妹無事不到宮裏來；今天突然進宮，莫非有什麼事情麼？她慢展秋波，四下一打量，瞥見寶娘娘也在這裏，便哽哽咽咽的答道：請萬歲屏退左右，臣妹有一言奉上。章帝聽說這話，便將龍袍袖子一展。一班宮女立刻退去，祇有寶娘娘侍立在章帝的榻邊。沁水公主默默的半晌，章帝向她說道：御妹有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六回 佔地施威不分黑白 騙天巧計顛倒陰陽

六四

什麼事情，只管說來罷。她又停了半天，免強答道：沒有什麼大事；不過臣妹聞說萬歲龍體欠安，今天特地入宮來探望的。章帝聽她這話，不禁心中大為疑惑，暗道：她從來是個爽直而且靜淑的人，今天察她的行動，着實大有緣故。章帝回頭一看，只見竇娘娘還立在身後，並未退去，但見沁水公主星眼中的傷心淚，落得像斷線珍珠一般的，站了起來，便向章帝告辭動身。章帝忙命人送她出宮，自己的心中十分詫異的忖度道：她今天這個樣子，斷不是來探病的，分明是受了誰的氣似的；但是見了我，為何又兀的不肯說出來呢？他沉吟了半晌，猛的省悟道：莫非她和駙馬對了氣麼？莫非是礙着竇娘娘在此地，不便告訴我麼？他想來想去，究竟有些不對：她與駙馬一向是相敬相愛，從來沒有過一回口角。他盤算了半天，終於未曾弄得明白。列位，這沁水公主她是誰，今天究竟是爲着什麼事情來的，小子也好交代明白了。原來這沁水公主就是明帝的女兒。在十六歲的辰光，明帝見她出落得花容月貌，而且又是滿腹經綸，諸子百家，無一不覽，明帝愛之不啻掌上的珍珠一般，雖欲替她選擇一個東牀快婿，無奈她的生性古癖，所有在明帝的眼中看得上的，都被她一概辭



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絕。後來她別出心裁，出了三個題目，教明帝懸榜徵求應選的才子。如果三個題目都做得合式，不論貧富老幼，都情願嫁給他。此榜一出，不上十天，通國皆知。誰都懷着一種願望，那個不想入選呢？於是老的白髮蟠然的老翁，少的年未及冠的幼童，均來應選。搜腸括肚，嘔心坼血，各展才能。交卷後，一班應選的，共有三萬五千八百餘名，一個個將頭頸伸得一丈二尺長，但望榜上有名，那時不獨憑空得着一個絕色的美人，而且平地一聲雷的做一位堂堂的駙馬公了；夢中幻想，真是奇奇怪怪，不一而足。好容易度日如年似的等了三天，到了第四天的早上，一齊擁到敬陽門前看榜，誰知大家你一班，我一班的，全來看了一個仔細，不禁不約而同的一齊嘆了一口氣，互相稱奇不置。你道是什麼緣故呢？原來那榜上完全是一張白紙，一個字也沒有。衆人心還未死，來責問守榜官道：你們公主既然選試駙馬，難道這三四萬人就沒有一個中式麼？這事不是分明的拿我們來尋開心麼？還有些不遠千里而來的，都因為有一種希望，人家才高高興興的來的，早知這樣，人家又何必徒勞往返，耗費金錢呢？還有的說道：無論如何，祇要選中一個，方不致大家議論呢！守榜官答道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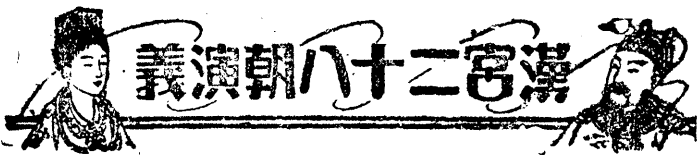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六回 佔地施威不分黑白 瞞天巧計顛倒陰陽

六六

請諸位原諒一些，實在因所有的卷子內中的確沒有一個中式的，所以祇好割愛，請諸位空勞白來一躺了。衆人聽說這話，誰也不肯服氣。有的說道：堂堂的公主，竟做出這些有頭無尾的事來，豈不怕天下萬人笑罵麼？有的說道：我們一定要請面試。有的說道：我就將這三個題目拿去，和她辨論辨論，且看究竟是對不對。七張八嘴，聲勢汹汹。守榜官見勢頭不好，連忙着人飛報與明帝。明帝深怕衆人糾纏滋變，只得下一道旨意，各賜紋銀十兩，送與衆人，作回去的川資。衆人那裏肯受，一齊說道：我本來是希望一個駙馬公的，誰爲着這區區的十兩銀子來呢？今天一定要請面試。守榜官百般勸告，毫不中用。正在這擾攘不休的當兒，從人叢中跑進一個人來，身穿月色布的直接頭帶方巾，面如冠玉，目若曉星，走到守榜官的面前，躬身一揖，口中說道：敝人早就到敬陽驛裏報過名了，本擬如期應選，不意家嚴突於選試之前日，竟逝世了，所以敝人未得如期而來，但是公主所出的三個題目，敝人早就做好了。今天雖然是考過了，但是榜上無名，想是還沒有擇定，所以不揣譎陋，特將三篇拙作送了過來，微倖一試。明知襍線之才，斷無乘龍之可望；但是敝人企慕情殷，合式與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否，均非所計，請一轉呈爲感。他說罷，便在懷中取出他做的三篇來交與他，守榜官不敢怠慢，趕着命人送去。這裏衆人不由的互相譏笑，都道：憑我們這樣的錦心繡口，還未曾取中；他是何人也來癩狗想吃天鵝肉，豈不令人好笑麼？那衆人仍在這裏紛紛的烏亂，不多一會，瞥見馬上馱來一個官員，背着黃袱，後面隨後許多的仗儀軍士。他到了敬陽門口，翻身下馬，將懸在那裏的一張白紙，揭了下來，慢慢將黃包袱放開，露出一幅大紅絹的榜來。他便將這大紅絹懸了起來。這時萬目睽睽，一齊注視榜上，寫的是什麼。再等他將榜懸了起來，大家仔細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四個泥金大字，乃是宗仙入選。衆人便你問我，我問他的，誰是宗仙？問了半天，竟沒有人答應，衆人十分詫異。這時那個背榜的官員，響着喉嚨喊道：那一位是宗仙先生？語猶未了，那個最後交卷的少年，從人叢中擠了出來，不慌不忙的口口說了一聲：慚愧！不料我竟中了！他走到背榜官的面前，說道：在下便是。他朝他上下一打量，復又問道：閣下就是宗先生麼？他點頭應道：然也。他滿臉堆下笑來，向他拱手賀道：恭喜閣下中選了！今天是白衣，明天就是駙馬了。宗仙只是自謙不了。那背榜官員請他上轎進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六回 佔地施威不分黑白 瞞天巧計顛倒陰陽

六八

朝。宗仙便上了轎，么么喝喝的擡了就走。這裏衆人沒有一個不艷羨他的福分，都說是後來居上，出人意外了。不說衆人談論，再說宗仙隨了背榜官，進了午朝門，上殿拜覲天子。明帝見他一表非凡，自是十分欣喜；又口試一番，果然應答如流，滔滔不絕。沁水公主在屏後已聽得大概，那一顆芳心中，說不出的快慰。明帝便命次日結婚。衆人因爲沒有中選，都要求一見公主的芳容。沁水公主却也不忍十分拒絕，便在敬陽驛中顯出全身，給大家一看。衆人見她這樣的天姿國色，自是嗟呀而散。結婚之後，明帝便想將宗仙留在朝中任事。詎知宗仙之志清高，不肯任事。沁水公主也是淡泊性成，雅不願爲富貴所繫。夫婦兩個，一齊要入山修行。明帝不准，便在長安東門外面，賜他們沃田十頃，新居一宅，命他二人住在那裏，以便自己不時去望望嬌兒佳婿。誰知他們自從到了那裏，成日價栽花種竹，飼鳥養魚，從不干預政事，就連回來都不回來。明帝崩駕之後，他們格外粧聾做啞，連禁城內面都不到了。及至竇氏弄權，竇憲造了一座府第，離開他們這裏不過半里之遙，不時有人到他們那裏去纏擾，摘花探果的。沁水公主倒不肯和他們一般見識。而且宗仙的爲人，默靜而又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和鶻的，絕不去和他們較量。誰想竇憲手下一班爪牙，狗仗人勢，得步進步，還只當沁水公主懼怕他們的威勢呢，越發擾攘不休。有一天，竇憲騎了一匹馬，帶了些獐犬和豪奴惡僕，出去行獵。沒走多遠，瞥見道傍的草地裏有一隻香獐，斜刺裏奔了出來，竇憲手起一箭，正中那獐的後股。那隻獐又驚又痛的沒命的向前跑去。他那裏肯捨，縱馬追來。那隻獐慌不辭路的亂竄，一頭鑽到一個大院裏去。竇憲便也追了進去，忙命衆人將院子後門關好，預備來捉獐。那隻獐東穿西跳，那些豪奴惡僕竟像捉迷藏的一樣，東邊跑到西邊。不多時那隻獐跑得乏了，口流鮮血，撲地倒下，被他們捉住了。獐可是捉住了，但是園內的花草，差不多也就蹂躪殆盡了。他洋洋得意的帶了豪奴惡僕，走到一所茅亭裏，憩了下來。這時有個小僮，手裏提着一隻噴水壺，走進園，一眼望見院裏，那些怒放值時的好花，踐踏得一塌糊塗，東倒西欹，那一種狼狽情形，真個是不堪入目了。那小僮見他們凶神似的一個個的都蹲在茅亭裏，便嚇得魂不附體的，飛奔前去報告他的主人了。原來這裏就是沁水公主的後院。那小童進去，說了一遍。沁水公主大吃一驚，便與宗仙一齊到後面的賞花樓上，推開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六回 佔地施威不分黑白 瞞天巧計顛倒陰陽

七〇

門窗一望，只見園裏百花零落，殘紅滿地，將一座好好的花園，被他們踐踏得和打麥場一樣。沁水公主見了，好不心痛，便對宗仙說道：我們費了多少工夫，才將這些花草扶持到這個樣子；萬料不到被這些匹夫，一朝踐踏了乾淨，花神有知，還要怪我們多事呢！她說到這裏，不禁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人遭塗炭，姑且勿論！花亦何辜，竟遭這樣的摧殘！她嗚咽哽哽的，不禁滴下淚來。宗仙爽然笑道：夫人你可癡極了！天地間沒有不散的筵席，物之成敗有數，何必作此無謂的傷感呢？花草被他們踐踏，想也是天數罷。我更進一層說，無論什麼東西，皆是身外之物，永不會長久可以保留，終究都有破壞的一日。她含淚點頭，不表他們在這裏談話，單說寶憲休息了片晌，便與衆人出園回去；走出園來，只見道傍的禾苗，長得十分茂盛，不禁滿口誇贊道：好田，好田！這樣的旺發莊稼，要是買個十頃八頃，一年收的五穀，倒不錯的呢！手下豪奴，爭先答道：大人如果看中，等田裏的莊稼成熟，便派人來收取，怕什麼？

他道：如何使得？人家的田產，我怎好去收莊稼呢？又有一個說道：這田本是十頃一塊，聽說一年常常收到八千多石糧食呢；我想大人的府中，人丁不計其數，一年的糧食開支，着實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不輕咧！要是將這十頃田買了下來，每年收的糧食，供府中口糧，綽綽有餘。他聽罷笑道：「這話倒不錯，但不知這十頃田要買多少錢呢？」他道：「大人如果要買，不拘多少，皆可成功，誰不想來奉承你老人家呢，或者還可以不要錢奉送呢。」他聽了這些話，不禁眉花眼笑的說道：「那麼就是這樣的辦去吧，你們替我就去打聽打聽是誰家的。」衆人齊聲答應。到了晚間，衆人回復他道：「那十頃田原是沁水公主的，大人意下如何呢？」他冷笑一聲道：「我已經說過了，憑他是誰，我總是要買的；你們明天就送五千兩銀子過去就是了。」衆人答應着。到了次日清晨，衆豪奴帶了五千兩紋銀，逕赴沁水公主的私茅中，與她說個明白。把個沁水公主氣得咬碎銀牙，潑開櫻口，將那班豪奴罵得狗血噴頭。臨動身的時候，沁水公主道：「你們這班狗才，回去對那竇憲說明白了，這田莫說他出五千兩銀子，隨便他出多少，我總不買。叫他將眼睛睜開，認認我是個甚麼樣子的人，休要蔑人過甚。現在我正要和他去理論理論呢！昨天他爲什麼無緣無故的闖進我後院，將花草完全被他踐踏了。那幾個豪奴，雖然態度是十分強硬，但是在她的面前，還不敢十分放肆，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；見了竇憲，少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六回 佔地施威不分黑白 斷天巧計顛倒陰陽

七二

不得將她這一番話又變本加厲的說了一遍。把個竇憲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烟，口中忿忿的說道：好好好，教他認得我就是了。她依仗她是個公主麼，我偏要去和她見個高低。再加上那班狐羣狗黨在傍邊撮死鬼似的，攛掇了一陣子。竇憲摩拳擦掌，一定要和她見個高下，便分付手下人等：到田裏的稼穡一成熟，就去動手；如有人來阻止，將他拘到我這裏來，自有辦法。衆豪奴齊聲答應。不上幾天，那田裏的禾苗不覺漸漸的成熟了。這班豪奴果然帶了許多人前去，硬自動手割得精光。沁水公主見了這樣情形，知道非見萬歲不可了；自己究竟是個金枝玉葉，不便去和他們據理力爭，而且宗仙一塵不染，什麼事他都不問；只得硬起頭來，走到禁城裏去，正要去奏聞章帝，不料在半路上，又碰見了竇憲。那竇憲見了她，不禁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便借張罵李的謾辱了一陣子。沁水公主終於是個女流之輩，氣得渾身發軟；進了內宮，正想將這番情形奏與章帝，不意又碰見了竇后在傍，不便啓奏；只得忍着冤屈，重行回到自己的家中。是日到了晚間，大司空第五倫忽然到她的家中來拜望宗仙。他原與宗仙一向就是個莫逆之交。他與宗仙暢談了多時。宗仙將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竇憲欺負他的一番情形，好像沒有這回事的样子。倒是沁水公主忍不住，便將竇憲怎樣欺負的一番話告訴了他。第五倫勃然大怒，當下也不露聲色，當晚回府，在燈光之下，修了一道奏章，次日五鼓上殿，逕入內宮呈奏章帝。章帝看罷，氣得手顫足搖的說道：「好匹夫膽，敢來欺侮公主了，怪不得公主昨日入宮，欲說又止的幾次，原來還是這樣呢。」他傳下一道旨意，立刻將竇憲傳到宮中。他見了竇憲跪在地下，不由氣沖沖的向他說道：「竇憲，孤王那樣薄待於你？你不想替國家效力，反而依勢凌人，去佔人土地，踐人花園，你還知道一點國法麼？」竇憲嚇得俯伏地下，不敢做聲。章帝將牙關一咬，正要預備推出去，以正國法。這時環珮聲響，蓮步攸揚，從屏風後而轉出一個麗人來。你道是誰？却原來就是竇娘娘。但見她雙眉緊鎖，杏眼含着兩泡熱淚，走到章帝的榻前，拆花枝跪了下去。章帝瞥見她來，倒又沒了主意，停了半晌，想想還是姐妹的情重，遂毅然將竇憲的官職削去，廢為平民。竇娘娘舌長三尺，無奈此時竟失却效力了。章帝又將竇家的家產，一半充公，從此就漸漸的憎惡竇氏了。接着又將竇篤、竇誠等官職逐一削去，不復任用；可是對於大小兩竇的感情，尙未完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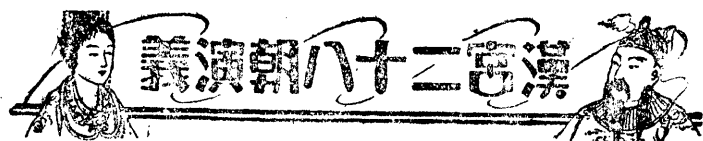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九十六回 佔地施威不分黑白 瞞天巧計顛倒陰陽

七四

失寵，不過不像從前的言聽計從。那時她們姐妹見了這樣的情形，料知萬歲對於她們不見得十分信用了。隔了一月以後，章帝的病也好了，逐日忙着政事，無暇兼顧到她們。大寶有一天，趁章帝上朝的時後，便到小寶的宮中，互相商議固寵的方法。大寶首先說道：我們失敗的原由，第一就是因那魏老兒的一番洩漏，第二就是那老匹夫第五倫。不知我們幾世裏和賊子結下了冤家，這樣三翻四覆的來和我們作對，所以層層次次的，萬歲就漸漸不肯信任我們了。我們再不想出一個妙法子來，將原有的寵固住，只怕我們也要有些不對哩！小寶道：可不是麼？我今天聽見他們宮女說的，萬歲爺現在急急就要搜宮，萬一真的實行起來，怎生是好？那個冤家，却將他放在什麼地方呢？大寶道：都是你的不好，事到如今，如果真要搜宮，只好叫他先到濯龍園裏錄室內去住幾天再講吧！小寶連連稱是。大寶又道：此刻我倒有好法子，能夠將萬歲的心，重行移轉來呢。小寶忙問她道：是個什麼法子？她道：現在萬歲薄待我們，第一個目標，就是恐怕我們有些不端的行爲；只消如此如此，還怕他不入我們的圈套麼？小寶大喜。這正是：



安排幽室藏情侶

預備奇謀惑帝王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小說易做，能用補叙之筆則難；能補叙而無痕跡，則尤不可多得。本回已敘至建初時代，於無意中拉出一段明帝時之事實來。讀者閱之，不知已在建初時代矣。補叙之妙，可謂天衣無縫。竇氏得寵，乃章帝昏庸處；竇氏失權，乃章帝明白處。閱者當以兩付目光讀之。

第九十七回 易釵而弁蕩婦迷人 浪哭淫啼昏君中毒

却說大寶對小寶說道：妹子！你可知道麼？萬歲他爲的什麼事情，才薄待我們的？唯一的目標，恐怕我們有什麼不端的行爲罷了。如今再不想出一個法子補救補救，說不定還不知道失敗到什麼地位呢？我想萬歲既聽那魏老兒的話，暗地裏一定要提防我們的；倒不如想出一個疑兵之計來騙騙他，能夠上了我們的圈套，那就好辦了。小寶問道：依你說，怎樣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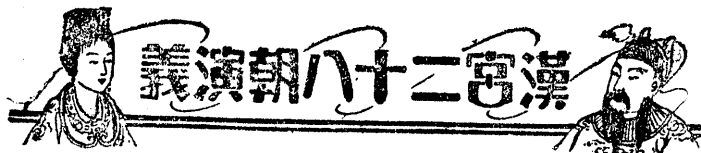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七回 易紋而奔藩婦迷人 派吳淫啼昏君中毒

七六

呢？她笑道：用不着你儘來追問，我自自有道理。小寶笑道：祕密事兒，你不先來告訴我，萬一弄出破綻來，反爲不美。大寶笑道：要想堅固我門原有的寵幸，非要教化兒改扮一個男人，隨我一同到萬歲那裏去探探他的究竟；如果是不疑惑，他必然又是一個樣子了。小寶拍手笑道：這樣去探究，倒是別出心裁呢！化兒不知她肯去不肯去呢！話猶未了，化兒和能兒手牽手兒走了進來，見大寶坐在這裏，連忙一齊過來見禮。小寶掩口笑道：看不出他們倆倒十分恩愛哩！外面看起來像一對姐妹花，其實內裏却是一雌一雄，永遠不會被人家看破的。化兒笑道：娘娘不要來尋我的開心吧！能兒扭扭捏捏的走到大寶的面前，慢展宮袖，做了一個萬福，輕啓朱唇，直着喉嚨，說道：娘娘在上，奴婢這裏有禮了。大小兩寶不禁掩口失笑。化兒忙道：現在的成績如何？大寶滿口誇贊道：很好很好！嚴師出好徒，沒有你這個玲瓏的先生，那裏有這個出色的學生呢？小寶道：那裏是這樣的說！她教授這個學生，却是在夜裏教授的多，所以能兒才有這樣的進步的。化兒閃着星眼，向小寶下死力一瞅，笑道：娘娘不要這樣的沒良心，我們不過是個奴婢，怎敢硬奪娘娘的一碗菜呢？我不過替娘娘做



一個開路的先鋒罷了。大寶笑道：你聽見麼？她這兩句話，分明是埋怨你獨佔一碗，不肯稍分一些肥料與她；你可明白些，總要看破一點才好。小寶滿臉飛紅，低頭笑道：頗耐這個蹄子，專門來造謠言，還虧你去聽她的話呢！我要是個刻薄的，老實說，我前天還教他到濯龍園裏去，與你解渴麼？大寶聽她這話，不禁滿面桃花，忙向她啐道：狗口沒象牙，不怕穢了嘴麼？好端端的又將我拉到混水去做什麼呢？小寶咬着櫻唇笑道：罷呀！不要來粧腔做勢的了，現在有個鐵證在此地。她還未說完，能兒湊趣說道：你不要說罷，你們兩個人的花樣真沒有她多。小寶趕着問道：前天共做出幾個花樣呀？能兒將手一豎，說道：六個。化兒笑得前俯後仰的問道：做六個花樣，是什麼名目呢？能兒笑道：什麼老漢推車咧，喜鵲跳寒梅咧，鰲魚翻身咧，還有幾個，我記不得了。他數蓮花落似的說了半天，把個小寶笑得花枝招展，捧心呼痛；停了片晌，忍住笑向大寶說道：到底是姐姐的本領大，現在還有什麼話可以掩飾呢？大寶也笑道：不錯，我的花樣是不少，但是絕不像你們成日成夜的纏着；一個人究竟能有多大的精神，萬一弄出病來，那才沒法子咧！小寶笑道：這話也不需你說，我們自然有數，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九十七回 易欽而奔瀟湘 入 淚哭淫啼昏君中毒

七八

至多每夜不過演一回，萬不會像你這樣窮凶極惡的釘上五六次，什麼人不疲倦呢？大寶笑道：我扯和下來，還是不及你們來得多咧！能兒笑道：你們休要這樣的爭論不休，都怪我不好。化兒笑道：這話不是大外奇談麼？我們爭論與你有什麼相干呢？他笑道：我要是有分身法，每人教你們得着一個，豈不是就沒有話說了嗎？三人聽他這話，一齊向他啐道：誰稀罕你這個寶貨呢？沒有你，我們難道就不過日子了麼？能兒笑道：雖然是不稀罕，可是每夜就要例行公事。化兒笑道：你不用快活了，謹防着你的小性命靠不住，能兒將頭搖得博浪鼓一般的說道：不要緊，不要緊！無需你替我擔憂！自古道：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我就是登時死了，都是情願的。大寶向化兒笑道：我今天有一件事，要煩你做一下子，不知你肯麼？化兒笑道：娘娘這是什麼話？無論什麼事情，委到我，還能不去麼？大寶笑道：現在萬歲待我們，已不像從前那樣的寵幸了，我們急急要想出一個妙策來去籠絡他呢？聽說現在萬歲就要搜宮，這個消息，不知你曉得麼？化兒聽說這話，不禁吃驚問道：果真有這樣的事麼？大寶正色說道：這事與我們有絕大的關係，怎好來騙你呢？化兒呆了半晌，不禁說道：如果搜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查起來。她說到這裏，用手指着能兒說道：將這個冤家安放在什麼地方呢？大寶笑道：正是啊！能兒不禁矮了半截，向大寶央告道：千萬要請娘娘救一救我的性命。她微微的向他一笑，然後說道：你不要害怕，我早有道理，不教你受罪就是了。化兒正色對她說道：娘娘不要作耍，總要想出一個萬全的方法來，將他安放好了，才沒有岔子；萬一露出馬脚，你我們還想活麼？大寶笑道：這倒不必！我今天與你一同到坤寧宮裏去探探他的形色，再定行止；萬一他認真要搜宮，我早就預備一個地方了。她道：莫非是暴室麼？她搖首說道：不是不是。她又道：除却暴室，宮中再也沒有第二處祕密之所了。大寶笑道：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他如果要搜，還不是一概搜查麼？這暴室裏怎能得免呢？最好的祕密地方，就是濯龍園裏，假山石下的綠室裏為最好。要是將他擺在裏面，恐怕大羅神仙也難知道哩！化兒拍手笑道：虧你想得出這個地方，真是再祕密沒有了。小寶笑道：偏是你們曉得；我雖然是到濯龍園裏去過了不少次數，可是這個綠室，我就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呢？大寶笑道：你那裏知道？這綠室是老王爺當年到濯龍園裏去游玩，那時正當三月天氣，進了園門，瞥見一個人，身高二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七回 易釵而奔蕩婦迷人 淚哭淫啼昏君中毒

八〇

丈以外，形如筓斗，眼似銅鈴，五色花班臉，朝着老王爺發笑。把老王爺爲他一嚇，將濯龍園封起來，不准一個人進園去游覽；後來請了一個西域的高僧，到園中作法捉怪。他便到園中仔細的四下裏一打量，便教老王爺在假山肚裏起一座小房子，給他住。老王爺問是個什麼怪物。那西域的和尚連說：不是，牠就是青草神，因爲路過龍園，想討萬歲封贈的。如今造這房子，還恐他再來時，我有符錄貼在這門上，他見了，自然就會進去了。他一進去，可算千年萬載再也不會出來了。老王爺當時就命動工，在假山脚下造了一座房子。那和尚就用硃砂畫了兩道符，十字交叉貼在門上。他對老王爺說：如果這門上的符破了，那草頭神就吸進去了。老王爺深信不疑。誰知到了現在，那門上的符，分毫未動。我想那裏什麼草頭神，花頭鬼呢，這不過是老王爺一時眼花，或是疑心被那個和尚騙了罷。萬歲爺如果真的搜查起來，我們預先將龍兒送到那裏去。他們見門上的符錄破了，不要說查搜了，只怕連進去還不敢進去呢。到那時，我們不妨託內侍到外邊多尋幾個漂亮的來，將他們放在裏面，人不知，鬼不覺的，要怎麼，便怎麼，你道如何？化兒與小寶聽她這番話，無不道好。化兒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說道：這計不獨不會被他覷破，而且可以長久快活下去呢。大寶便對化兒說道：現在的辰光也不早了，我們早點去罷，萬歲爺也就要退朝了；你趕緊先去粧扮起來，隨我一同前去。化兒笑道：去便去，又要粧扮着甚麼呢？大寶笑道：原是我說錯了，我是教你去改扮的。化兒吃驚問道：又教我改扮甚麼人呢？她笑道：你去改扮一個男子。化兒笑道：這可不是奇怪麼？好端端的又教我改扮什麼男子呢？她道：你快些去！我自道理。她笑道：那麼，到你的宮裏去改扮罷；省得走在路上，被她們宮女瞧見了，像個什麼呢？她點頭道好，起身便與化兒回到淑德宮裏。化兒進了臥房，不多一會，改扮停當，緩步走了出來。大寶見她改扮得十分出色，果然是個美男子，俏丈夫，毫無半點巾幗的樣子，不禁滿口誇贊道：好一個美男！可惜胯下祇少一點，不然，我見猶憐呢！不表他們在這裏戲謔，再說章帝退朝之後，在坤寧宮裏息了一刻，心中掛念着寶后，不由的信步出宮；到了淑德宮門口，只見裏面靜蕩蕩的，鴉雀不聞，不禁心中疑惑道：難道她此刻又不在宮裏麼？一個六宮之主，有什麼大事，這樣的忙法？他自言自語的說到這裏，不禁哼了一聲，暗道：這兩寶的神形，與從前大有分別，我想她們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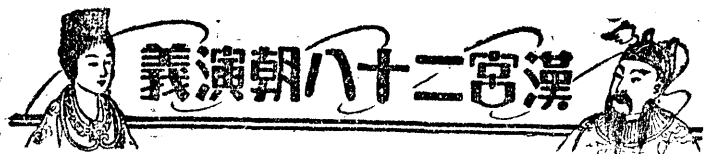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七回 易釵而奔蕩婦迷人 淚哭淫啼昏君中毒

八二

定是有什麼曖昧的事情發生了；不然，不會這樣神情恍惚的。他一面懷疑，一面動步，不知不覺的走到房門外，將簾子一揭，瞥見寶娘與一個美男子在窗前着棋。章帝不由的將那無名的毒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一步跨進房門，潑口罵道：「好賤人！你身為六宮之主，竟敢做這些不端的事情；怪不得這幾天，孤王見了你總是淡淡的不瞅不睬，原來還是這樣的花頭呢。」他說罷，喘吁吁的往一張椅子上坐，連聲問道：「你這個賤人，該怎樣處治？你自己說罷！」她微微的朝他一笑，說道：「今天萬歲爺，爲着什麼這樣的發揮人呢？他氣沖沖的罵道：「你這大膽的賤人，你對面坐的是誰？她不慌不忙的對他說道：「要問她麼？萬歲！你認不得麼？還要我說出來做什麼呢？他聽得這話，更是氣不可遏，立起來，腰間拔出寶劍，就來奔向那個男子。那男子笑嘻嘻的將袍衫一揭，露出一雙不滿三寸的瘦筍來。章帝一見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忙將寶劍入鞘，轉怒爲喜的問道：「你是誰？竟這樣的來和孤王取笑。」大寶此時反爾滿臉怒容，故意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。化兒見她做作，還不是一個極伶俐的麼，連忙走過來，到她的面前，雙膝一屈，撲通一跪，口中連說道：「奴婢該死，不應異想天開的改換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男粧，教娘娘無辜的被萬歲責罰。奴婢知罪，請娘娘嚴辦就是了。大寶見她這樣，不由的暗暗誇贊道：怪不得妹妹常說她伶俐精細，果然有見識。她却故意說道：化兒，你去卸粧罷；這事我不怪你，只怪我自己不應隨你改粧男人，教萬歲生氣。她說罷，取了手帕，慢慢的拭淚。化兒將男粧隨時卸下，依然是一個花容月貌，霧鬢雲鬟的絕色美人。章帝此時，自知理屈，見她哭得嬌啼不勝，不由的起了憐愛之心，深悔自己過於孟浪；但是又礙着化兒在這裏，不能逕來陪罪，只得默默無言；停了半晌，搭訕着向化兒說道：你從那裏想起來的好端端的爲什麼要改扮男粧呢？要不是你將腳露出來的快，被我一劍將你砍死，那才冤枉呢！化兒笑道：罷呀！還問什麼？我今天到娘娘這裏來請安，見萬歲的衣裳，擺在箱子上，我就順手拿起來，往身上一穿；本來是頑的，後來朝着鏡子裏一望，不禁自己也覺好笑，爽性戴起冠來；因爲娘娘喊我着棋，我就忘記卸下，不想被萬歲碰見了，起了疑心。奴婢萬死，還求萬歲恕罪。章帝道：事已過了，就算了。化兒連忙謝恩。大寶便朝她偷偷的丟去一個眼色。化兒會意，起身走了。章帝見化兒走了，忙不迭的走到她的身邊並肩坐下，正要開口陪罪。她將宮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袖一拂，走到榻前坐下。章帝跟着又走到榻前。她却粉龐兒背着，只是嗚咽不住。章帝到了這時，真是肝腸欲斷，伸出手來，將她往懷中一摟，悄悄的說道：「娘娘！今天只怪孤王一着之錯，得罪了你，孤家自知不是，千萬要請娘娘恕我一朝才好呢。」她哭道：「萬歲，請你就將我殺了罷！我本是個賊人，做這些不端的事情，理該萬死。」章帝慰道：「好娘娘！只怪孤王一時粗魯，不看今天，還看往日的情分呢！」她仰着粉頰，問道：「你和誰有情，這些話只好去騙那些三歲的小孩子；今天不要多講廢話，請你趕緊將我結果了罷，省得丟了你的臉面。」她說罷，故意伸手到章帝的腰中拔劍要自刎。章帝慌忙死力扯住，央求道：「好娘娘，請暫且息怒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只怪孤家的不是；你實在要尋死，孤王也不活了。」她聽罷，不禁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死歸你死，與我有什麼相干呢？橫豎我這個人，已經成了人家的擯棄的人了。便是死了，誰還肯來可憐我一聲呢？」章帝忙道：「娘娘！我這樣的招陪你，你還是與我十分決裂。誰沒有一時之錯呢？我看你從來待我是再恩愛沒有的，為何今天說出這樣的話來呢？」她道：「你這話問我做什麼呢？你自己去層層次次的細細的思想吧，也用不着我細說了。」章帝聽她這話，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沉吟了一會子，說道：娘娘莫非是怪孤家削去竇氏弟兄的權麼？她道：萬歲這是什麼話？古道：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；難道因為我的情面，就不去究辦內戚了麼？自古也沒有這個道理的。他道：除却這一層，孤家自己料想也沒有什麼去處得罪娘娘的了。大竇冷笑一聲道：萬歲說那裏的話來？只有我得罪萬歲，萬歲那裏有得罪我的地方呢？即使得罪我，我還有什麼怨恨呢？章帝忙道：娘娘！你向來是爽直人，從未像今天這樣的牽絲扳藤的纏不清；究竟爲了一回什麼事情，這樣的生氣？就是今天，孤王粗魯得罪了你，孤王在這裏連連的招陪不是，也該就算了，爲什麼儘是與孤王爲難呢？她冷笑道：誰與你爲難？你在這裏自己纏不清，倒說我不是，這不是笑話麼？老實問你一句，你爲着什麼緣故，這幾天陡然的要搜宮？這不是顯係看不起我麼？漢家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舉動，倒是萬歲爺別出心裁的，想必宮中一定是發生什麼曖昧了；不然，萬歲何能有此舉動呢？她這一番話，說得章帝閉口無言，半天答不出一句話來；停了片刻，才吞吞吐吐的對她說道：此事娘娘休要見疑，我聽他們說的，不過我的心中，絕不會有這種用意的。她道：萬歲！你究竟是聽誰說的？說的是些什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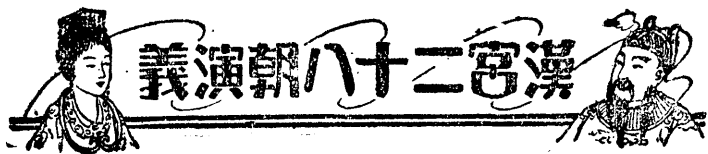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七回 易釵而弁蕩婦迷人 浪哭淫啼昏君中幕

八六

話呢？章帝忙道：那個倒不要去追求；只要我不搜，有什麼大不了呢？她道：那是不可以的，無論如何，倒要萬歲搜搜，究竟宮中出些什麼曖昧的事情呢？章帝又道：這話不要題了；自古以來，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舉動呢；不要說我，就是無論是誰，也不會做出這自糟面子的事來的。她道：萬歲既然這樣的說，想是一定不搜了。他道：自然不搜啊！她道：你不搜，我倒有些不甘心；我明天就去大大的搜查一下子，但看宮中出了什麼花樣兒了。章帝道：那可動不得；搜宮是個踉蹌的事，不是預兆別人進宮搜查麼？她道：管他許多呢；我既然做了一個六宮之主，有不好的去處，當然究辦，以維國法，而整坤綱，省得有什麼不端的事情發生，天下人皆不能知道內幕情形，誰不說是我主使和疎失之罪呢？章帝笑道：這又奇了！宮中出了什麼事情，要你去搜查麼？她道：萬歲爺！你這話又來欺騙我了；如果宮中沒有花樣翻出來，難道你好端端的無緣無故的要搜宮了麼？章帝道：娘娘！你千萬不要聽外人的蠱惑才好呢！她冷笑道：這是什麼話呢？不是從萬歲爺的口中說出來麼？他二人一直辨論了多時，中膳也不用了。她和衣倒在床上，一聲不做。章帝百般的溫慰她，她正眼也不去看他一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下子。到了晚間，章帝更不敢走開，坐在床邊，像煞生根了一般。她故意三番兩次的催他動身，章帝再也不走；憑她怎樣的攆法，兀的不走。兩個人一直熬到三更以後。大寶也疲倦極了，不知不覺的沉沉睡去。章帝才替她寬衣解帶，同入鴛衾，幹了一回老調兒。她明知故意的，只粧着不曉得。這正是：

春風一度情無限，
除却燈花訴與誰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大小寶之秘密，章帝已窺見蛛絲馬跡，必欲搜宮。而大寶使化兒改扮，是設疑陣也。始則溫婉，繼則哭泣，再則責備，終則如斯，欲擒故縱。章帝雖欲不入伊玄術中，豈可得乎？化兒狼狽為奸，其刁鑽處，較之二寶，或且過之。試觀對章帝數語，卸盡大寶之罪，巧囑鴛鴦，對主罵客，何狡黠之甚耶？

第九十八回 赴幽會女郎逢厲鬼 搜宮闈男妾變么魔

第九十八回 赴幽會女郎逢厲鬼 搜宮闈男妾變么魔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却說章帝與竇娘娘交頸而眠。一直睡到四鼓以後，竇娘娘的假怒，才算平了，就着枕邊說道：還虧你是一個一朝之主呢。這樣的輕聽浮言，就要做那些無謂的事情。試問你自己可覺得慚愧麼？章帝笑道：那些事都不要去題起了，總是我錯就是了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他剛說了，就聽得景陽鐘響，章帝便要起身。竇娘娘加意服事他起身，將他送出宮門，便一逕轉道向小竇這裏而來。到了小竇的宮中，只見繡幕沉沉，畫堂人靜，祇聽見一些鼻息的聲音，她走到小竇的臥榻之前，用手將帳子一揭，只見化兒將能兒緊緊的抱住，且在一頭睡。小竇在西邊睡着。她輕輕的將化兒弄醒。化兒一翻身，將她們兩個，也就驚醒了，一齊坐起來。大竇笑道：你們好啊！三個人竟來車輪大戰了。化兒揉揉睡眼，打了一個呵欠，笑道：來得怎樣這般的早法？大竇笑道：還要問呢，一夜都沒有睡覺，倒是你們這些小鬼頭快活死了，害得我跟着你們受了一夜的罪。化兒笑道：娘娘又來騙人了，誰相信你這些鬼話呢？我走了後，估量着萬歲爺不知陪多少不是呢！小竇笑道：她方才這話，倒是的確的話；我想萬歲爺見她動怒，還敢再和她去碰釘子麼？恐怕再也沒有這樣的膽氣罷！上了床，還不極力的報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效麼？大約今天的夜裏一定是未息旗鼓罷！大寶笑道：仔細舌頭！當心不要連跟子嚼去啊！化兒笑道：娘娘！請你不要再來遮飾罷！不是你親嘴供出來的？一夜沒有睡覺，不做那個調兒，是做什麼呢？大寶道：好話莫詳疑；一經詳疑，什麼都是壞話。我倒是老老實實將真情話告訴你們，不想這些沒臉的丫頭，竟扯張拉李的，疑我到那勾當上去，豈不好笑麼？化兒笑道：娘娘！請你不要多講廢話了；做也好，不做也好，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呢？我且問你，我昨天動身之後，究竟是什麼辦法呢？大寶笑道：你休問我；你們的膽也太大了，赤條條的三個睡在一起，萬一萬歲爺一頭撞了進來，便怎麼了呢？昨天你走了之後，他就到我的身邊，千不是，萬得罪的招陪不住，那時我却格外拿出十二分決裂的手段來應付；兩個人一直纏到晚上，我連催他到別處宮裏去住宿，他再也不敢走；我便嚴詞來責問他，究竟爲着什麼事情要搜宮，他先前一口咬定沒有這回事，後來被我逼得沒法，才說了出來，他說是聽着別人傳說的；那時我又追問他，這話究竟是誰說的，宮中出些什麼花樣兒，他咬緊牙關，再也不肯吐一字；結果，被我一番連嚇帶勸的，將他說得五體投地，再也不要搜宮了。你們想，這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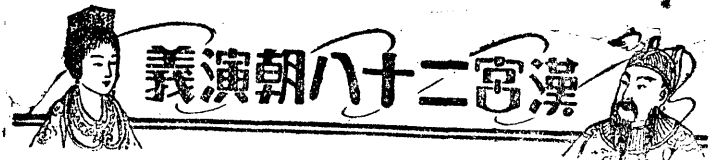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八回 赴幽會女郎蓬風鬼 搜宮闈男妾變么魔

九〇

要不是我想出這個法子來，今天還想他不下令搜宮麼！還有個笑話，就是你們三個人一絲不掛的，在這裏，還不是首先露出春色來麼？這一番話，說得他們三個人不約而同的將舌頭伸了一伸，化兒笑道：果然果然；要不是娘娘替我們打了一個頭陣，我們一定是要出馬招架的了。大寶笑道：你這個爛了嘴的人，人家和你規規矩矩的講些話，你總要想出兩句話來挖苦人。化兒道：如果娘娘夜裏沒有過癮，趁這時何不來過一過呢？大寶聽見這話，便也斜着眼向他一漂，一探身子，往他懷中一坐，輕疎皓腕，將他往自己的懷中一摟，笑道：我的寶貝，這兩個能征慣戰的大將，你與慶戰了一夜，還沒有疲倦麼？他笑道：這個勾當，不過是當時覺得困倦，祇要過了一刻，馬上就會復原了。他說着，偎着她的粉頰，吻了幾吻。化兒笑向小寶說道：你看見麼？這個樣子，還成個什麼呢？小寶笑道：你還說什麼呢？我們此時還兀自橫在他的眼前做什麼呢？我們應該識相些，早點離了他們，好讓他們過一回癮罷！化兒點頭笑道：是的是的，我倒忘記了，快些走開。化兒笑道：千萬不要走，你們在這裏參觀參觀她的藝術要緊。他說着，便將她往身下一按，正要拉馬擡槍，猛可裏聽見一陣脚步



聲音。大寶與能兒嚇得霍地分開。能兒趕緊滾入床底。化兒小寶一齊迎了出去。只見來者不是別人，却是淑德宮裏一個總監，名字叫黑時。他走到小寶的面前，行了一個常禮，含笑問道：娘娘在這裏麼？小寶見是他來，當然是不去隱瞞，便隨口答道：在這裏呢；你尋娘娘有什麼事情嗎？他滿臉堆下笑容道：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；不過前天娘娘託我一樁事，現在我要來回她的信息。小寶笑問道：什麼事情？他笑道：這個事情，沒有什麼要緊，無須娘娘問。小寶喝道：你這黑賊，又來弄鬼了！究竟是什麼事情，快些告訴我；遲一些兒，仔細你的狗腿。黑總監滿面陪笑道：娘娘休要動怒！這事我們娘娘會關照我的，教我不要亂來泄漏的，所以我不敢亂說，祇好請娘娘等一會子，讓我先告訴我們娘娘，然後你老人家再去問我們的娘娘，自然就會知道了。小寶故意怒氣沖沖的向他說道：別扯你娘的談，快點說出來，不要嘔起我的氣來，馬上就給個厲害你看看。她說罷，便回頭向化兒說道：給我將皮鞭拿來。黑總監聽說這話，嚇得矮了半截，忙跪下來說道：娘娘！請暫且息怒，聽奴才一言。她道：什麼話？快講。他道：這事我要是說出來，被娘娘知道了，我就要送命了。她怒道：放你娘的屁！你可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八回 赴幽會女郎逢厲鬼 搜宮闈男妾變么麼

九二

知道我是娘娘的什麼人？她隨便有什麼秘密的事情，我都可以預聞的。他道：娘娘這話固然不錯；但是奴才受了我們娘娘的命令，怎能因為娘娘的私親，就破娘娘的祕密呢？她道：照你這樣的話，准是不肯說了。黑時尙未回話，早見大寶從裏面婷婷娉娉的走了出來。黑時見她走出來，就如得着一方金子似的，連忙搶上前來向她行禮。大寶微微的一點首，便帶他一同進了房。化兒與小寶也跟進來。小寶向她笑道：好事不瞞人，瞞人非好事；有這樣的主子，就有這樣的奴才，我真佩服，守口如瓶，一些風聲也不會走漏出來；我們這裏數十個大小內監，像這樣只知有主子的奴才，一個也找不出來的。黑時向大寶丟了一個眼色，意思是叫她回去。化兒對小寶笑道：你看見麼？又在那裏做鬼臉子了，偏生不准她回去；但看是一件什麼事情，這樣的藏頭露尾。大寶笑道：天下人都可瞞，你們我還能瞞麼？她說罷，朝黑時笑道：你說罷，他們不是外人。黑時道：前天我奉了娘娘的旨意，暗地裏託人到城外牛家集去暗暗尋訪，未上三天，託娘娘的福，果然尋着兩個十分俊俏的，一個十九歲，一個十八歲，他們却是無根無絆的乞丐，賞了老乞丐五百兩紋銀，現在買成功了，已經將他們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帶在城內石家弄裏，聽候娘娘發落。大寶聽見，便向小寶化兒說道：「好了，現在又買兩個來了，大家不要再成日家的爭風吃醋的罷；以後將這兩個帶進來，大家一個不偏不倚的。」小寶笑道：「虧你想得出。」化兒說道：「且慢歡喜着；這兩個帶進宮來，連能兒三個了，這裏人多眼雜，不會不露出馬腳來的；大家都要出一個好法子來，圖長久的快樂才好呢。」大寶道：「用不着你來多慮，我昨天不是對你說過了嗎？如今三個完全送到綠室裏，大家輪流去尋樂，你看如何呢？」小寶笑道：「這個法子好極了！就是這樣的辦吧！這時能兒聽見他們的話，料想不是章帝，便在床底下一頭鑽了出來，一把將小寶摟住，笑道：「你們做的好事！我這樣的極力報效你們，還不知足，一定要外面去拉了兩個來，可不怕我動氣麼？」小寶笑道：「我的兒子，你不要疑心，那兩個隨他是什麼美男子，我總不去亂搭就是了。」能兒笑道：「好哇！這才是從一而終的好情人咧！」大寶便分付黑時派人在晚上將兩個帶到灌龍圓裏的綠室裏去，同時也命能兒搬了進去。原來這買來的兩個乞丐，一個叫做梅其，一個叫做顏固，兩副面孔，生得倒也生得不錯，可是生在一个貧苦人家，不幸因為生計的逼迫，竟陷入如此的害人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八回 赴幽會女耶達厲鬼 搜宮闈男妾變么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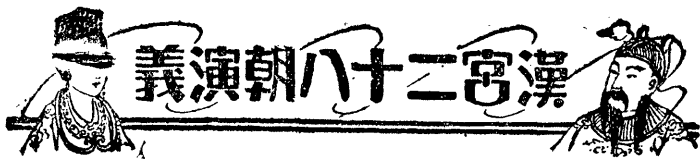
九四

之窟。你道可嘆不可嘆呢？他們進了綠室之後，化兒便來替他打掃乾淨，夜間悄悄的命人搬了許多擺設東西進去。不到數日，居然將一個綠室收拾得和繡房一樣。每日按時命心腹太監送酒送飯進去，給他們吃。過了三四個月後，在宮裏的太監和宮女，誰也知道有這回事的了。但是大家見魏老兒那個榜樣，誰也不肯去尋死的，只好睜着一只眼，閉着一只眼，明知故昧的不敢去多事。可是大小寶因爲自己有了隱事，便不得不籠絡宮中的人，遇事賣情賞識，將一班宮中太監，顛倒得五體投地，再也不敢生心。上下一氣，只瞞着章帝一個人。小寶的迷人手段，更加厲害。她對於太監，揮金如土的結納；對於一班宮女，見裏面有幾個稍露頭角的，即用一個調虎離山的計劃來，也教他們去得着一些雨露；獸笨的却也比從前寬待十倍，所以上下沒有一個不死心塌地的供她驅使。有一天，章帝在大寶那裏住宿，化兒便與小寶商議道：今天萬歲爺在娘娘那裏住宿，我們也好尋一夜樂去了。小寶點頭答應道：你先去；我因爲腹中痛，要吃一盃姜桂露，然後我再去就是了。小寶說罷，便命宮女到坤寧宮裏去取姜桂露，順便探探萬歲睡了不曾。那宮女答應去了。不多時，那個宮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女手提一個羊脂玉的瓶子，走進來笑道：我方才走到淑德宮門口經過，站在遊廊下，細細一聽，只聽得娘娘好像有什麼地方不自在的樣子，只是呻吟個不住，同時又聽得萬歲爺也是又喘又哼，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呢？敢是他們得病了不成？小寶聽說這話，向化兒一笑。化兒會意，也掩口笑個不住。小寶向她笑道：癡貨！他們這病是天天發的，你不曉得。她道：這真奇怪了；她們有病，第二天還能那樣的精料撒麼？小寶道：娘！不知世務的丫頭，還不給我滾出去。那宮女嚇得趑趄着腳走了。她便對化兒笑道：他們已經在那裏交鋒了，你也該上馬了。她笑道：去是想去，可是他們那裏三個人，叫我怎樣應付得來呢？小寶笑道：你不用怕；我吃了姜桂露，便來助你一陣就是了。她笑着說道：你可要快一點兒來呀，千萬不要臨陣脫逃呀。小寶笑道：你放心罷，我絕不會的。她點頭笑道：我也知道你熬不住的。她說罷，輕移蓮步，逕向濯龍圓而來。這時正當八月裏的時候，一陣陣的涼風，從迎面吹了來，好不爽快。她遮遮掩掩的進了園。一天月色，皎潔如水。那望荷亭左面，一簇桂樹正放着金黃色的嫩蕊，微風擺動，送過了許多香氣。她何等快活！暗道：良宵美景，不可虛度；天上月圓，人間佳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會，天下再有稱心的事，恐怕也及不上我們的快樂了。她何等滿意！一轉眼走過望荷亭，離開假山，不過有一箭多路之遙，瞥見一塊大石頭後面，轉出一個東西來，渾身毛氍氍的，黑而發亮，雙眼和銅鈴一樣，大約全身有水牛這樣的粗細，一條舌頭，拖出下頰，足數有二尺多長。她嚇得倒退數步，忙要聲張，無奈喉嚨裏就如被人捏着一樣，再也喊不出，閃着星眼，朝那東西只是發呆，那心裏好像小鹿亂撞一般。那東西煞是可怪，見了她，霍的壁立起來，拱着兩爪，動也不動。她赫得三魂落地，七魄昇天，回轉身子，拔步就走。那東西一路滾來追着她。她可是心膽俱碎，慌不擇路的四下裏亂奔。那黑東西一步一趨的跟着。她可急了，冷不提防脚下絆着一縷薛藤，立身不穩，折花枝撲地倒下。那東西吱吱的滾上她的身邊。她祇哇的一聲，便昏厥過去了。再說小寶吃了一盃姜桂露，那肚子裏不住的呼呼亂響，停了一會，果然輕鬆得許多了。她便走到梳粧台前，用梳子將頭髮攏了一攏，又將臉上的粉勻了一勻，慢條廝理的整了半天，才慢慢的向濯龍圓裏而來。不一時，到了綠室的門口，輕輕的用手在門上彈了兩下子，馬上裏面就有人將門開了。她走進去，只見他們正在那裏猜

漢宮八朝演義



數遊戲呢。能兒見了她，跑過來一把將她攔腰抱住，口中說道：我的娘！你怎的到這會才來呢？她笑道：誰能像你們成日價的一點事情也沒有呢？她說罷，便向他們笑道：化丫頭見我來了，藏頭露尾的到那裏去了？他們聽說，不禁詫異問道：她幾時來的？她笑道：還瞞我呢，你們當我不曉得麼？她早就來了；你們搗的什麼鬼，快點告訴我。能兒急道：誰哄你呢？她果真沒有來啊？小寶聽得這話，好不驚異，忙道：她在我前面來的，到那裏去了？能兒道：也許是碰見那位姐妹，拖她去談話，也未可知。小寶忙道：胡說！此刻誰不困覺呢？她莫是走錯了路不會，我想決不會的，又不知出了什麼岔子了，我們可去尋尋她；此刻更深夜靜的，你們不妨也隨我一同出去，大家仗仗膽。他們一齊答應着，隨她走了出來。此刻晝閣上已敲到三鼓了。四個人在月光下面，一路尋出園來，可是未曾看見她一些影子。小寶和他們一齊嘖嘖稱怪，正要回到園中，瞥見長樂宮的後面，有一個黑影子一閃。小寶悄悄的問道：誰呀？那黑影子便閃了出來。她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就是黑時。小寶問道：你這會子還在這裏做什麼呢？他道：娘娘分付我在這裏把守的，恐怕有生人進去，看出破綻來的。小寶忙問道：你看見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九十八回 赴幽會女郎逢厲鬼 搜宮闈男妾變么魔

九八

化兒沒有他道：怎麼沒有看見呢？我方在黑地裏見她一個人，偷偷摸摸的溜進園去，我也沒有去喊她。小寶說道：這可奇了！一個人究竟到那裏去了？她說着，又領他們重行進園，各處尋找了半天。剛剛過了望荷亭，能兒忽然說道：兀的那玫瑰花的右邊，不是一個人躺在地上麼？她們聽說這話，不由的一齊去望，只見玫瑰花架西邊，果然有一個人睡在草地上。他們一齊走到跟前一望，不是化兒還有誰呢；但見星眸緊合，玉體橫陳，仰在地上，動也不動。小寶見此情形，吃驚不小，忙探身蹲下，用手在她的唇邊一摸，祇有一絲游氣。小寶忙教他們三人將她扶起來。能兒將她背進繡室，放在床上，按摩了半天，才聽她微微的蘇甦過來。她口中輕輕的說了一聲，嚇死我也！小寶忙附着她的耳朵邊，問道：你碰到什麼的？她聽見有人問話，才將杏眼睜開一看，不禁十分詫異的說道：我幾時到這裏來的？小寶便將方才尋她不着的一套話告訴她，又問她究竟是碰到什麼的。她便將遇怪的情形說了一遍。衆人無不稱奇。大家又說了多時，才配對兒同入羅帳，暫且不表。再說章帝到了第二天的早朝已畢，先到坤寧宮。有個宮女對他說道：小寶娘娘身體不安，萬歲曉得麼？章帝忙問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道：你怎麼知道的？那個宮女說道：昨天晚上，有一個宮女，到這裏來取姜桂露的。章帝聽說她有了病，便放心不下，忙不迭的轉到小寶的宮裏，只見裏面一個人也沒有。章帝好生奇怪，便又轉道到留鳳院裏，也不見了化兒，心中愈加疑惑。便又到小寶的宮中，耐着性子，一直等到辰牌的時候，才見她們雲鬢蓬鬆的走了進來。章帝見此光景，不覺十分疑惑。她們見他坐在這裏，不禁也就着了忙，粉龐上面，未免露出一種羞愧的情形。章帝便問她：到那裏去的？小寶突然被他這一問，不禁啞口無言。化兒雖然是靈利過人，但是到了這時，也就失却尋常的態度了。章帝也不去和她們講話，隨即下了一道聖旨，命人大舉搜宮。這正是：

君王窺得宮中隱，

妃子將爲塔下囚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物極必反，天道循環。以二寶之淫亂，若不從此一折，其害將不知伊於胡底矣！化兒遇鬼一段，無意寫來。此種章法，妙不可言，而亦隱隱呼起下文之不祥。梅其顏固，窶人子也，而竟有此奇遇，雖死亦快。惜天下之美人，遠不若二寶的慷慨！果如



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九十九回 賣草兔壯士遇知音 捉山貓英雄逢艷侶

一〇〇

二竇之行爲，豈不大妙乎？噫！殆哉！

第九十九回 賣草兔壯士遇知音 捉山貓英雄逢艷侶

話說章帝見了這樣的情形，料想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曖昧的事情了。他怒冲冲的龍袖一展，回到坤甯宮，使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之計，突然下了一道旨意，大舉搜宮。小竇趕緊着人去關照大竇，叫他設法阻止。誰知大竇還未到坤甯宮，只見許多的錦衣校尉，雄糾糾的闖進了淑德宮，翻箱倒篋，四處去搜查了一會子，見沒有什麼痕跡，急忙又趕到別的宮裏去搜查。整整的鬧了三天，竟一點痕跡沒有。章帝好不生氣，又下旨將宮裏的大小太監帶了來，向他們說道：如今宮裏出了什麼花樣兒，料想你們一定是知道的，快快的說出來，孤王還可以饒恕；倘有半字含糊，立即叫你們身首異處了。那些太監早受過大小竇的囑付，誰敢泄漏春光，一齊回答道：求萬歲開恩，奴才等實不知情；如其萬歲不相信，請儘搜查，若查出私弊來，奴才等情願領罪就是了。章帝又軟敲硬嚇的一番，無奈那一班太監，再也逼

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不出一個字來。章帝沒法，又命將一班宮娥彩女完全帶來，嚴詢了一番。果然有一個宮女將她們的頑意見一一的說個清楚。把個章帝氣得個發昏。章帝第十一，火速命人到濯龍園裏去拿人。誰知那幾個校尉，完全是大竇的心腹，到了濯龍園裏，將能兒等私放走了，然後放起一把火來，燒得煙焰障天，連忙回來奏道：「臣等奉旨前去捉人，誰知到了園裏，那綠室突然伸出一隻綠毛大手來，足有車輪般大；臣等連忙拔箭射去，誰知一轉眼，濃煙密布，就起火了。」章帝聽說這話，不覺毛骨悚然，隔了半天，猛省的悟道：「這莫非是他們的鬼計麼？」他連忙親自到濯龍園裏去查看，只見濃煙密佈，火勢熊熊的不可收拾。他忙命人前去救火。這時衆內監七手八脚的一齊上來救火。不一時，火勢漸衰，又被他們大斗小屏的水，一陣亂澆，已經熄了。章帝便親自到火場上去察看，只見除却已經燒完的東西，餘下盡是些婦女應用的東西，鳳履弓鞋，尤不計其數。其中有一雙珍珠穿成的繡履，章帝認得是小竇的，不禁怒從心上起，醋向膽邊生。他却不露聲色，回到坤寧宮，便下旨將小竇化兒一併收入暴室；還有許多宮女，祇要一有嫌疑，便照樣辦理。這一來，共殺去大小太監一百餘人。大竇

漢昭帝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九回 賈草兔壯士遇知音 捉山貓英雄逢艷侶

1011

仗着她那付迷人的手段，竟得逍遙法外，未曾譴責。這也是章帝的晦氣罷了。章帝自從這一來，不知不覺的生了一個惱氣傷肝的病，漸漸不起。到了他崩駕之後，竇氏弄權。和帝接位，幸虧他除奸鋤惡，將竇氏的根株完全剷去。以後便經過了殤帝、安帝、順帝、質帝以及到漢桓帝。可是以上這幾個皇帝的事實，爲何不去敘叙呢？看官要知道，小子做的本是艷史演義，不是歷史綱鑑，所以有可紀便紀下來，沒有什麼香艷的事實，祇好將他們高高的擱起，揀熱鬧的地方說了。閑話少說，如今且說洛陽城外媚茹村，有兩個獵戶：一個姓吳名古，一個姓陸名曾。他兩個生就千斤大力，十八般兵器，馬上馬下，無所不通。他們鎮日價登山越嶺，採獵生活。有一天，他們到日已含山，才從山裏回來。原來這陸曾才十八歲，那吳古却有三十多了。他兩個俱是父母早亡，無兄無弟的孤兒。他們因爲常常在一起打獵，性情十分契合，便拜了弟兄。吳古居長，陸曾爲弟。陸曾本來是住在悲雲寺裏的，自從結拜之後，便搬到媚茹村來與吳古同住在一起了。這天他們兩個人，打了許多獐兔之類，高高興興的由山裏回來。二人進了屋子，陸曾將肩上的獵包放了下來，對吳古笑道：我們今天吃點什

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麼呢？吳百笑道：隨便吃些罷；不過我這幾天悶得厲害，想點酒吃吃，難得今天又獵了兩隻野雞，何不將牠燒了，下酒呢？陸曾拍手笑道：好啊！我正是這樣的想法，我來辦酒，你去燒雞好麼？吳古道：好。陸曾便提了一只小口酒甕，順手提了兩隻灰色的大兔子，出得門來，向西走過數家，便是一家酒店。他笑嘻嘻的走了進去，將兔子往櫃檯上一放，說道：葛老板，這兩隻獵包，你估量着值得幾文，請你換些酒把我們。那櫃檯子上坐的一個人，擡頭朝他望了一眼，便擺下一付板板六十四的面孔來說道：陸曾！你什麼緣故，隔幾天總要來纏一回？我們的酒，須知是白灼灼的銀子買得來的，誰與你這些獵包調換呢？他聽說這話，便低聲下氣的向那人笑道：葛先生！今天對不起你，請換一換，因為天色晚了，送到洛陽去賣，也來不及了；只此一遭，下次斷不來麻煩你老人家的。那葛先生把臉往下一沉，說道：陸曾！你太也不識相；一次兩次，倒他不要去說；你到我們家做生意的人家來，不應拿這樣東西，蹭蹬我們。陸曾聽他話，不禁詫異問道：葛先生！你這是什麼話？難家這兩隻獵包，就不值錢麼？他道：誰說你不值錢的？不過你不曉得我們的規矩罷了。陸曾笑道：既然值錢，就請你換一換罷！



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九回 賣草兔壯士遇知音 捉山貓英雄逢鬪侶

一〇四

那姓葛的聽說這話，將筆往棹子上一擲，說道：「你這個傢伙，忒也胡話，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？難道你的耳朵有些不對麼？別的東西，可以換酒；惟有這東西，不可以的。」陸會陪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方才不是說值錢的麼？既然值錢，又爲什麼兀的不換呢？」他大聲說道：「你這獵包，祇合到洛陽去賣，自然值錢；要調換東西，隨你到誰家去，大約沒有人要吧！」陸會笑道：「究竟是一個什麼緣故呢？」他道：「你也不用纏了，請出去罷；再在這裏，我們的生意還要被你蹭蹬盡了呢；你要換酒，你去尋金老板，我不相關。」陸會道：「你不要講這樣的推牌的話；換便換，不換算罷，什麼金老板銀老板的？」他怒道：「不換不換，快點請出去，休要在這裏嘍囉，誰有空子與你講這些廢話。」陸會到了這會，真是忍無可忍，耐無可耐，禁不住心頭火起，大聲說道：「換不換有什麼要緊呢？誰和你鼓眼暴筋的？那個來看你的臉嘴呢？不要這樣頭伸天外的，自大自臭，我陸會也是拿東西來換你的酒的，又不是來白向你討酒吃的，何必這樣的赤頭紅臉呢？」那姓葛的聽他這句話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將棹一拍，大聲罵道：「滾出去！」陸會聽他一罵，禁不住將那一般無名的孽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便潑口罵道：「好雜種！出口傷人，」



誰是你吃的小魚小蝦？擡舉你，喊你一聲先生；不客氣，誰認得你這野種？咱老子的飯碗也不擺在你的鍋上，你好罵誰，你將狗眼睜睜開，不要太低看了人。他正在罵得起勁的當兒，早驚動了金老板，從後面走了出來，見葛先生被他罵得閉口無言，做聲不得，忙上前來對他笑道：陸會你今天又爲了什麼事情，在這裏亂發揮人呢？陸會見他出來，忙將以上的話告訴與他。他笑道：原來爲着這一些事兒。葛先生，你忒也拘謹了；就換些酒與他，又何妨呢？他說罷，便自己去親自動手，倒了一壘子酒，對他笑道：你却不要怪他，你不知道我們做生意的規矩，看見兔子和老鼠，是第一討厭的；像你前幾次拿着幾隻野雉，不是就換給你了嗎？陸會笑道：這是什麼規矩呢？金老板道：大凡做生意的，都怕忌諱；這兔子是最會跑的，如果看見了兔子，那一天的生意，必定精跑光了，一筆不成功的。陸會笑得打跌道：原來是這樣，我却不知；早知有這樣的規矩，無論如何，也不將牠拿來換酒的。金老板笑道：你只管拿來，我是不怕忌諱的。陸會又道謝了一番，才將酒壘提了動身，到了家裏。吳古已經將雉肉燒得停當，正在那裏往碗裏盛呢，見了他，便擡頭向他說道：你去換酒，怎的到這會才來呢？

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九回 賣草豨壯士遇知音 捉山貓英雄逢鬪侶

一〇六

他笑道：還要問呢，險一些兒與那酒店裏的一個牛子動手打起來。吳古忙問道：換酒公平交易，有什麼爭執呢？他笑道：要是照你這樣的說，倒沒有什麼話說了；偏是那個牛子，歪頭扭頸的，不要野兔，他說這獵包，最蹭蹬不過。吳古笑道：你敢拿兔子與他去換酒的嗎？他道：是的。吳古笑道：怪不道人家不肯換；這獵包可賣不可換的，他們這些生意人見了，最犯惡的；他道：後來金老板從後面出來，倒傾了一甕子好酒與我，你道可笑不可笑呢？吳古笑道：這金利他本是個再好沒有的人；他在這媚茹村上，倒很有些善名。陸曾道：那金老板果然不錯，一出來就滿口招呼我，我倒不好意思起來。他說着，便扳起甕子，倒了兩大碗，向吳古問道：大哥！你吃暖的，還是吃冷的？他道：現在天氣這樣的冷法，怎好吃冷酒呢？他道：那麼，就將酒甕子搬到炭爐子上面，一邊吃，一邊炖罷。吳古道：好！他便將酒甕子搬到炭爐子上面，坐下來，先倒了兩大碗，送一碗與吳古，一碗放在自己的面前，拿起筷子，夾了一塊雉肉，放在嘴裏，啣個啣的吃了，不禁皺眉說道：忒鹹了。吳古笑道：被我鹽放得失手了，所以鹹一些兒；我不相信吃淡，所以多放點鹽，吃起來較有味些。他說罷，便端着酒碗，呷了兩口。陸曾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也端起酒碗喝了幾口。兩個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談話，一直吃到二鼓以後，正要收拾去睡覺，猛聽得外邊人聲鼎沸，吶喊震天。陸吳二人，大吃一驚，忙開門一看，只見有許多人，手裏執着兵器，東一冲，西一撞，好像是找什麼東西似的。這是正在臘月中旬的時候，月光如水，寒風獵獵，將二人吹得滿面發火。陸會耐不住翻身進房，取出一把佩劍，一個箭步，穿出門來。吳古忙對他說道：兄弟！你要到那裏去？他道：我去看看，究竟是一回什麼事？吳古忙道：事不關己，何必去多事呢？他道：我且看看再說。他說罷，方要動身，猛聽有一個人帶哭帶喊道：啊！我的兄弟，被那畜生咬死了。陸會耐聽了這話，便向吳古說道：你聽見麼？這准是什麼野獸冲到我這裏來了；你在家裏守門，讓我去給果了牠，好替大家除害。吳古道：兄弟！你去須要當心，千萬不要大意。他點頭答應，大踏步向西走來，只見前面一個五穀場上，站了足有二百多人，燈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大家虛張聲勢的在那裏只是吶喊，却一個也不敢移動，他走到他們的跟前，只見那些人一個個縮頭攢頸的站在朔風之下，不住的抖個不止，還有的連褲子都沒有穿，蹲在衆人的當中，手裏拿一把火來，預備去打野獸呢。他揚聲問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九回 寶草兔壯士遇知音 捉山貓英雄逢勁侶

一〇八

道：你們在這裏做什麼的？有兩個朝他上下一打量，冷冷的答道：我們是打野獸的；你問他：難道你還敢去打麼？他笑道：什麼野獸，這樣的厲害，要這許多的人在這裏打草驚蛇的。衆人一齊說道：你這兩句風涼話，說得倒好聽；我們這裏二百多人，還不敢與他去碰險呢。他道：嗟！我倒不相信，什麼畜生，這樣的厲害呢？衆人道：你要問麼？就是西谷山上著名的大蟲，名叫養後，牠不知怎樣，好端端的要和我們做對，竟到我們的村裏來尋食了。他笑道：這畜生現在到那裏去了？衆人一齊說道：現在到西邊的深林子裏去了，你難道還敢去捉牠麼？他聽這話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我不敢捉，就來了嗎？可笑你們這班膿包，容看人倒不少，原來全是豆腐架子啊！他說罷，便一個箭步，離開了五穀場，耳朵邊還聽見他們在那裏噉咕道：那裏來的這個冒失鬼，不知死活，他就想去捉大蟲，豈不是自討其死麼！還有個人說道：你們這些人，忒也沒有良心了；誰不知道這畜生厲害呢，他要去，你們當然阻止人家，他這一去，還怕不將小性命送掉了麼？他耳朵裏明明的聽着，却不去睬他們，一逕向西邊而來。不多時，已到深林的面前，他緊一緊束帶，握住佩劍，仔細一聽，果然聽得裏面啾啾啾啾的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聲音他暗道：不好不好，已經被這畜生傷了一個人了麼？他蹲下身子，趁着月光向林子裏面瞧去，只見一隻極大的斑斕白額吊睛大蟲。他暗道：牠在林子裏，千萬不能去捉，要將牠引了出來才行呢。他俯首尋了一塊碗大的石頭，擎在手中，運動全力，對定那畜生的腦袋擲去。只聽得壳壳一聲，他知道打中了，便不敢怠慢，立個勢子，等待牠出來。這時候聽得怪吼一聲，好似半空中起了一個霹靂，那大蟲由林裏跳了出來，直奔陸會撲來。他趕緊將身子一歪，往斜次裏一竄。那大蟲撲了一個空，剪了一剪尾巴，壁立起來，伸開前爪，復又撲了下來。他便將劍往上一迎，禁不住險些連劍震脫了手。他飛也似的又讓到傍邊，料瞧那大蟲前爪已被劃傷。那大蟲狂吼一聲，却不奔他，直向村裏奔來，將一班站在五穀場上的人，嚇得魂落膽飛，沒命的向家裏逃去。霎時家家閉戶，個個關門，一個人影子都看不見了。那大蟲轉過濠河，直向五穀場上奔去。陸會那裏肯捨，拔步飛也似的追到五穀場邊，和大蟲對了面。一冲一撞的鬥了多時，那大蟲漸漸的爪慢腰鬆。陸會正要下手，那大蟲回頭直向村後面奔去，他仍然緊緊追去。不多時，追到一家的家圃裏，那大蟲一探腰，伏在地下，動也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九十九回 寶草兔壯士遇知音 捉山貓英雄逢勁侶

110

不動。他却也疲倦了，站在大蟲的面前，一手叉腰，一手執劍，喘息不止。他兩個熬了多時，陸曾一縱身，掄劍就刺。那大蟲霍地跳了起來，舉起右爪，劈面抓來。他將頭一偏，讓過牠一爪，跟手還牠一劍。那大蟲吼了一聲，跳開了數丈。他追上來，又是一劍。那大蟲就地一縱，四足離地，足有四尺多高。他趕緊往邊一穿，差不多剛立定脚。那大蟲張開血盆似的大口，搖一搖頭，就要來咬。他忙將身子往後一縮，冷不提防腳底下絆着一塊石頭，便立脚不穩，堆金山倒玉柱的跌了下去。那大蟲趕過來，兩爪搭着他的肩頭，張口就咬。他急用劍削去。只聽噹啷一聲，那大蟲的下額，被他削去。那大蟲受了痛，沒命的把頭一埋，正埋在他的胸口。這一撞，他却吃不消了，便不知不覺的昏厥過去。幸虧那隻大蟲也就死於非命了。不表他昏厥過去，再說這花圃裏主人，姓孫名扶，乃是一莊的首領。他在三十九歲的時候就死了，祇留下他的夫人童氏，和一個女兒，小字壽娥，並有良田千頃，富爲一縣之冠。童夫人自丈夫死後，恐怕有人想謀產，害她們母女兩個，所以請了二十個有武藝的人，在家保護。今晚聽說西穀山的賽獫狻，撞到他們的村上來，吃了好幾個人了，不禁魂飛膽落，忙分付一班保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家的，前門十個，後門十個，加意防範。母女兩個，却躲到後面一座高樓上。恰巧陸會趕到她們家花園裏和虎惡鬪，她們看得清清楚楚。後來見陸會與虎全倒在地下，動也不動，童夫人與壽蛾一同下樓，喊一班家丁到花園裏去看看究竟。那守後門的十個人，各執兵器，蜂擁向花園裏而來，瞥見一隻頭如笆斗，腰廣百圍的大蟲，倒在血泊裏，不禁嚇得倒抽一口冷氣，一齊回身要走。有一個喊道：牠已經死了，怕的什麼呢？衆人齊道：你不用來搗鬼，那大蟲是不曾死，休要去白送了性命罷。那人笑道：你們難道全是瞎子嗎？兀的那地下不是大蟲的下額麼？牠如果是一隻活的，見你們來，還這樣的文風不動麼？衆人聽他這話，很有道理，便一齊立定了脚步，再仔細一看，那大蟲的身傍邊睡着一個人，手裏還執着一把雪亮的青鋒劍呢。有一個說道：怪不道這大蟲丟了性命，差不多一定是這個人將牠刺死的。衆人齊聲道是。這正是：

一燈如豆行將熄，

幸遇添火送油人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百回 妙手侍茶湯落花有意 冰心明禮義流水無情

一一二

章帝既識隱私，當然務絕根株，方不致貽害於後世；而竟留大寶而不深究，斯誠何心，吾不得而知矣。搜宮之後，戛然中止，遽述及七十年後之事，讀者得毋嗤其首尾不顧乎？然而不然，斯書固非爲竇氏而著者，得當而止，宜也。吾評至此，有人詢余曰：以章帝之事實，突叙至桓帝，又將何說？余曰：此陳倉暗度章法也。夫著小說，貴乎有精采，不貴乎循循敘事。若依史做去，既乏精采，且有蛇足之譏，質之讀者，以爲然否？

第一百回 妙手侍茶湯落花有意 冰心明禮義流水無情

却說衆人在月光之下，只見那一隻已死的大蟲左邊，還有一個人臥在地下，有個家丁。用手一指道：兀的那地下不是一支寶劍麼？這人一定是與這畜生奮勇惡鬪的；如今是受了重傷，倒在那裏，不知死也不會。衆人道：管他死不死，我們且去看看。說着，大家一齊攏近來。七手八脚，先將一隻死大蟲拖在一邊，然後有一個人走過來，在陸會的心口一探，忙道：這

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人沒有死呢，心口還不住的跳喇。他說罷，又在陸會的嘴上一摸，果然還有一絲游氣。大家便分開來，一面擡着大蟲，一面擡着陸會，一逕向前面而來。不多會，走到百客廳後面的一間小書房門口，就有一个人說道：你們可將這人先擡到書房裏的榻上放下來，先去到太太那裏請示辦法。衆人稱是，便將他送到書房裏的榻上安置下來，那大蟲就擺在書房門口的階沿下面。有兩個家丁，飛也似的上樓去報告了。不多時，童老夫人帶着壽娥和一羣婢女，慢慢的走了近來，見了那隻死大蟲，不禁倒退數步。那羣僕婦嚇得忙不迭的就要回身躲避。有個家丁喊道：老虎死了，請你們不要害怕罷。衆婢女才止住脚步，一齊說道：天哪！出身出世，從未看見過這樣大的老虎呢。童老太太携着壽娥的手，向衆人問道：你們將那打虎的漢子，放在那裏去了？衆人一齊答應道：放在書房裏面呢。童老太太聽說，不覺勃然大怒道：你們這起奴才，真不知高下，憑空的將那個漢子放到小姐的書房裏去做什麼呢？隨便將他放到什麼地方就是了。衆人嚇得互相埋怨着，不應將他擡了進來的。倒是壽娥開口說道：娘啊！你老人家這話未免忒也冤枉人了，女兒的書房，又不是繡房，人家命在呼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百回 妙手侍茶湯落花有意 冰心明禮義流水無情

一一四

吸，別的地方也沒有床，放在這裏，也沒有什麼不是之處，難得人家有這樣的好心，肯出力爲衆人除害，難道我們這一點功德，反爾不能做麼？她說罷這番話，童老太太連連說道：我的小姐，這話果然有見識，而且又有良心，倒是我錯怪了他們了。她聽罷，取出手帕，將櫻口一掩，向衆家將嫣然一笑，隨着童老太太走進書房，只見臥榻上睡着一個二十內的男子，頭戴六楞英雄帽，上身穿着一件豹皮密扣的緊身小襖，下面穿着一件繡花棍褲，足上登一雙薄底的快鞋，腰裏懸着一只空劍鞘，一張英俊秀麗的臉，着實惹人憐愛，可是緊閉雙目，半聲不響。她打量了半天，不禁將一股純潔的戀愛，從足上一直湧到頭頂的上面。她不由的開口問道：這人究竟死與未死？衆人一齊答道：心頭尚跳，嘴裏還有一絲熱氣呢！她便向童老太太說道：如今既然將人家擡到這裏，當然救人救徹，須要趕快想出一個法子來，將人家弄活了才行呢！童太太道：那個何消你說得，我自自有道理。童老太太便對一個家將說道：你快些到西村去將白郎中請來。她這句話還未說完，壽娥忙道：我的太太，你老人家又亂來了。童老太太道：他這個樣兒，不請先生來替他診視診視，難道就會回生麼？她急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道：我們太太遇事真會胡纏，人家又不是生病，需不着郎中先生來診視，眼見這人是與大蟲鬪了多時，受了重傷，或是有別的原因，也未可知。童老太太笑道：我真老糊塗了，還是小姐這話說得是；我看如其受了重傷，我樓上還有參三七，這東西能够蘇筋活血的，要是拿出來給一點他吃吃，倒也很好的。她點頭笑道：這法子倒不錯；但是人家命在頃刻，就請老人家去拿罷。童老太太連忙答應，走出了門，逕上樓去取參三七了。這裏壽娥忙指點衆人，將他扶了坐起來，自己便走到榻前，一歪身子坐了下來，捏着一對粉拳，在他的背上輕輕的敲個不住。不多一時，陸會才微微的蘇了一口回氣，將眼睜了一睜，復又閉起，又停了一刻，才算將那股飛出去的魂靈收了轉來，睜眼仔細一看，只見自己坐在一張極其精緻的繡榻上，那屋裏擺設得金光燦爛，華貴非常，還有多少人挺腰凸肚的站在榻前，自己好不詫異，暗道：這算奇了，我方才不是倒在那家花園裏的草地上麼？怎的一昏迷，就會到這裏來呢？不要碰見了鬼麼？他正要開口問話，猛的覺得後面有人替他捶背，不由的回頭一望，只見一位千般嫵娜，萬種艷麗的女郎，坐在他的身後，正捏着粉似的拳頭，給他背上輕輕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百回 妙手侍茶湯落花有意 冰心明禮義流水無情

一一六

的敲着呢。他不禁大吃一驚，心中不住的突突亂跳，忙問道：小姐何人，救我性命？她見他問話，便住了手，立起來，婷婷嬈嬈的走在臥榻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，先用那一付水瑩瑩的眼睛，向他一飄，然後說道：你休問我，請將你的名姓說與我聽聽看。他忙說道：小子姓陸，名曾，只因昨晚村上鬧着捉虎，我也就出來幫助了；不想那一班捉虎的人，都是些衣架飯囊，一點用處也沒有，只是在一起吶喊示威，却沒有一個膽大出來，和那畜生見個高下。當時小子見那畜生已經傷害二人，若不上去奮勇擒捉，恐怕那畜生得步進步，那麼全村的人都要受他的影響呢；所以將生死置之度外，上前和那畜生廝拼，滿想一劍將那個畜生結果了，也好替大家除害；不料那畜生竟厲害非凡，和牠一沖一撞，足足鬪了八十餘合，莫想近牠的跟前；牠以後便奔到了一家花園裏，我也跟着牠趕到花園裏，那時我也就下了決心，非要將那個畜生結果了，才回去呢，在花園裏鬪到分際，被我一劍將牠的下頷削去；可是那畜生受了痛，沒命的向我一撲，我避讓不及，竟被牠撲倒在地下；那時我也不指望有性命了，昏昏的不知何時到這裏。請問小姐尊姓大名？衆家丁便抬着將上面的事情說了。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一遍，又將她家姓名告訴與他。他十分感激，正要下床拜謝，剛一擡身子，那兩脇下面奇痛異常，禁不住復又坐了下來。她坐在他的對面，見他這樣，已猜到他要拜謝，見他方要下床，眉頭一皺，却又坐了下去，便料定是身上那一部分受了重傷，忙道：將軍奮威，將這畜生除掉，村上受惠匪淺，奴家也感激無地了，不要拘那些無謂的禮節，反使奴家中難受，請靜養身體罷。她說罷，香腮帶笑，杏眼含情，不知不覺的又向他的打過了一個照面。陸會抱拳當胸，口中說道：垂死蒙救，再生大德，不知何時才能報答於萬一呢！她忙答道：將軍那裏話來？請不要如此客氣。她剛剛說到這裏，童老太太扶着一丫個頭，走了進來，見他已經甦醒過來，自是歡喜，忙向壽娥說道：參三七我記得樓上有一大包的，不知道被他們拖拉到什麼地方去了，我尋了半天，竟沒有得着；這裏帶來三錢老山西蓀，我想這東西，他也可以吃的。壽娥道是：陸會正在與她說話的當兒，瞥見走進一個六十多歲滿面慈祥的老太太來，他便料瞧着一定是童夫人了，他便說道：太太駕到，小子身受重傷，不能爲禮，萬望太太恕罪。童夫人忙道：不須客氣，不須客氣，你是個病人，趕緊睡下去躺着，養養精神，我決不怪你。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百回 妙手侍茶湯落花有意 冰心明禮義滴水無情

一一八

的。陸曾又千恩萬謝的告了罪，才躺了下來。童太太忙命丫頭將老山西棧，拿去煎湯，自己將椅子拉到榻前坐下，問道：你姓什麼？陸曾道：承太太問，賤姓陸。她又問道：你叫什麼名字？家裏共有什麼人？他道：小子名曾，家嚴家慈，在小子三週的時候棄世了。她道：可憐可憐！你們的父母棄世得早，可是誰將你撫育得成人的？他流淚道：自從家父母歸西之後，小子那時，人事還未知，終日嗷嗷的啼哭，要飯要茶的；那一班鄰居，因為年歲荒歉，俗語說得好，只添一斗，不添一口，誰也不肯將人家的子孫，拉到自己家裏去撫養，後來連喂養的奶姆都走了；小子在赤地上啼哭了幾天，一粒米珠都沒有下肚，忽然來了一個老和尚，將我抱去，抱到他們的菴中，朝茶暮水的，一直將我撫養到十三歲。他說到這裏，童太太合掌念道：阿彌陀佛，天下竟有這樣的好和尚，還怕他不成佛麼？陸曾見她念着，便住口不說。她忙道：以後怎樣的？你再說下去。陸曾繼續說道：那和尚法名叫修月，生成一身好武藝，他在沒事的時候，便教我各種武藝；我到了十四歲以後，便漸漸的知道人事了，以為修月老和尚待我這樣的恩情，還能忘却麼？便三番二次的和他說：我是一個沒爺沒娘的苦鬼，承師父將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我撫育到這樣大，天高地厚的恩情，再也不能報答的了，但願削髮入山，隨師父做一個供應驅使的徒弟，聊報洪恩於萬一。誰知他道：你不要如此；我看你這個樣兒，並非是空門中人，將來富貴場中不難得着一個相當的位置；我們出家人，慈悲爲本，方便爲門，施恩於人，還望報答麼？下次千萬不要如此才好呢。那時我再也不去相信他這些話，仍然請他收我做門下的生徒，他再也不肯，並且對我說道：你這孩子，太也不自省悔了，我幾曾和你說過一句空話的；我的徒弟，也不計多少了，難道單獨就不肯收你麼？因爲這入空門的一流人物，都有些道理的，你本是名利場中的客，怎能够自入空門呢？我就強自將你收錄下來，不獨減你的壽算，而且又違及天意，雙方均蒙不利呢。我聽他這些話，料想他是一定不肯收我了，只得將入空門一層事情，高高擱起。到了十七歲的當兒，修月老和尚便向崑崙山去修道了，那時我又要隨他一同去，他再也不准我去，只得留在他的菴中，成日家沒事可做，便到各處山裏去打獵；打了些野色，便到洛陽城裏去換些米和酒，苦度日月。在去年八月裏，遇着一個姓吳的，他也是個打獵的，端的十分好武藝，而且待人又十分和藹可親，也和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百回 妙手侍茶湯落花有意 冰心明禮義流水無情

110

我一樣的無爺無娘，一個人兒，他的性情和我纔合得來，二人便結拜了，他便教我搬到他的家裏，和他居住；我們兩個人，差不多在一起有一年多了，雖然是異姓兄弟，比較同胞的確還要親近十分呢。他將這番話說完了，童老太太光是點頭嘆息不止。這時有個丫頭，手裏托着一個金漆的茶盤，裏面放着一隻羊脂玉的杯子，捧進來向童老太太說道：西棧已經煎好了。童老太太忙道：捧與這位陸哥兒，叫他吃了罷。她說罷，便回過頭來，向他說道：哥兒！這西棧茶最補人的，你可吃了罷。陸哥兒忙謙謝着，要坐起來。壽娥忙道：不要坐了，現在不能動彈，還經得起坐睡下的麼？她說罷，便起身將盃子輕輕的接了過來，走到榻前，將盃子送到他的唇邊。陸哥兒慌忙用手來接。她笑嘻嘻的說道：你可不要客氣了，就在我手裏吃了罷。陸哥兒見他這樣，倒不覺十分慚愧起來。被她這一說，又不好伸手來接，滿臉飛紅，只得就在她的手裏三口兩口的吃完，便向她謝道：罪過罪過。她也斜着眼向他一瞞，笑道：用不着客氣了。她說着，退到原位置上坐下。大家又談說了一會子，不覺天色大亮。這時却忙壞了吳古了，見陸哥兒出去打野獸，一夜沒有回來，他在夜裏因為酒吃得太多了，倒還未十分在意。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再等他一覺睡醒，已是東方日出了，他見陸會未有回來，不禁大吃一驚，一骨碌跳起來，出門去尋找。他出了門，由東村尋到西村，那裏見陸會一些影子。他真着了忙。那村上的人家，差不多還未有一家開門，都是關門大吉，估量着還只當大蟲未死的呢。吳古尋了半天，仍然未見他一些踪跡，心中焦燥到十二分，不禁大聲喊道：誰看見我的兄弟陸會的，請你們告訴我！誰知他喊得舌枯喉乾，再也沒有一個人出來答應他一聲的。他可急壞了，又兜了一個圈子，轉到西邊的深林子裏面，瞥見一個半截尸首倒在那裏，頭和肩膀都不知去向了。他不禁嚇得一大跳，料想這尸身一定是陸會無疑了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蹲下來抱着下半截尸首，大哭如雷。不多時，猛的有一個人，在他的肩頭上一拍，說道：你這漢子，發什麼瘋病，這尸首是我家兄弟，昨晚被大蟲咬死的，要你在這裏哭什麼？他聽說這話，便仔細一看，果然不對，不禁站起來說道：晦他娘的烏氣，別人家的死人，我來噉陶，恐怕除了我，再也沒有第二個了。他說罷，垂頭喪氣的走了；再到村裏，只見家家已經開門，三個成羣，五個作伴的，在那裏交頭合耳的談個不住。這衆人的裏頭有一個癩痢頭，晃着腦袋，向大家笑道：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誰不知大蟲的厲害，偏生那個牛子，滿口大話，他要去沖大頭蝦，如今大蟲也不見了，那牛子也不見了，我想一定到閻王那裏去吃喜酒了。又有一個說道：那個傢伙，未免忒也不自諒，我們還勸他不要去的呢，偏是他要去送死，却也怪不得別人了。又有一個道：話不可以這樣的說法，他如其果真沒有本領，還敢這樣的大膽麼？死沒死，還沒有一定。那個癩痢頭將禿頭袋一拍，說道：你還在做夢呢，那隻大蟲何等的厲害，十個去，包管十一個送終。那人道：送終不送終，也要算人家一片熱心，萬不能說人家自己討死的。吳古聽衆人議論紛紛，一頭無着處。他正要向衆人詢問昨晚的情形，瞥見有兩個人，從西邊飛也似的奔了過來，對他們大聲說道：好了好了，昨夜大蟲被那個小英雄在孫家花園裏打殺了，現在孫府裏面呢。衆人聽說，一齊搶着問道：這話確的麼？他道：誰來哄騙你們呢！如果不信，孫府又不是離這裏有一百里的，你們何妨就去看個究竟呢！大家聽了，也無暇多問，一齊擁向孫府而來。更有那吳古跑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；不多時，進了孫府，見大蟲果然打死。衆人七張八嘴的說個不住，誇贊的，佩服的，不一而足。吳古聽孫府的家丁說陸曾未死，受了重傷，現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在書房裏面，不禁滿心歡喜，大三步，小兩步的走進書房，見陸會躺在榻上，好像陡得一方金子似的，搶過來，一把扯着他，口中說道：我的兄弟，尋得我好苦啊！陸會見他來，心中也甚歡喜，便將以上的事情告訴與他。他便問道：童老太太現在什麼地方，讓為兄先替你去謝謝人家要緊。陸會用手一指道：坐在對過炕上的就是她老人家。他聽了，便轉過身子朝着童老太太撲通跪下，磕一陣子頭，口中說道：承太太的盛情，將我的兄弟救活，我在這裏替太太磕頭。童老太太忙教他起來，對他笑道：你也不用客氣；你們兄弟有這樣的好心，為衆人除害，我們難道連這一點兒都不能效勞嗎？吳古又千恩萬謝的一回子，便轉過身子對陸會說道：兄弟！你在人家這裏，終有許多不便，倒不如背你回家去養息罷。童老太太正要開口，壽娥搶着答道：吳大哥！你這話未免忒沒有見地了；他是個身受重傷的人，怎能給你背回去呢？而且你們家裏除了你，還有第二個人來服伺他麼？在我家雖然伺候不週些，比較你家，我敢說一句，總要稍好一些的；如果陸大哥見疑，或是我們這裏蝸仄，那麼我們也不敢過於強人所難，即請回府罷。陸會忙道：小姐那裏話來！感蒙大德，報答有時，小子一向

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一〇一回 人面獸心竟爲竊玉客 忠肝義膽甘作護花人

一二四

不喜裝模做樣的，辜負人家一片好心，小子就老實在府上叨擾幾天罷。她聽說這話，不禁滿臉笑容，說道：對呀！要這樣才好呢！童老太太便對吳古道：吳大哥，你請過來，我要與你商議一件事。這正是：

佳人情熱殷勤甚，

壯士冰心喚奈何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本回筆法頗不易着手，而著者能應付裕知，何等奇絕！寫一陸會，儼然一少年英雄；寫一吳古，儼然一直腸阿憨，誠樸之狀，直欲活躍紙上。寫一童嫗，儼然一慈祥老婦，而口吻逼肖，入木三分。寫一壽娥，妖淫之態，深刻如畫。以如此之雜湊成章，無一筆苟且，涇渭顯然，絕不相混，腕下豈有神鬼哉？

第一〇一回 人面獸心竟爲竊玉客 忠肝義膽甘作護花人

話說童老太太用手向吳古一招，嘴裏說道：你且走過來，我有話與你商量。吳古便走到她



的跟前，躬身問道：太太有什麼話，只管請講罷。童老太太笑道：我有件事要奉請，不知你們兩位肯與不肯呢？吳古道：老人家有什麼事情，說出來，我們只要辦得到，沒有不答應的。她道：我們這裏保家倒不少，可是要有十分真正的本領，却很少的！在我意思，想請兩位不要回去罷，就在我們這裏，不過是怠慢一些吧，每年也奉贈點薄酬。她說到這裏，吳古忙道：你老人家趁早不要講酬贈不酬贈的，我們不在府效勢便罷，既在這裏，還望大太賞賜麼？不過我雖然肯在府上效勞，可是我的兄弟，未知他的意下如何呢，待我先去問問他，如果他答應，我是無可無不可的。他說着，轉身向陸會笑問道：兄弟！你方才聽見麼？太太要留我們在府上效勞，這事你看怎麼樣呢？陸會笑道：你是個哥哥，什麼事情全由你，我還能作主麼？你答應，我就答應。壽娥拍手笑道：倒是兄弟比較哥哥來得爽快。她說着對吳古笑道：你也無須儘來推三阻四的了。吳古道：只要我們兄弟答應，我還不答應麼？童太太見他們全答應了，不禁滿心歡喜，便向吳古說道：你可回去將屋子裏的東西一齊送到這裏罷。吳古笑道：不瞞太太說，我們的家內，除却四面牆壁而外，却再沒有什麼要緊寶貴的東西了；我回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一回 人面獸心竟爲竊玉客 忠肝義膽甘作護花人

一二六

去將門鎖一鎖，就是了。他便辭了童老太太回去，將門鎖好，回到孫府。童老太太便命在自己的樓下，收拾出一個房間來，與吳古居住；又在壽娥的樓下，收拾出一個房間，給陸會居住。她的用意，不過因爲他們兩個本領實在不錯，所以將他們的房間設在樓下；如果有了變動，以便呼應。陸會便送到壽娥的樓下居住。這一來，却是有人在背地裏埋怨了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衆保家的中間，有一個名叫盛方的。他本是一個落草的強盜出身。在去歲八月裏的時候，聽說孫府要請他保家，他暗想自己做這個不正的勾當，終非了局，便投奔在孫府裏面效力。他本來是個無賴之輩，見了她家這樣的豪富，眼裏早已起了浮雲，三番四次的想來施展手腕，露出本來的猙獰面目來；無奈童太太待人寬厚，沒有地方可以尋隙。而且還有那一干保家的，雖然沒有什麼本領，但是比較平常人，終有些三腳貓，所以他雖然有這樣的野心，可是受着種種不能昧良的逼迫，只得打消他的壞意。但是他見了壽娥這樣的姿色，而且舉止風騷，沒有一處不使人傾倒，試想這樣的匪徒，能不轉她的念頭麼？成日價遇事都在壽娥面前獻殷獻勤的。可是自己的品貌，生得不揚，恁他怎樣去勾搭，壽娥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總是淡淡的，正眼也不去瞧他一下子。看官們試想，壽娥雖然是個淫蕩性成的女子，但是尚未破瓜，對於固中滋味，尙未領略，而且誰沒有一個喜美惡醜的心呢？她就肯毅然和這個言語無味，面目可憎的粗貨勾搭了麼？但是這盛方見她不理，還只當她是個未知事務的女子，含羞怕愧呢，兀的嘻皮涎臉的和她纏不休。她本是一個楊花水性的人，有時也報他一笑。這一笑倒不打緊，那盛方只當是有意與他的呢，渾身幾乎麻木得不知所云。其實她何常是實心與他顏色的，不過是見他那一副尊容，不由的惹人好笑罷了。盛方竟得步進步的來勾搭了，有時竟將那心裏的說不出的話，和她很懇切的求歡。她想本要大給他一個拒絕，無奈自己的生命財產，完全繫在他們一班人手裏，所以不敢過於決裂，只得若即若離的敷衍着。這樣的混下去，把個盛方弄得神魂顛倒，欲罷不能，那一股饑涎，幾乎拖到腳後跟。可是日子久了，她仍是飄飄忽忽，不肯有一點真正的顏色露了出來。盛方不免有魚兒掛鼻，貓兒叫瘦之感，真個望梅止渴，畫餅充飢，每每的碰見了她，恨不能連水夾泥吞了下去，每在背後，自己常常的打着主意，決定去行個強迫手段；可是見了她，饗如吃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一回 人面獸心竟爲竊玉客 忠肝義膽甘作護花人

一二八

了迷魂藥似的，就失了原有的主意，消滅到無何有之鄉了；再等她走了，就後悔不迭的，自己埋怨自己。這個頑意兒，不知弄了多少次數，仍然是湯也沒有一湯，他可急煞了。有一晚上，盛方吃了飯，正要上夜班去守後門，他剛剛走到百客廳的後面，三道腰門口，瞥見有一個人從樓上下來。他在燈下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却原來就是急切不能到手的她。他可是先定一定神，自己對自己說道：盛方！你的機會到了，今天再不動手，恐怕再也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。他正自嘖咕着，不防被她句句聽得清楚，嚇得連忙回身上樓而去。盛方一毫也未知覺，低着頭只是在那裏打算怎樣動手咧。不一會，只聽得有個人蹬蹬的由樓梯上走了下來，背着燈光，一逕向他面前走來。他可是一時眼花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上前一把將她往懷中一摟，口中說道：今天看你可逃到那裏去？他剛說了一句，猛聽得一聲顛巍巍的聲音，向他說道：盛方！你將老身抱住，意欲何爲？盛方忙仔細一看，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趕緊將手放下，默若木雞的站在一傍，垂手侍立，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你道是誰，卻原來就是童老太太。停了半晌，童老太太開口問道：盛方！你方才是什麼意思呢？他眼珠一轉，計上心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來便對她撒謊道：我剛吃過晚飯，預備後面去上班的。瞥見一個黑影子從前面出來，我還當一個竊賊呢，所以上前來擒捉，不想原是太太。我實在是出於無心，萬望太太恕我魯莽之罪。他這番話竟將童老太太瞞過去了，連道：我不怪你，這是你們應當遵守的職務。她又獎勵盛方一番，才到前面去。盛方嚇得渾身冷汗，不禁暗暗的叫了一聲慚愧，不是我撒下這個瞞天大謊，今天可不是要出醜了麼？真奇怪了，我明明的看見她下樓的，怎的一轉，就不見了，莫非是到後面去了麼？他疑神見鬼的，到後面又尋了一會子，那裏有一些踪跡呢！他十分納悶。到了第二天的飯後，只見她又從樓上走了下來，他便涎着臉上去問道：小姐！你昨晚是不是下樓來的麼？她聽說這話，心中明白，便正色的答道：我下樓不下樓，與你何關？要你問的什麼呢？她說罷，盛方滿臉飛紅，停了半天，才搭訕着笑道：我昨晚似乎看見你從樓上走下來的，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了？我心中疑惑不決，所以問你一聲的。她也不答話，下了樓，逕向後面而去。盛方萬不承望她竟這樣正顏厲色的，心早灰了半截；但是停了半天，忽然又想起她那一副聲音笑貌來，不禁又將那個念頭從小肚子下面泛了起來，暗道：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一回 人面獸心竟爲編玉客 忠肝義膽甘作護花人

一三〇

大凡女子要和我們男人勾搭，萬萬沒有一撮就成功的道理；她既然給了我多少顏色，或者是有意與我，也未可知呢；如其說她真正有意與我，那麼她今天見了我，又爲什麼這樣的冷如冰雪呢？他躊躇了半天，忽然轉過念頭，自己對自己說道：盛方！你忒也跋極了，這一點過門，你竟不能了解，還在風月場中算什麼健將呢？我想她一定是用着一種欲擒故縱的手段來對我的，心上確然有意，可是她終是個女孩子家，不好意思向我怎樣的擺出什麼顏色來呢；她不是向後面去了麼，我且去和她着實的碰一下看，如果真沒有意思，那時我自然看得出來的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一逕向後面尋踪而來，一直尋到後面的花園裏，只見她和兩個丫頭，在那園內游玩；兩個丫頭一齊在假山石下，坐在那裏猜數作耍；她一個子却在綠睛軒的東邊，背着手，正在那裏賞玩梅花。他躡足潛踪的溜到她的後面，一把將她往懷中一摟，笑道：你今天可要依從我一件事情。如不然，我決不放手。壽娥正在那裏玩賞梅花，那裏提防從後面猛的被他一摟，大吃一驚，轉過粉頸，正要開口，又是一吻。把個壽娥氣得柳眉倒豎，杏眼睜圓，厲聲問道：盛方！你作死了，越來膽越大了，竟來調戲我了；還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不放手，休要嘔得我氣起，馬上喊人，就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他笑嘻嘻的說道：小姐！請你不要拿大話來嚇我；須知我盛方也是個花月場中的老手，什麼頑意兒，我都了解明白，無須再來粧腔做勢的了，請你快一些答應我吧；我也不是一個不知趣的，只要小姐可憐我，雖然粗魯些，斷斷叫你滿意就是了。壽娥暗想道：我要是不答應他，他一定是不肯甘心將我放了；如其答應他，我就能輕輕的失身與這個不尷不尬的匹夫嗎？她柳眉一鎖，計上心來，便對他說道：你真有心愛我麼？他聽說這話，真個是喜從天降，忙道：我怎麼不愛你呢？不瞞你說，自從見了你，差不多沒有一時一刻，將你忘掉了。她笑道：既是這樣，你且放手，我有兩樁事告訴你，隨你自己去斟酌好麼？他聽說這話，就如奉到聖旨一般的諾諾連聲，忙將她放了。她道：你今天要和我怎麼樣，那是做不到的，因為我們爹爹死了還沒有三年呢；你果真愛我，目下且不要窮兇極惡的，等到三年過了，我自願嫁給你，如何？不獨你我了却心願，就是你也白白的佔着一份偌大的產業；你不從我的話，今天一定要強迫我，做那些勾當，老實對你講一句罷，你就是將我殺了，莫想我答應的。他聽說這話，便信以為真，忙答道：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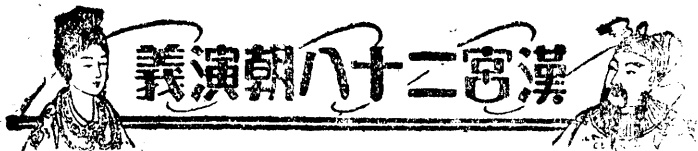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一回 人面獸心竟爲竊玉客 忠肝義膽甘作護花人

一三二

蒙小姐的一片好心，我盛方也不是畜生，不知好歹的；小姐的好意，難道我就不曉得麼？照這樣說，就遵小姐的示便了。她又對他說道：但是還有一句話，要交代你，你可要遵辦？他連忙問道：什麼事，只要小姐說出來，我沒有不遵辦的。她道：就是你這鬼頭鬼腦的，不管人前背後，烏眼鷄似的，都要動手動腳的，自此以後，不准再犯這個毛病。他忙道：遵示遵示。她說罷，便喊那兩個小丫頭，一逕回樓去了。他見她去了之後，那一副狂喜的樣子，可惜我的秃筆，再也描不出來。他自言自語道：我本就料到我那心肝，小性命，小魂靈，一定有意與我了。等到三年之後，不獨和小魂靈在一起度快活日子呢，還有許多房屋田地，驟馬牛羊，錦衣玉粟；我的老天哪，還有一庫的金元寶，銀元寶，一生世也受用不盡，留把兒子，兒子留把孫子，千年百代，我盛家還不是永遠發財麼？他夢想了一陣子，不禁歡喜得直跳起來。他正在這得意的當兒，不提防有個人在他的腦袋上拍了一下子，然後笑道：你發的什麼瘋，儘在這裏點頭晃腦的。他被他拍了一下子，倒是一嚇，忙回頭看時，原是同伴魯平。他不禁笑道：我快活我自快活，我有我的小鼻子，小心肝，小肉兒，與你有什麼相干呢？他數蓮花似的說



上一大陣子，魯平笑道：「你看他不是數貧嘴了麼？今天究竟爲什麼事情，就快活得這樣的厲害啊？」他將頭搖得好像博浪鼓一般的說道：「沒事沒事，與你沒有什麼相干。」魯平笑道：「不要着了魔啊，且隨我去吃老酒。」他便高高興興的隨他去吃老酒了。光陰易過，一轉眼到了第二年的臘月了。他度日如年的，眼巴巴的恨不得三年化作三天過去，好早些遂了慾望。不料憑空來了一個陸會，起首他還未十分注意，後見壽娥步步的去趨奉他，將自己理也不理，才大吃其醋，但是表面上，還不敢十分過露神色，心裏本已恨之切骨了；再等到陸會的臥房搬到她的樓下，那一股酸火，從腳心裏一直湧上泥丸宮，再也按捺不下，暗暗的打定了主意，便對同伴說道：「你們看見麼？這姓陸的與吳的，是現在才來的，太太和小姐什麼樣子的恭維他們，將我們簡直看的連腳後跟一塊皮還不如呢，試想我們在這裏還有什麼趣呢？」衆人道：「依你怎麼辦呢？」他道：「依我辦，太太和小姐恭維他們，不過是贊成他們的武藝，別的也沒有什麼；我想今天飯後，將姓陸的姓吳的一齊帶到後園，名是請他們指教我們的武藝，暗裏在他們不提防的當兒，把他們殺死，不是顯我們的本事比他們好麼？」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二〇一回 人面獸心竟爲竊玉容 忠肝義膽甘作護花人

一三四

他們死了，還怕太太不轉過來恭維我們嗎？衆人聽他這話，一齊道好。到了飯後，他便去請吳陸到後園去教導武藝。陸曾吳古那裏知道他們的用意不良，便一口答應下來。這時童太太和壽娥聽說陸吳二人，今天在後園裏教導大家的武藝，便也隨來看熱鬧。到了園裏，十個家將，兩傍侍立。陸曾對吳古道：大哥，你先去教他一路刀法罷。吳古笑道：偏是不巧，這兩天膀子上起一個癩，十分疼痛；你的武藝，却也不錯，就是你去教，也是一樣的。盛方本來是不注意吳古，見推舉他，正中心懷，忙對他道：就請陸將軍來指教，也是一樣的。陸曾不知是計，便走了過來，向他們抱拳當胸說道：兄弟粗知幾手拳腳，幾路刀槍，並不是十分精鍊的，承諸位老兄看得起，一定叫兄弟出來獻醜，兄弟只得應命了；可是有多少不到之處，還請諸位原諒一些才好呢。衆人都道：陸將軍請不要客氣，你的武藝，諒必不錯，就請賜教罷。陸曾笑道：那一位仁兄請過來，與兄弟對手，還是兄弟一個人動手呢？他還未說完，盛方手握單刀，一縱身跳入圈子，口中說道：我來領教了。他說着，冷不提防，迎面一刀刺去。陸曾大吃一驚，便知道他們一定是不懷好意了，趕緊將頭一偏，讓過一刀，飛起一腿，正中在他的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手腕。只聽得噲啷一聲，一把刀落在地上。陸會何等的靈快，趁勢一把將盛方領頭抓住，一手揪着他的腰韃，高高的舉起，走了數步，將他往地下一放，笑道：得罪得罪。他滿面羞慚，開口不得。那一班人嚇得將舌頭拖出來，半晌縮不進去，誰也不敢再來討沒趣了。面面相覷。陸會挨次耍刀弄槍的一陣子。大家散去。童老太太滿口誇贊。壽娥更是傾心佩服。到了晚上，盛方早打定了主意，暗想：自己今天被陸會丟盡臉面，料想那壽娥愛我的一片心，必然是移到他的身上去了。此時再不設法，眼見這個天仙似的人兒，要被別人佔據了。他暗自盤算了多時，猛的想出一條毒計來，暗道：今天直接到她的樓上，用一個強迫手段；她肯，已經失身與我，木已成舟，料想那姓陸的也沒有辦法了；萬一不肯，一刀將她結果了，大家弄不成。他打定了主意，背插單刀，等到三鼓的時候，悄悄的直向她的繡樓而去。再說陸會日間受了他們一個牢籠計，幸虧他的手脚快；不然，就要丟了他的性命。他暗自沉吟道：照這樣的情形，難免有岔子出來；他們這樣的來對待我們，一定是懷着妬嫉心了，萬一深夜前來行刺，那才措手不及呢。他想到這裏，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，坐在牀邊，又想了一會子，越

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一回 人面獸心竟爲竊玉客 忠肝義膽甘作護花人

一三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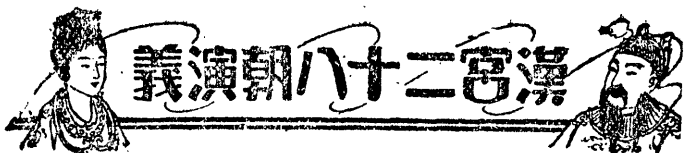
想越怕，便將單刀取下，擺在枕頭旁邊，和衣倒下；誰知心中有事，一時再也不能入夢，翻來覆去，總莫想睡得着。到了三鼓以後，正要起身小解，瞥見有一個黑影子，從門隙裏一閃，他曉得不對，連忙從牀上輕輕的坐起，取了單刀下牀，輕輕將門一開，只見那一條黑影子直向樓上而去。他更不敢怠慢，握着單刀，跟着也逕上樓來。到了樓門口，只見那條黑影子，立在房門口，用着刀在那裏攔門，從背後看去，好像是日裏那個人，他暗道：如果是他到此地來，是想的什麼心事呢？這正是：

饒君用盡千般計，

回首還防背後人。

要知後事如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好善惡惡之心，人孰無之。盛方一蠢物耳，竟欲登瑤台以旁神仙，何不自諒之甚耶？既遇勁敵而不思斂跡，不死何待壽娥？雖淫，然能擇人，尙非一般以肉慾爲目的者可比；而注意於陸會，不可謂其失着；但無知人之明，亦復可嘆。陸會一真正英雄也，一舉一動，正氣凜然，宜乎下文生出幾許波折也。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第一〇二回 屏上指聲芳心惕惕 窗前足影醋火熊熊

話說陸曾見他在那裏用刀攔門，心中暗想道：他到她這裏，准是轉什麼念頭的了，但是又帶着刀來做什麼呢？莫非與她有什麼仇恨麼？且不管他，在這裏但看他怎麼樣。他打定了主意，身子往後樓的板壁旁邊一掩，悄悄的看他的動靜。他此刻已經將門攔開，大踏步走了進去，只見房裏的燈光還未熄去，繡幕深沉，靜悄悄的祇聽得有鼻息之聲。他輕輕的溜到她的牀前，那一陣子的蘭麝香氣，從帳子裏面直發了出來，使人聞着，不禁魂銷魄蕩，不能自持。盛方此時，恍若登仙，用手輕輕的將帳子一揭，只見壽娥面朝牀外，正自香息微呼，好夢方濃，左邊一隻手露在虎皮被的外面，墊着香腮。那一種可憐可愛的狀況，任你是魯男子柳下惠復生，也要道：我見猶憐，誰能遣此哩！何況盛方是個好色之徒，不消說身子早酥了半截，不知怎的才好，心中一忙，手裏的刀，不知不覺的噲哪一聲，丟落在地板上。他大吃一驚，忙要蹲身去拾刀，瞥見她星眸乍閃，伸出一雙玉手，將眼睛揉了一揉，瞥見他立在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二回 驛上指聲芳心惕傷 窗前足影燭火驚驚

一三八

牀前，不禁一嚇，霍的坐了起來，厲聲問道：盛方！你半夜三更的到奴家的繡房裏來做什麼的？識風頭，快些兒下去；不要嘔得我氣起，馬上聲張起來，看你往那裏逃。盛方笑嘻嘻的說道：小姐！我實在等不及了；今天無論如何，都要請小姐可憐我一片真誠，了却我的素願，我就感激不盡了；遲早你總是我的夫人，何必定挨到那時做什麼呢？他說罷，虎撲羊羔似的過來，將她往懷中一抱。她抵死撐着說道：盛方！你敢是瘋了嗎？誰是你的夫人呢？你不要做夢罷；從前我不過是被你逼得沒法，給個櫃子你吃吃，想你改過的；誰想你這匹夫賊心未改，竟敢闖到我的樓上，用強迫的手段來對我；須知你愈是這樣，奴家越不遂你的獸慾，看你這匹夫怎樣我便了。盛方聽她這番話，只當春風過耳，仗着一身蠻力，將她按下，伸手便去給她解去下衣。她急得滿面通紅，拼命價的喊道：強盜！強盜！盛方忙伸手堵住她的嘴，一面自己忙着解衣。陸會在門外看到這會，將那股無名的業火，高舉三千丈，按捺不下一個箭步，跳進房去，大聲喝道：該死的奴才，膽敢在這裏做這樣欺天滅主的事情！可知我陸會的厲害麼？盛方聽說陸會兩個字，嚇得倒抽一口冷氣，連忙預備下牀逃命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後領頭被陸會一把抓住，撲地攢下牀去，摔得他眼花肉跳，發昏章第十一；跟着又被一脚踏在小腹之上。陸會喝道：「你這個奴才，主人待你那樣薄，竟敢幹出這樣的事來。」盛方被他踏着小腹，深恐他一着力，肚子裏貨色就要搬家了，動也不敢動，見他說話，不禁計上心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小人知罪，求陸將軍饒我初犯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陸會正要答話，冷不提防他一個鯉魚跌子，將右腿一屈，左腿一撓，直向陸會的左脅踢來。好個陸會，手明眼快，趕緊使了一個水底撈月的勢子，將他左腿抓住，隨手取出單刀，指着他冷笑道：「頗耐你這個狗頭，還敢在老爺的面前弄鬼麼？你如果再動一下子，登時請你到外婆家去。」盛方此時明知難以活命，便潑口對壽娥罵道：「我恨你這個賤人，見新忘舊；我盛方雖然死了，也要追你的魂靈，總不得讓你這個賤人，在這裏快活的。」陸會聽他這話，倒弄得丈二的和尚，摸頭不着，便厲聲喝道：「你這個刁惡的奴才，自己做下這喪心病狂的事情，還兀的不肯認錯麼？」他大聲說道：「姓陸的我和你也是前世的冤家，現在也用不着在這裏多來嚙嚙了，請你趕快結果了我，到來世我們再見就是了。」陸會聽他這話，更是莫名其妙，便向他喝道：「盛方，據你這樣說，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二回 屏上指聲芳心惕惕 曾前足影踏火熊熊

一四〇

敢是我和你作對，錯了麼？他冷笑一聲道：誰說你錯的，要殺便殺，不要指東畫西的；我盛方死後，都不能讓你們兩個人在一起快活就是了。陸會聽他這話，心中才明白過來，不禁勃然大怒道：好雜種！你將咱老子當着什麼人；不給個厲害，你還要信口亂咬呢。他說罷，用刀向他的右腿上一連擱了兩下子。好個厲害的盛方，連哼未曾哼一聲，咬緊牙關，向他說道：姓陸的是英雄漢子，就將俺一刀丟了，不要用小錢，俺盛方是捨得的。陸會冷笑一聲說道：那樣一刀請你回去，到便宜你這個奴才了。他們正在鬧得不開交的當兒，壽娥從牀上一骨碌起來，飛奔下樓去報信了。不多一時，衆家將聽說她的樓上有賊，一個個擎着兵刃，趕上樓來。童老太太扶着了頭，也跟上樓來。衆家將見被陸會捉住的，不是別人，却正是盛方。大家不禁吃了一驚，面面相覷，不知道究竟是一回什麼事。只聽得盛方向他們大家說道：我盛方死了，千萬請諸位要替我伸冤報仇；我就是九泉之下，也就瞑目了。他說罷，衆家將一齊向陸會責問道：盛方犯的什麼法，你就將他捉住了，腿上擱的這樣？陸會見衆人問話，便答道：諸位休問，我陸會也是寄人籬下，常言道：吃主子的飯，救主子難；如果無緣無故，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我陸會也不是發瘋病的，就來戕害同伴了。他說完這話，衆家將齊聲說道：他究竟是犯什麼罪，你也該宣佈出來，不能含糊糊糊的，就置他於死地。說罷，一個個的怒目相向，拔刀在手，大有一觸即發之勢。這時猛聽得外面發着顛巍巍的聲音，罵道：盛方你這個奴才，我那樣怠慢你的，竟敢做這些禽獸的事情。說着，大家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童老太太，和壽娥等一大羣子人，走了進來。衆人聽她這話，又見壽娥滿臉怒氣，星眸含淚，大家就料瞧着五分了。她們走到盛方的面前。壽娥纖手一指，潑開櫻口罵道：你這個匹夫，三番兩次在我面前鬼頭鬼腦的，我總沒有去理你，全指望你改過自新的，不想你這夫匹夫油蒙了心，膽大包身，竟闖到我的臥室裏來；要不是陸將軍她說到這裏，却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。童老太太更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喘吁吁的對陸會說道：陸將軍！趕快給我將這個匹夫結果了。她說罷，衆家將一齊跪下來，央求道：求太太從寬發放，他雖然一時之錯，還求太太念他前功才是。童老太太聽了這話，更加生氣，便道：好好，好，眼見你們這些匹夫，都是互通聲氣的，顯係想來謀奪我們孤兒寡婦的財產罷了。童老太太說罷，禁不住雙目流淚，嗚嗚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二回 屏上指聲芳心惕傷 窗前足影醋火煎膽

一四二

嗚嗚的哭將起來。衆人見太太動氣，誰也不敢再開口了。陸會對她說道：請太太暫且息怒，容我一言。童老太太拭淚問道：陸將軍有什麼見教，請講罷。他道：這盛方的罪惡，論理殺之不足以償其辜；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還望太太稍存惻隱之心，暫將他的雙眼挖去，使他成個廢人就是了。他說罷，太太含淚說道：老身昏邁，諸事不能裁奪，幸得將軍垂憐孤寡，遇事莫不重施恩澤；先夫在九泉之下，也要感激將軍盛德的。今天的事，隨將軍怎麼辦，我無不贊成就是了。陸會也不答話，用刀向盛方的右眼一挖，霎時眼珠和眼眶宣告脫離了；隨手又將左邊一只眼挖了下來，登時血流滿面。陸會在身邊取出一包金瘍藥，替他敷上，就令人將他擡到後面的一間空房子裏面，日給三頓，象養着他一個廢人。這樣一來，衆家將沒有一個不提心吊膽，一絲也不敢有軌外的行動了。陸會到了第二天，吃過午飯的時候，正要去睡中覺，剛剛走到大廳的東耳房廊下，迎面碰見了吳古，便笑問道：大哥！你飯吃過了沒有？吳古道：吃過了，你此刻到那裏去？他笑道：因爲夜來被那個狗頭鬧得一夜沒有睡，現在精神疲倦，正想去睡覺去。吳古笑道：且慢去睡，我有兩句話要問你。陸會忙道：什麼話？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吳古道：「昨天夜裏，究竟是爲着一回什麼事情呢？」他笑道：「你真默極了，這事還未明白麼？」他搖頭道：「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呢。」陸曾笑道：「那個盛方却也太沒天良了，吃人家的俸祿，還懷着野心去想壽娥的心事，今夜便到她那裏去，想用一個強迫的手段，不料碰着我了，這也許是他晦氣罷了。」吳古聽他這話，不禁將屁股一拍笑道：「兄弟！我真佩服你，遇事都比我來得機警。」他笑道：「還說呢，不是有個緣故，我夜來也不會知道的。」吳古笑道：「什麼緣故，你也是也想去轉她的念頭的麼？」陸曾聽得這話，不禁面紅過耳，忙道：「還還虧你是我的哥哥呢，這句話就像你說的麼？」他笑道：「那是笑話，兄弟你千萬莫要認真，究竟是爲着什麼緣故呢？」他道：「昨天我們在後園裏指導他們武藝的時候，有個破綻，你看出沒有？」他俯首沉吟了一會子道：「我曉得了，莫非就是那個盛方用冷刀想刺你的不成？」陸曾笑道：「正是啊！」吳古道：「我倒不明白，我們究竟和他們有什麼仇恨呢？」陸曾道：「你那裏知道，他們見我們在這裏，眼睛裏早起了浮雲了，估量着一定是妬嫉生恨，所以我昨天受了那次驚嚇，夜裏就步步留神，在牀上再也睡不着；到了三鼓的時候，就見他提刀上樓去了；還有一個笑話，那個狗頭，自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一〇二回 扉上指聲芳心傷傷 窗前足影離火煎煎

一四四

己存心不良，倒不要說，還要血口噴人，疑心生暗鬼，誣別人有不端的行爲，你道好笑麼？吳古笑道：他誣誰的？陸會道：我細聽他的口氣，竟像我奪了他的愛一樣，這不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麼？吳古道：凡事都不能過急，急則生變；譬如一隻狗，你要是打牠一兩下子，牠還不致就來回頭咬你的；你如果關起門來，一定要將牠打死，牠却不得回頭咬你了。陸會道：可不是麼？現在的人心，真是非常的靠不住；就像盛方這一流人物，還不是養虎成害麼？吳古嘆了一口氣，然後說道：兄弟！你的脾氣未免忒也拘直了；就像這個事情，不獨與你毫無利益，而且和這起奴才彰明較著的做對了，要是被外人知道，還說你越俎代謀呢！而且那起奴才，誰不與盛方是多年的老伴呢；你如今將他的眼睛挖去，他們難免沒有冤死狐悲之嘆，勢必不能輕輕的就算了，面上却不敢有什麼舉動，暗地裏怎能不想法子來報復呢！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的禍福，萬一上了他們的算，你想還值得麼？他這番話，說得陸會半晌無言，停了一會，才答道：我何嘗不曉得呢；可是情不自禁，見了這些事情，不由的就要橫加干涉了；但是他們這班死囚，不生心便罷，萬一再有什麼破綻，被我們看了出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來，爽性殺他一個乾淨，救人救到底，免得教她們母女受罪。吳古道：你可錯極了，人衆我寡，動起手來，說不定就是必勝的。陸會笑道：這幾個毛鬼，虧你過慮得厲害；掄到我的手裏，一百個送了他九十九，還有一個做好事。吳古將頭搖得博浪鼓似的說道：不要說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；在我看，這裏斷非你我久居之處，孤兒寡婦，最易受人的鼓弄，而且我們是堂堂的奇男子，大丈夫，到了沒趣的時候再走，未免名譽上要大大的損失了。陸會道：這個也不能；我們不答應人家便罷，既答應替人家照應門戶，憑空就走，不教人家寒心唾罵麼？而且人家待我們還不算仁至義盡嗎？我們撒手一走，那一起奴才，沒了懼怕，還不任意欺侮她母女兩個麼？總而言之，我行我素，人雖不知，天自曉得；既錯於前，不該承認人家，應不悔於後；我們有始有終，替人家維持下去就是了。吳古也沒有甚麼話說了，只得對他道：兄弟你的話原屬不錯，但是我們向後都要十分小心才好呢。陸會說道：無須兄長交代，兄弟自理會得。說罷，轉身回房去睡午覺了。再說壽娥見陸會奮勇將盛方捉住，挖去眼睛，自是不勝歡喜，把愛陸會的熱度，不知不覺的又高了一百尺，心中早已打定主意，除了陸會，憑他是



漢宮八朝演義

第一〇二回 屏上指聲芳心惕惕 窗前足影醋火熊膽

一四六

誰也不嫁了；她命丫頭將樓上的血跡打掃乾淨，燒起一爐妙香，她斜倚着薰籠，心中不住的顛倒着陸會，何等的勇敢！何等的誠實！何等的漂亮！那心裏好像紡車一般，轉個不住，暗道：我看他也不是個無情的人物，不要講別的，單說盛賊，到我這裏來，只有他留心來救我，畢竟他的心中一定是愛我了。她想到這裏，不禁眉飛色舞，一寸芳心中，不知道包藏着多少快樂呢。她想了一會，猛的自己對自己說道：你且慢歡喜着，我與他雖然是同有這個意思，但是還有我的娘，不知道她老人家做美不做美呢；如果她沒有這樣的意思，却又怎麼樣呢？她說到這裏，柳眉鎖起，不禁嘆了一口氣，默默的半天，忽然轉過念頭說道：我也太愚了，我們娘不過就生我一個人，什麼事情對我，全是百依百順的，而且又很歡喜他的，這事只要我一開口，對她說，還怕她不答應麼？她想到這裏，不禁躊躇志滿，別的願望也沒有了，祇望早日成就了大事，了她的心願就是了。這時有一個小丫頭，上來對她說道：小姐太太，請你下去用晚飯呢。她便答應了一聲道：曉得了，你先下去，我就來了。那小丫頭下樓去了。她對着粧台晚粧了一會子，便婷婷嬈嬈的走下樓來，到了陸會的房門口，故意的慢了一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步，閃開星眼，向裏面一飄，只見陸會在牀上酣睡未醒，那一副惹人憐愛的面孔，直使她的芳體酥了半截，險些兒軟攤下來。那一顆芳心，不禁突突的跳個不住，恨不得跑進去，與他立刻成就了好事才好呢。這時候突然有個小丫頭跑來對她說道：太太等你好久了，還在這裏做什麼呢？她連忙隨着小丫頭到了暖套房裏，胡亂用了些晚飯；此刻雖有山珍海錯，也無心去領略滋味了。一會子晚飯吃過，她便忙不迭的回樓，走到陸會的房門口，只見他正已起身，坐在牀前，只是發楞。她見了，不由的開口問道：陸將軍！用了晚飯不會？他道：還未有用呢，多承小姐記念着。她聽了這兩句話，也不好再問，只得回樓去了。不多時，夜闌人靜，大約在三鼓左右，她在榻上，展轉反側，再也睡不着，眼睛一閉，就看見一個很英俊的陸會，站在她的面前。她越想越不能耐，竟披衣下牀，輕輕的開了房門，下樓而來，到了他的房門口，只見房門已經緊緊閉起，房裏的燭光，尚未熄去。她從門隙中窺去，只見陸會手裏拿着一本書，正在燭光之下，在那裏看呢。她見了他，不知不覺的那一顆芳心，不禁又突突的跳了起來，呼吸同時也緊張起來，便輕踈皓腕，在門上輕輕的彈了兩下子。陸會聽見有人敲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二回 扉上指聲芳心惕惕 窗前足影踏火熊膽

一四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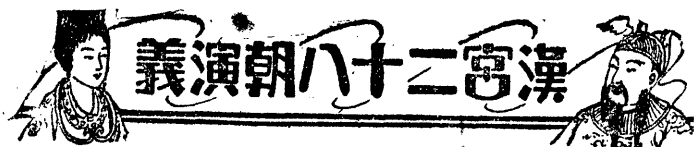
門，便問道：誰呀？她輕輕答道：我呀！陸會又問道：你究竟是誰呀？她答道：我呀，我是……陸會聽着，好生疑惑，便站起來，將門開了，見是她，不禁吃驚不小，忙問道：小姐！現在快到三鼓了，你還沒有睡麼？她見問，先向他飄了一眼，然後嫣然一笑，也未答話。陸會見他這樣，便知來路不正，便問道：小姐！你此刻到我這裏來，有什麼事情嗎？她掩口笑道：長夜如年，寒衾獨擁，太無生趣；憐君寂寞，特來相伴。陸會聽得這話，正色答道：男女授受不親；小姐既爲閨閣名媛，陸某亦非登徒之輩，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，勸小姐趕緊回去，切勿圖片時歡樂，損失你我一終身名節要緊。他說到這裏，猛聽得一陣足步聲音，從窗前經過，霎時到了門口，原來是一班守夜的家將，正從後面走來，瞥見陸會和她在房裏談話，一個個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一齊圓睜二目，向房裏釘着。這正是：

惡風吹散夫妻穗，

暴雨摧殘並蒂花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盛方見壽娥，其醜狀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者，而著者以生花妙管，曲曲繪來，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一絲不漏，吾已拜倒矣；殊不料猶有壽娥見陸會一段，其妙處更勝一籌，寧不嘆絕耶？吳古一慧大耳，與陸會私語一段，脫盡本來面目，語語慎重，針針見血，乃反襯陸會之章法也。

第一〇三回 女自多情郎何薄倖 客來不速形實迷離

却說一班上夜的家將剛走到陸會的臥房門口，瞥見壽娥笑容可掬的，也在房裏，大家不由的停了脚步，數十道目光，不約而同的一齊向裏面射去。這時把個陸會弄得又羞又氣。他本來是個最愛臉面的人，怎禁得起這衆目睽睽之下，現出這種醜態來呢？暗自懊惱不迭的道：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了。我一身的英名，豈不被她一朝敗盡了麼？他想到這裏，不禁恨的一聲，向她說道：小姐夜深了，請回罷！她見那班家將立在門口，那朔朔的眼睛，向裏面儘看，登時一張梨花似的粉臉，泛起紅雲，低垂螭首，也沒有回話，便站起來出了門，扶着樓梯，懶洋洋的走一步怕走一步的上樓去了。這裏衆家將見了這樣的情形，不由的吃吃咭

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第一〇三回 女自多情耶何瀟倖 客來不速形實涉離

一五〇

咤的一陣子，離開房門，到了後面。有一個名叫滑因的，向衆人先將大拇指豎起，腦袋晃了兩晃，笑道：「諸位今朝可要相信我的話了罷！我姓滑的並不是誇一句海口，憑他是誰，只消從我眼睛裏一過，馬上就分別出好的醜的來，就是螞蟻小蟲，只要在我眼睛裏一過，就能辨出雌雄來呢！前回這姓陸的和盛大哥作對，我便說過了，無非是爭的一個她，那時你們再也不肯相信我的話，都說姓陸的是個天底下沒有第二個的好人，今天可是要相信我，不是瞎囁了。他說罷，洋洋得意。有兩個猛的將屁股一拍，同聲說道：「我們錯極了，方才這樣的好機會，反而輕輕的放棄了，豈不可惜麼？」衆人問：「是什麼機會？」他們兩個答道：「方才趁他們在房間裏，何不闖進去，將他和她綑個結實，送到太太那裏去，但看她怎生的應付法；這也可以暫替盛大哥稍稍的出一口惡氣。」衆人聽得這話，一齊將舌頭伸了一伸，對他們倆同聲說道：「你們的話，說的風涼，真個吃燈草的放輕屁，一些也不費力，竟要到老虎身上去捉蟲子，佩服你們的好大膽啊！不要說我們這幾個，便是再來一倍，只要進去，還有一個活麼？他兩個又道：「你們這話，未免太長他人的志氣，滅了自己的威風，憑那個姓陸的能有多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大的本領，一個人一刀，就將他砍成肉醬了。衆人都道：只有你們的膽大，武藝高，可以去和陸會見個高下；我們自知力量小，不敢去以卵擊石，自去討死。滑因笑道：你們這些話，都是不能實行的話；依我看，不若去將老太太騙下樓梯，叫她去看個究竟，那時既可以揭穿他們的假面皮；並且那個姓陸的，就是通天的本領，到了理虧舌頭短的時候，估量他雖明知是我們的頑意，却也不敢當着太太和我們爲難的了；等到太太見此情形，還能再讓他在這裏耀武揚威的麼？可不是恭請出府呢。衆人聽了他這番話，一個個都道：好是好，只可惜是太遲了，現在已經沒有效力了。還有一個說道：我看今天還是未曾與他爲難的爲上着，如果和他爲起難來，不獨我們大吃苦頭呢，而且太太平素很歡喜他的，暗地裏難免沒有招贅的意思，就是鬧得明了，太太倒不如將計就計，就替他們趁此成就了好事，我們倒替他們白白的做一回塊壘呢；我們現在未曾揭破他們的私事，倒無意中和姓陸的做一個人情；明天我們再碰見那姓陸的，倒不要過於去挖苦他，免得惱羞變怒，轉討沒趣；知道還只當不知道，淡淡的還同當初一樣；他也不是一個不明世理的，不獨暗暗的感激我們十



分，便是平素的架子，說不定也要卸下了；誰沒有心，祇要自己做下什麼虧心的事情，一朝被人瞧破，不獨自己萬萬慚愧，且要時時刻刻的去趨在那個看破隱事的人，深恐他露出來呢。衆人聽他這番話，都道是極事不關己，又何必去白白的惱人做什麼呢？大家七搭八搭的一陣子，便各自巡閱去了。不料陸曾見衆家將一陣嘻笑向後面而去，料想一定要談出自己什麼不好的去處了，不由的躡足潛踪的隨着衆人，聽了半天，一句句的十分清楚，沒有一字遺漏。他怎麼能够不生氣呢，咬一咬牙齒，回到自己的房裏，取了單刀，便要去結果他們。他剛剛走出房門，猛的轉念道：我也忒糊塗了，這事祇怪那賤人不知廉恥，半夜私奔到我這裏來，萬不料被他們看見了，怎能不在背地裏談論呢，而且他們又不明白內中情形，當然指定與她有染了；我此刻去將他們就是全殺了，他們還是不曉得的。他說着，復又回到房中，放下單刀，往牀邊上一坐，好不懊悔，暗道：吳大哥今天和我談的話，我還兀的不去相信；不料事出意外，竟弄出這一套來，豈不要被人唾罵麼？如今不要講別的，單說那幾個家將，誰不是嘴尖腮薄的，成日價說好說歹的，無風三尺浪呢，不禁得起有這樣的花頭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落在他們的口內麼？豈不要謫得滿城風雨麼？到那時我雖然跳下西江，也溜不了這個臭名了。那童老太太待我何等的優厚，差不多要將我作一個兒子看待了，萬一這風聲傳到他老人家的耳朵裏，豈不要怨恨我切骨麼？一定要說我是個人面獸心之輩，欺侮她們寡婦娘兒，我雖渾身是嘴，也難辨白了。他想到這裏，不禁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：童太太！你却不要怪我，你只可恨自己生下這個不張氣的女兒，行爲不端，敗壞你的家聲罷了。他胡思亂想的一陣子，不覺已到五鼓將盡了，他自己對自己說道：陸會也是你命裏蹭蹬，和吳大哥在一起度着光陰，何等的快活！不知不覺的爲着一隻大蟲，就落在這裏來，將一身的英名敗盡了，明天還有什麼顏面去見衆人呢？不如趁此走了，到也乾淨，隨便他們說些什麼，耳不聽，心不煩。他打定了主意，便到牀前，渾身紮束，一會子停當了，握着單刀，走出房來，迎面就碰着那班家將，撞個滿懷。衆人見他粧束得十分整齊，手執單刀，預備和誰動手的樣子，大家大吃一驚，互相喊唔道：不好，不好，我們的話，一定是被他聽見了；如今他要來和我們廝拚了，這却怎麼好？有幾個膽小的聽說這話，嚇得撲禿一聲，跪了下去，接着大家一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三回 女自多情耶薄倖 客來不速形實迷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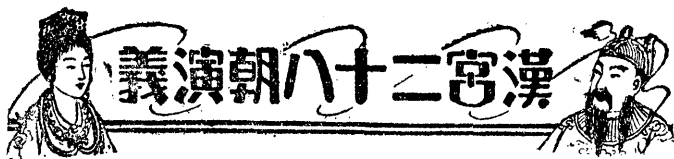
一五四

齊跪下。滑因首先開口說道：陸將軍！今天千萬要請你老人家原諒我們失口亂言之罪。陸會出門碰見大家，正愁着沒有話應付呢，瞥見大家一齊跪了來下，不禁心中暗喜道：既是這樣，倒不如趁此表明自己的心迹了。他便對衆家將問道：諸位這算是什麼意思呢？衆人一齊答道：望將軍高擡貴手，饒恕我們的狗命。陸會正色對衆人說道：諸位且請起來，兄弟現在要和諸位告別了；不過兄弟此番到童府上效勞，也不過是因爲她家孤兒寡婦，乏人管理家務起見，所以存了一個測隱之心；不想在這裏沒有多時，就察破那個盛方不良之徒，兄弟不在這裏則已，既在這裏，焉能讓他無法無天，妄作妄爲呢，不得不稍加儆戒，不料諸位倒誤會我爭權奪勢了。他說到這裏，衆人一齊辨道：這是將軍自己說的，我們何敢誣陸將軍呢？陸會笑道：這也無須各位辨白了；方才我兄弟完全聽得清清楚楚的了，不知道是那一位老兄說的。衆人一齊指着滑因說道：是他說的，我們並沒有相信他半句。嚇得滑因躡頭如搗蒜的道：那是我測度的話，並不是一定就是指定有這回事的。陸會笑道：不問你測度不測度，總而言之，一個人心是主，不論誰說誰，我有我主義，却不能爲着別人的話，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就改了自己的行爲的；天下事，要得人不知，除非自不爲；自古道：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，就如今天這回事，我兄弟也未嘗不曉得諸位不明白內容的，可是背地裏議論人長短，就這一點，自己的人格上，未免要跌落了；但是諸位眼見本來非假；我又要講一句翻身話了，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的；而且半夜三更，她是一個女孩子家，在我的房中，究竟是一回什麼勾當呢；難道祇准我做，就不准別人說麼，豈不是祇准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麼？恐怕天底下沒有這種不講情理的人罷！是的，諸位的議論，原是有理，我兄弟不應當駁回；但是內裏頭有一種冤枉，兄弟現在要和諸位告別了，不得不明明心迹。衆人道：請將軍講罷。他道：我昨天夜裏，爲着那個盛方，我一夜沒有睡覺，所以日裏有些疲倦，飯後就要睡覺了；偏生她不知何時，在我的房中，將一部春秋大論拿去，那時我也不曉得；到晚上我因爲日裏已經睡過了，再也不想睡了，一直到三鼓左右，我還未登牀，不料她在這時候，在樓上將書送了下來；此時我就不客氣很嚴厲的給她一個警告：男女授受不親，夜闌人靜，尤須各守禮節，不應獨自下樓；即使送書，也該派個丫頭送來就是了，何必親自送來呢？她被我這一番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〇三回 女自多情耶何薄倖 客來不速形實迷離

一五六

話說得無詞可答；這也難怪，她雖是名門閨繡，嬌生慣養，而且未經世務，不知道禮節，也是真的，却斷不是有心爲此的；我陸會堂堂的奇男子，大丈夫，焉能欺人暗室，做這些喪心病狂的事呢？我的心迹表明了，諸位相信也罷，不相信也罷，皇天后土，神祇有眼；但是兄弟去後，一切要奉勸諸君，無論何人，不拘何事，皆要將良心發現，我希望全和我陸會一樣，那就是了，千萬不要瞞天昧己，欺孤滅寡，免得貽羞萬代，這就是兄弟不枉對諸君一番勸告了；現在也沒有什麼話說了，再會罷。他說罷，大踏步直向吳古房中而去。這裏衆人，聽他這番話，誰不佩服，從地下爬起來，互相說道：還是我們的眼淺，不識好人；人家這樣的見色不迷，見財不愛，真不愧爲大英雄，大豪傑哩！不說衆人在這裏議論，再說陸會到了吳古的房中，只見吳古已經起身，正在那裏鍊八段錦呢，見他進來，渾身找紮，不由的一驚，忙問道：兄弟，你和誰動手，這樣的裝紮起來？他嘆了一口氣道：兄長，悔不聽你的話，致有今日的事！吳古忙問是什麼事情，他便將以上的事情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吳古跌脚嘆道：我早就料到有此一齣了；那個丫頭，妝妖作怪的，每每的在你的面前賣俏撒嬌的，你却大意，我早已看出她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不是好貨了；爲今之計，只好一走了事，這裏再也不可停留了。他說罷，也略略的一裝紮，便要動身。陸會忙道：大丈夫明去明來，我們也該去通知童老太太一聲，才是個道理呢！吳古忙道：那可動不得；我們要走便走，如其去通知她，料想她一定是要苦苦的挽留，我們那時不是依舊走不掉麼？陸會道：你的話，未爲不是；但是她們是寡婦娘兒，又有這極大的財產，我們走雖然一文未取，但是被外人知道，他們也不知道究竟是爲着什麼事情走的；如此不明不白，免不得又要人言嘖嘖，飛短流長了。吳古聽他這番話，很爲有理，俯首沉吟了一會子，便對他笑道：那末何不去騙他一下子，就說我們現在要到某處某處投親去，大約在一月之內，就來了；我想這樣，他一定不會阻止的了。陸會搖頭說道：不妥，不妥，還不是和暗地走一樣的嗎？我想這樣罷，也不要去通知童太太，祇消我們寫一封信，留下來就是了。吳古道：好極了！就是這樣的辦罷。他說罷，便去將筆墨紙硯取了過來。陸會一面將紙舖下，一面磨墨，一會子，提起筆來，上面寫着道：

僕等本山野蠢材，除放浪形骸外，無所事事。謬蒙青眼，委爲保家，俯首啣恩，何敢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三回 女自多情耶何薄倖 客來不速形實迷離

一五八

方命兢兢終日，惟恐厥職有疎，致失推崇之望。但僕等閱世以來，早失怙恃，所以對於治家之道，一無所長，所經各事，頗多舛誤，惶愧莫名。自知汗牛充棟，誤事實深，不得已留書告退，俾另聘賢者。負荊有日，不盡欲言！

僕吳古陸會叩同上。

他將這封信寫完之後，吳古便道：寫完了，我們應該早些動身了，免得童太太起身，我們又不能動身。陸會道：說着，便與他一躍登屋，輕如禽鳥，早已不知去向了，從此隱姓埋名，不知下落。小子這部漢宮，原不是爲他兩個著的，祇好就此將他們結束不談罷。閑話少說，再表童老太太，到辰牌時候才起身，忽見一個丫頭進來報道：吳將軍和陸將軍不知爲着什麼事情，夜裏走了。童老太太聽說這話，大吃一驚，忙問道：你這話果真麼？那個小丫頭忙道：誰敢在太太面前撒謊呢？童太太連忙下樓，到了吳古的房裏，只見一切的用物和衣服，一點也不少，棹子上面擺着一封信。童太太忙將信拆開一看，不禁十分詫異的說道：這真奇了！他們在這裏所做的事，十分精明強幹，沒有一些兒錯處，怎麼這信上說這些話呢，一定是誰得罪了。說罷，便將家中所有的僕婦家丁，一齊喊來，大罵一頓，罵得衆人狗血噴頭，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開口不得，受着十二分委屈，再也不敢說一句。童太太罵了一陣子，氣沖沖扶着拐杖，逕到壽娥的樓上；只見壽娥晨粧初罷，坐在窗前，只是發楞，見了童太太進來，只得起身迎接。童太太便向她說道：兒呀！你可知道吳陸兩將軍走了？她聽說這話，心坎上賽如戳了一刀，忙道：啊！這話果真麼？童太太道：還不是真麼？我想他們走，一定是我們這裏的用人不好，不知道什麼地方怠慢了人家，也未可知。天下再也找不出這兩個好人了！唉！這也許是我孫家沒福，存留不住好人罷了。壽娥聽說陸會真正的走了，那一顆芳心，不知不覺的碎了，但是當着她的母親，也不敢過露形迹；等到她走了之後，少不得哽哽咽咽的哭泣一陣子，自嘆命薄。誰知傷感交加，不知不覺的病倒了，百藥罔效。眼見病到一月之久，把童老太太急得一點主意也沒有，終日心肝兒子的哭個不住。她的病，却也奇怪，也不見好，也不見歹，老是半明半昧的，不省人事，鎮日價嘴裏終是胡說不已。童老太太不知道費了多少錢，請過多少醫生，說也不信，一點效驗也沒見。童老太太的念頭已絕，只得等着她死了。有一天，正到午牌的時候，家裏一共請了有三十幾個先生，互相論症用藥。到了開飯入席的當兒，只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三回 女自多情耶何薄倖 客來不速形實迷離

一六〇

見衆人的當中，有一個二十幾歲的道士，頭戴綸巾，身穿紫罩一口鐘的道袍，足登雲鞋，手執羽扇，面如豬肺，眼若銅鈴；但見他也不推讓，逕從首席上往下一坐。衆醫士好不生氣。孫府裏衆家將和一班執事的人們，見他上坐，還只當他是衆醫生請來替小姐看病的呢，所以分外恭敬，獻茶獻水的一毫不敢怠慢。衆醫士見孫府的人這樣的恭敬道士，一個個心中好生不平，暗道：既然是將我們請來，何必又請這道士做什麼呢？這樣的恭敬他，想必他的醫術高強，能夠將小姐的病醫好了，也未可料定。不說大家在那裏互相猜忌，單表那道士拖湯帶水的大吃特吃，嘴不離匙，手不離箸，只吃得滿棹淋漓。衆醫生不覺十分討厭，賭氣爽性一筷子不動，讓他去儘性吃。他見衆人不動手，却再也不會客氣一聲，仍舊大張獅子口，啾啾啾不停手。一會子席散了。童老太太從屏風後面轉了出來，向衆醫士禱衽說道：小女命在垂危，務請諸位先生施行回天之術；能將小女救活，酬金隨要多少，不敢稍缺一點的。衆醫士異口同聲的說道：請太太不要客氣了；你家已經請得回天之手，我們有何能幹？童太太驚問：是誰衆醫士一齊指着那個道士說道：不是他麼？這正是：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筵上何由來怪客，

觀中設計騙嬌娃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在暗室中見絕世麗姝，而能不及於亂，吾恐百不得一，陸會真大丈夫也。觀其臨行對衆家將一段，非故爲壽娥掩飾，蓋欲全其名節耳。措詞慷慨，讀之當作梅蕊咀嚼，齒頰留香。陸會既去，壽娥病矣，真病歟，抑假病歟？吾殊不得而知矣！然明眼人當不爲其所惑也。

第一〇四回 施鬼計羽士藏春雲雨室 慕芳容村兒拜倒石榴裙

話說衆醫士聽得童老太太這兩句話，便一齊向那道士指着道：他不是太太請來的回天手麼？小姐的病，就請他診視，還怕不好麼？童老太太大展目朝那道士一看，不禁暗暗納罕道：這真奇極了，這個道士是誰請他來的？忙對衆人說道：這位道師爺，我們沒有請啊！還只當是諸位請來的呢。衆醫士忙道：啊！我們沒有請，誰認得他呢？童老太太聽說，更加詫異，那一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第一〇四回 施鬼計羽士藏春雲兩室 慕芳容村兒拜倒石榴裙

一六二

班家將聽說這話，便一齊搶着說道：「太太還游疑什麼，這個道士一定來騙吃的；如今既被我們察破，也好給他一個警戒。」大家說了，便一齊伸拳擲袖的，預備過來動手。童老太太忙喝道：「你們休要亂動，我自有道理。」衆人聽這句話，便將那一股火只得耐着，看他的動靜。童老太太走到那個道士面前，深深的一個萬福。可怪那個道士，正眼也不去瞧一下子，坐在那裏，文風不動。這時衆人沒有一個不暗暗的生氣。童老太太低頭打一個問訊，口中說道：「敢問道師爺的法號？寶觀何處呢？」那道士把眼睛一翻，便道：「你問我麼？我叫松月散人；我們的觀名，叫鍊石觀，離開洛陽的西城門外，大約不過三里多路罷。」童老太太又問道：「道師今天下降寒舍，想必肯施慈悲，賜我家小女的全身妙藥的。」他笑呵呵的說道：「那是自然的；不過我看病，與衆人不同，却無須三個成羣，五個結黨的，我是歡喜一個人獨斷獨行的好。」童老太太忙道：「那個自然，只請道師爺肯施慈悲，也不須多人了。」他笑道：「要貧道看病，須要將請來的先生，完全請回去，貧道自有妙法，能將小姐在三天之內起牀。」童老太太聽說這話，真是喜從天降，忙令人送出許多銀兩與那些醫士，請他們回去。衆醫士誰也不相信他這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些鬼話，一個個領着銀子嘻笑而去。看官，這道士來得沒頭沒尾的，而且又形迹可疑。他究竟是個什麼人呢？小子趁諸醫士走的當兒，也好來交代明白，免得諸位在那裏胡猜瞎測，打悶葫蘆。這洛陽城西，自從和帝以下，就有這鍊石觀了。那起初建造這鍊石觀的時候，究竟又爲着什麼事呢？原來自從明帝信崇佛教後，道教極大的勢力，不知不覺的被佛教壓下去了，在十年之內，百個之中，沒有十個相信道教呢！誰知到了章帝的手裏，百中祇有一兩個了；人人都以佛教爲第一個無上的大教，反說道教是傍門左道了，誰信道教？馬上大家就乘機笑他迷信，唾罵他腐舊，誰都不肯去親近，真個是一入道教，萬人無緣了。在和帝時代的永元四年的時候，天時乾旱，八月不雨，民收無望，赤地千里，萬民饑饉，看看有了不了的局。而洛陽的週近，又鬧着蝗蟲，一般饑民將樹皮草根吃完了，便來吃衣服書籍，苦不勝言。和帝見這樣的天災，不禁憂慮得日夜不安，如坐針氈。尤其那長安城內的饑民，餓得噉陶震地。和帝親出東郊，昭告天地，祇求甘霖；連求三天，一滴雨也沒有求下來，便出榜召集天下的高僧，作法求雨。衆和尚誦經念佛，烏亂得一天星斗；一連求了好幾天，結果一點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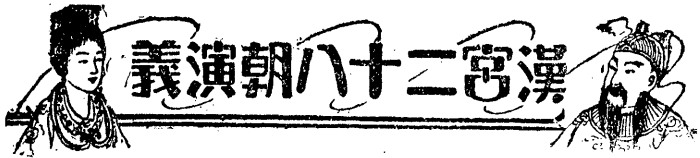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七十二朝演義



第一〇四回 施鬼計羽士藏春蠟雨室 慕芳容村兒拜倒石榴裙

一六四

力也沒有，依然赤日當空，毫無雨意。和帝大爲震怒，便將這班吃俸祿的和尚，一齊召來，大加責罰；一面又出皇榜，召求天下有道之士來求雨。未上半天，來了一個仙風道骨的羽士，自稱是西馬拉雅山紫荊觀裏的道祖，今見天下大災，所以來大發慈悲，普救萬民的。和帝本來重釋輕道，到了這時，却也無計可施，只得恭恭敬敬的請他作法。那道士却要求和帝，他求下雨來之後，要將道教原有勢力和信仰，完全要恢復起來。和帝只望他求下雨來，什麼事情，都一口承認。那道士擇了吉地，搭臺作法。未上兩時，果然是烏雲滿佈，大雨滂沱，一共下了有一尺二寸有奇，滿河滿港，萬民歡悅。和帝更是十分歡喜，便恭請他做國師。那道士再也不肯。和帝便在洛陽城西造了一座鍊石觀，把那道士做下院。那道士便收了許多徒弟，在觀裏修鍊。到了永元八年的三月裏，那道士將觀內所有的道士，完全帶了走了，一去不知去向，祇留下兩個服事香火的道人。這兩個道人，見他們走後，便將一座鍊石觀和一百頃御賜的田，完全視爲己有，也收羅弟子，自己大模大樣的居然做起道祖來了，成日價和一起掛名的弟子，大吃大喝，私買婦女，任意尋樂。有什麼官員經過鍊石觀，拜訪那個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求雨的老道祖。他便說回到西馬拉雅山去證道了。衆官員二次三次都碰不着，後來也不來了。日子既久，更沒有人題起了。倒是那一班山野狐禪的，倒得着實惠不少。不料被一班無賴之流，窺破內中私情，便來要挾那兩個假道祖分點潤。他們見這班凶神似的流氓，早已矮了半截，滿口答應。那班流氓，聽見答應，便邀了許多的羽士，在觀內吃喝穿嫖，爲所欲爲，一種放浪的範圍，簡直沒有限制，勢將喧賓奪主了。衆道士見形勢漸漸的不對，却也無法可想，祇怪當初一着之錯，悔不該開門揖盜的。鬼混了四十多年，竟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內幕。不料有一天，忽然來了兩個道士，自稱是西馬拉雅山紫荆觀的嫡派，特地來傳道的。他們便到洛陽城內去報告官府，請官府將觀收回與他們修鍊。官府當然是准他們的請求，立即收回，將一班流氓假道士趕得一乾二淨的。這兩個道士進了觀，又召集十幾個徒弟，鎮日價的燒丹鍊汞，倒也十分起勁。可是這兩個道士，又何常是西馬拉雅山的嫡派，原來是兩妖術迷人的蠱賊。他早就知道鍊石觀的內容了，便來使一個空谷傳聲的法子，果然不費一些口舌，竟將一座鍊石觀攪爲已有了，鳩占鵲巢，趁此好慢慢的魔法迷人。



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四回 施鬼計羽士藏春雲兩室 慕芳容村兒拜倒石榴裙

一六六

這兩個道士，一個名叫水雲居士，一個名叫松月散人。水雲的妖法多端，能料知百里之內，的酒色財氣，然後使松月去按址尋訪得實在，便使妖法去攫財攝人。有一天，他却算到孫壽娥的身上了，便差松月去打探壽娥的年庚八字。這松月刁鑽異常，眼珠一轉，主意上來，便請一個老婆子，到孫府上去假粧一個算命的道婆，在無意之中，將壽娥的生庚八字，完全哄騙了去，告訴松月。松月忙又告訴與水雲。水雲便用紙剪成一個女人的模樣，將她的年庚八字，寫在上面，施動妖法，將一個如花似玉的壽娥，立刻弄病了。停了一月之後，他打聽孫府裏差不多週近的醫士全請到了，心灰了，他才打發松月前去的。再說童老太太打發衆先生去後，便向松月散人問道：道師小女的病，還有什麼法子想呢？他道：須我先去望望，才能作法醫治呢！童老太太聽說這話，忙將他領到壽娥繡樓內，揭開帳子。松月一看，不禁魂飄魂蕩，暗道：怪不道水雲費了這一番苦心，這貨色果然是生得十分漂亮！他便伸手在她的頭額上抹了兩把，對童老太太道：她的病根深了，大約總有一個多月了罷。童老太太道：正是正是，四十多天了。他故將眉頭一皺，說道：我只能醫三十天以內的病，過了三十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天，我却沒有法子可以挽救了。童老太太聽了這話，不禁將一塊石頭依舊壓在心頭，不由的哭道：道師！無論如何，都要望你大發慈悲，救一救小女的命，老身就感謝不盡了。他道：那麼，這樣罷，我們師父，他的法力高強，太太可捨得將她送到我們觀裏去，請他醫治；不消半月，包管你家小姐一復如初。童老太太聽說這話，忙道：有何不可？有何不可？只要我家小姐病好，莫說半個月，便是一個月，老身也就感謝不盡了。他道：事不宜遲，我先回去求我師父，你家趕緊用暖轎送去，萬勿延挨，要緊要緊！童老太太沒口答應。他便告辭，回到觀裏，見了水雲，便將以上的一番情形說了一遍。水雲便將眼珠一轉，計上心來，頭點了點說道：只要貨色進門，不愁她不賣的。不多時，童老太太和她乘着兩頂暖轎，帶領了許多的家丁從僕，前呼後擁的到了練石觀裏。松月忙將她們接入東廂。童老太太便命人將她從轎裏扶了下來。但見她雙頰緋紅，星眼微錫，弱不禁風的扶在兩個婢女身上，走下轎來。童老太太便向松月道：你們老神仙現在那裏？可能引老自前去參拜麼？松月忙道：我們的師父，一向是不肯與凡人接近的，只因為你家小姐不是凡人，乃是天上雌鸞星下凡的，現在不能不替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四回 施鬼計羽士藏春雲雨室 慕芳容村兒拜倒石榴裙

一六八

她救災救難的，你却千萬不要去。童老太太諾諾連聲的答應，忙着又道：老神仙說的，我家小姐的病，能在幾天才好呢？他道：十天之內吧。他說罷，便教兩個婢女扶着壽娥跟他進去。走過第二道殿，他便將那兩個婢女打發她們回到前面去。這時來了兩個小道士，將她彎彎曲曲的扶到一個極其秘密的室裏。松月趕緊回到前面，對童老太太道：你老人家還是住在我們觀內，還是回府呢？童老太太道：如果在十天之內，老神仙將小女救活，老身在這裏，有許多不便，不如先且回去，好在離這裏沒有多遠的路，有什麼事情，一呼就到。松月便道：太太回去，倒也不錯，不過七八天的當兒，小姐的病就好了，到那時再請過來，也不爲遲哩。童老太太又道：我的小女，現在什麼地方呢？松月道：現在練功室裏，師父替她醫治和懺悔呢！太太請放心罷，在我們這裏，什麼事都要比府上來的週到呢。童老太太深信不疑，告辭登轎，留下兩個僕婦預備叫喚，其餘都帶了回去。再說水雲見了壽娥，早已魂不附體，忙去將紙人子燒了。不多時，壽娥如夢方醒，微開星眼，只見自己坐在一張虎皮的軟墊子上，面再朝四下裏一打量，不禁大爲詫異，只見房內的擺設，倒也十分精緻，可是不是她平日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所居的繡樓了。她暗暗的納罕道：我現在到一個什麼地方了，我倒不解。這時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，她好生疑惑，便站起來走到門邊，意欲去將門放開，看個究竟；不料用盡平生之力，莫想得動分毫，好像外面鎖了一般。她萬般無奈，只得又重行回到那沉香榻上坐下來，偶一擡頭，猛見帳子裏懸着一個錦緞的荷包，她取下來，放開一看，一陣香味，直噴出來。她嗅着這股香味，不由的信手取了一粒紅色的丸子出來，大約有豆子大小。她暗道：這丸藥是做什麼用的？放在嘴內一嘗。不管猶可，這一嘗却大不對了。那丸子却也古怪，到了她的嘴裏，一經津唾便化了。她覺得又香又甜，便嚥了下去。停了一會，口乾舌燥，春心搖蕩，週身火熱得十二分厲害。這時突然聽得外面有人啓鎖。不多時，門呀的一聲開了，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公子來。她正在這渴不能待的時候，瞥見有個男子進來，她也顧不得什麼羞恥，便站起來將那男子往懷中一抱，說道：你可肯與我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那男子微笑點頭，霎時寬衣解帶，同入羅幃，容易易的將一個完璧女郎，成爲破瓜了。一度春風之後，把個壽娥樂的心花大放，料不到世上還有這種真趣，便要求那少年重演第二次。那少年欣然

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第一〇四回 施鬼計羽士藏春雲雨室 蕙芳容村兒拜倒石榴裙

一七〇

不辭，騰身上去，重行鏖戰了多時。真個是雲迷巫峽，雨潤高唐，枕蓆流膏，被翻紅浪，陽台縹渺，恍登仙境。一會子雲收雨散，她抱着那少年問道：你叫個什麼名字？他笑道：我名字叫水雲。她又笑問道：我們不是天緣巧遇麼？我記得在家裏的，怎的就會到這裏來呢？他忙低聲說道：此地並非凡地，乃是仙府，你休高聲浪語的，將一班仙人知道了，你我就樂不成了。她連忙噤住半天，才悄悄的對他說道：照這樣說來，你也是個仙人了。他微笑點頭道：我不是仙人，怎能將你攝得來呢？她聽說這話，心中十分榮幸，暗自說道：我的運氣真正不壞，竟邀仙人寵眷，將來還怕不成仙麼？她想到這裏，不禁眉飛色舞起來，攬着水雲，又吻了幾吻。水雲笑問道：你餓了不會？她忙道：不餓不餓；先前倒覺得有一點兒，現在一些兒也不覺得餓了；難道這個頑意兒，還能當飽麼？他笑了一笑，也不答話，便起身坐起。她忙問他：到那裏？他道：此刻仙府裏要點卯了，要是不到，便要受罪的。她忙又問道：你去幾時來呢？他笑道：馬上就來了。他說着，將衣服穿好，開門出去。他又將門鎖起。她在榻上，此刻十分疲倦，不知不覺的沉沉睡去。到了天晚，水雲命人送些酒菜和飯進來，自己將門關起，走到榻前，將她輕輕

漢宮八朝演義



的推醒。她睜眼看時，只見房裏擺着一棹酒席。他坐在她的身邊。她笑問道：你幾時來的？怎麼不曉得？他笑道：你這樣的熟睡，那裏能知道呢。她也不客氣，竟和他手攜手並肩坐下，低斟淺酌的起來，吃的那些小菜，也不過是些鷄魚肉鴨之類。她不禁疑惑的問道：久聞仙人茹素，怎麼你們也動起葷來呢？他笑道：你那裏知道天上何異人間呢！不過對於葷的一道，不常有罷了；不瞞你說，我怕你仙府裏的東西吃不來，特地差人到下界去辦的。她聽他這話，足見他愛己的心切了，那一股熱烈的愛情，徒增了百倍，便覺除了水雲，再也沒有第二個親人了。一會子，兩個人都有了些酒意，忙攜手入幃，重整旗鼓，大戰一番，不能細述。就這樣朝朝尋樂，夜夜貪歡，一轉眼三四天，飛也似的過去了。這時却氣壞了一個人。你道是誰，却原來就是松月。他們的常規，在外面騙到錢財同用，弄到婦女同樂。松月見壽娥生得十分嬌嬈出色，早已涎垂萬丈了，滿心望輪流消受，不料被水雲視爲己有一些兒也不分潤與他，可是將那一股醋火，直冲至泥丸宮之上，忍耐到第四天，還指望水月給他解解渴呢，誰知水月連房門都不出了。他可氣壞了，等到末牌的時候，還未見他出來，正想打們進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四回 施鬼計羽士藏春雲兩室 慕芳容村兒拜倒石榴裙

三七二

去，和他廝拼，瞥見他滿臉春風，從後面走了出來，匆匆的走進房去。松月忍無可忍，便跳起來，向他說道：水雲！你可記得當初的盟約麼？水雲聽他這句話，明知他要分自己的肥，他怎肯甘心將一位天仙玉美人送給他受用呢？自然是不肯退讓，忙道：什麼盟約不盟約，祇憑自己的本領；老實對你說一句，這個貨色，你休要想了，讓給我罷。他大怒道：好管教快活就是了。他說罷，便到壁上去取刀。水雲忙搶着也取了一把刀，向他說道：松月！你想拿刀來嚇我麼？須知你愈是這樣，愈不答應；咱也不是個省油燈，今天死活隨你。他也不答話，迎面就是一刀。水雲舉刀相迎。兩個人大戰了十餘合。猛的跳出圈子，水雲照定松月的頭上砍去。松月也打定了主意，掄刀往他的左脅刺來。這時水雲的刀先到，早將松月的頭顱劈了兩片。松月的刀也跟着刺進他的右脅。水雲鳴的一聲，霎時也隨他一同到閻王那裏去交賬了。不說這兩個萬惡的道士，一齊結果，再說壽娥在房中悶得慌，便想出去，幸喜門沒有鎖，開了門走出來，剛剛轉過偏殿，瞥見兩個尸首，倒在西邊的耳房裏。她大吃一驚，忙近前來一看，却正是水雲和一個不認得的人。她魂不附體，便知道身陷匪徒的窟裏了。她摸

漢宮八朝演義



出後門，只見外邊夕陽西下，和風陣陣的，一片田禾，萬頃青青，她慌不擇的灑着金蓮，沒命的亂走。大約走了二里多路的光景，耳朵裏突然沖着一片笑聲，她展開秋波一望，只見一羣十五六歲的小孩子，正在草地玩耍。這正是：

紅顏脫險方離窟，

白髮思兒尙依門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童老太太精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；客來不速，尙不知檢防，復聽其詭誕之言，毅然將弱質付諸豺狼之手，老婦昏耄，可憐可笑！壽娥既入匪窟，失身後絕未提及老親一字，可見其非三貞九烈輩所可同日而語也。松月水雲，以妬姦而同歸於盡，讀者至此，誰不擊案稱快。

第一〇五回 麥隴中雲迷巫峽 茅亭內雨潤高原

却說她慌不擇路的跑了多時，高一步，低一步，險些兒將柳腰折斷，好容易走了半天，才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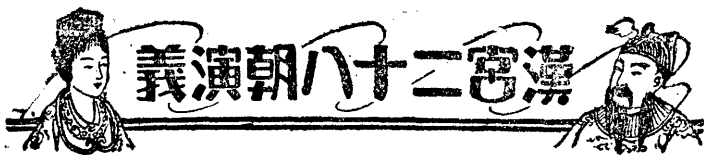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五回 夢隴中雲迷巫峽 茅亭內雨潤高原

一七四

到一塊芳草平地。這一塊平原，一眼望去，足有三四里寬闊，青麩麩的夾着無際的菜花，金黃得和朝霞一樣的。還有許多的不識名小鳥兒，在草地上跳來躍去，鳴着一種叫罵的聲音，似乎牠們知道她被歹人騙去，復又逃出來的樣子。還有幾棵細柳，夾着桃杏，排列四圍，微風吹來，送過許多的香氣。她此刻正急急如喪家之犬，漏網之魚，那裏還有心去領略這些春色呢，仍舊低着頭，只往前走。不多會，耳朵裏突然冲着一股嘈雜的聲音，她不由的粉頸一擡，只見前面一帶杏林的左邊，有許多十五六歲的小村童，在那裏趕圍場呢。她心中暗道：我這樣的胡冲瞎撞的亂走，究竟不是個長久之計，終要問問人家，回去從那條路走，才不致摸錯了路呢。她打定主意，便含羞帶愧的向這林子左邊走來，不多時到了林子裏面，只見桃杏根下，栽着許多的野薔薇，針刺刺的遮得去路。她正想轉道前去，不料裙子似乎被人抓住一把。她打了一個趔趄，立定了，倒是一噤，連忙回頭看時，說也好笑，却原來是一個鋸去的樹根，將她的裙子絆住。她驚出一身冷汗，忙蹲下柳腰，將裙子揭提在手裏，走出樹外，伸着粉頸四處盼望了一回，瞥見順着這林子，有一條尺來寬的小道，已被蕪草埋



掩得半明半昧，祇留下一線路徑。她便順着這條小道，直向南走去，不多時，到了林子盡頭之處，不覺足酸腿軟，不能再走了。試想她本是個深閨弱質，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奔波，這樣的驚恐，無怪她疲倦得不能動彈了。她還兀的不服氣，偏生將銀牙咬了一咬，復行向前面走去，未到幾步，不禁渾身香汗，嬌喘細細，再也不能移動一步了。她只得將手帕取了出來，鋪在路旁的草地上。她一探身往下一坐，撩起袖子，不住的在粉腮上拭汗。她到了這會子，才想起她的生身的老母來，不禁珠淚兩行，滴濕春衫，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娘啊！你老人見你的女兒不見了，不知要怎樣的傷心斷腸呢？可恨這些賊子，起心不良，不知在何時將奴家騙到那牢獄裏去的！她哽哽咽咽自言自語的一會子，百無聊賴。這時候，一輪紅日，漸漸的和遠山碰頭了。那黃燦燦的光華，反射過來，映在她那一張粉龐上，還掛着幾點華華的熱淚，可不和雨後桃花一樣的她。見日已含山，天色漸漸的要入暮了，暗自焦急道：如此便怎麼好呢？眼見快要入暮了，舉目無親，棲身何所呢？而且這兩隻腿，再也不能走了，坐在這裏，馬上昏黑起來，冷風刺骨，豈不要活活的凍死了麼？就不凍死，萬一遇到了豺狼虎



漢宮八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五回 麥隴中雲迷巫峽 茅亭內雨潤高原

一七六

豹，落草強徒，也難逃性命了。她想到這裏，憂愁交集，那一顆芳心中，好似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惶恐的毫無一些主意。停了一會，只見日沒西山，野雀兒撲刺刺的直向樹林裏爭先恐後的飛着，蒼莽長郊，登時起了一片白霧，呈出一種真正的暮景來了，她暗道：不好，此刻再不走，難道真個坐在這裏一夜麼？她說罷，從地上按着盤膝，慢慢的立了起來，兩眼發花，頭暈心悸，趕緊按着心神，閉着星眼，定心一會，才將芳心鎮住，便展開蓮步，進三步，退兩步的向前慢慢的走去。剛剛走到一棵夾竹桃的跟前，猛聽得忽喇一聲，飛出一個五色斑斕的東西來，朝她怪叫兩聲，橫空飛去，她嚇得倒退數步，閃着星眼，隨着那個飛去的東西一望，却原來是一隻錦毛山鷄。她可是暗暗的又叫一聲慚愧，正要向前走去，猛的想起舖在地上的那一塊手帕，未曾帶來，便又轉到原處。那塊手帕，不知去向。她暗暗懊惱道：這准是被風吹掉了，且不管牠，先去問路去。她重行向前邊走來，不多一刻，到了那一羣村童的面前，又要去問路，又怕羞，正在進退兩難的當兒，忽聽得一片笑聲，震天價的喊道：神仙姐姐來了！神仙姐姐來了！我們大家快些兒朝拜她，她有仙桃仙果賞給我們呢，你們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趕緊跪下來罷。說着，一羣的小孩子撲禿撲禿的跪下一大彎來，把個壽娥嚇得手足無措，蹣跚着金蓮，只往後退。那一羣村兒之中，有一個說道：她要走了，她要走了，我們趕緊去將她扯住；不然，她馬上就得騰雲上天了。衆孩子聽說這話，一個個連忙從草地上，一骨碌爬起來，蜂擁前來，七手八腳，扯裙拉襖的將她纏住，一齊央告道：神仙姐姐！請你不要走，給我一人一隻仙桃仙果，我們吃下去，成了老神仙，和你一同到天上玩耍如何？壽娥見他們不分皂白，硬將自己纏住，不禁沒了主意，喊又沒有用，走又走不掉，被他們纏得玉容失色，粉面無光，淚光點點，嬌喘微微，正在這萬分危急的當兒，從後面突有人喊道：夥計們！你們在這裏和誰打架啊？說着，飛奔到壽娥的面前。壽娥忙展秋波仔細一看，却原來是兩個放牛的牧童！頭戴箬笠，身穿老藍布的直裰，足登多耳麻鞋。他兩個原是一樣的打扮：站在東邊的一個，大約在二十左右，生得伏犀貫頂，虎背蜂腰，面如古鏡，雙目有神，雖是粗粧淡抹，那一股英氣，兀自掩不下去，愈是這樸衣素裳的，愈顯出雄糾糾氣昂昂的樣子來；站在西邊的一個，大約總在十六七歲的樣子，生得比東邊的一個還要來得俊俏，目如朗星，眉如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五回 夢龍中雲迷巫峻 茅亭內雨潤高原

一七八

漆刷，面如傅粉，粗看上去，那裏還像是田舍人家生的子弟，簡直是宦官人家的後裔。不說她在這裏打量，再表那兩個牧童的來歷，却也很長。一個二十左右的名叫薛雪兒，那個十六七歲的名叫張慶兒。他兩個都是寧圩的人氏，只因為家中困苦，他們的父母養給不起，便賣給梁冀做螟蛉子。這梁冀就是現在的梁太后的兄長，漢順帝的大舅子。他的爲人却詭譎不正，在順帝時代，還安分些。後來順帝駕崩，他的老子梁商死了，又當他的妹子梁太后臨朝攝政，他便野心勃勃，爲所欲爲。他所做的事，沒有一件不欺君罔上，百官誰不側目相看。無奈他的威重勢大，根基深固，所以百官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由他橫行霸道的了。他見衆僚不去和他爲難，越發目無紀律，獨斷獨行，順者生，逆者死，真個是第二個竇憲。梁太后見他這樣的行爲不正，每每欲按律治罪，究竟礙着同胞情分，不忍見他受罪；而且他的威勢着實不小，萬一他不服從，豈不要急則生變了嗎？所以梁太后沒有辦法，只好閉一只眼，睜一只眼，聽他去。這一來，將個梁冀愈驕縱得不可收拾了，鎮日價沒有別的事情，專門佔妻奪產，剝削民資，弄得天怒人愁，怨聲載道。他在洛陽左右，共買沃田三百頃，一班佃戶，

漢宮十二朝演義



終年血汗，無論多寡，均歸梁冀受用，從未和衆佃戶按地均分過一次。萬一有了水澇旱災，那班佃戶却要倒霉了。這梁冀收不到莊稼，他不說是天災，偏說是一班佃戶，將他的種子偷去了，鞭抽斧砍，把一班佃戶打得沒處去叫屈，辭還辭不掉，只得伸長脖子受罪。這梁冀除了以上這些惡事而外，還有一種慘無人道的頑意兒，便是那班佃戶，誰家有兩個兒子，便要送一個給他做螟蛉子，在名譽上不是再榮耀沒有了麼，可是內容却不是這樣的了。他將這些人收了去，二十歲以外的，都派他們到各處開墾，每日兩頓飯，每頓飯一人兩碗，還要限制，每人每天一定要做及格的生活，如果不及格一次，便少吃一頓。試想這些做苦工的人，每天攤派吃四碗飯，那裏還有力氣去做呢，越是不做越晦氣，不獨沒有飯吃，那班監工的魔頭，還要任意毒打。去了三個月，不知到被他們打死多少，餓死多少。誰不是父母生養的，那班佃戶，怎能不傷心呢？可是怕梁冀知道，沒有性命，連大聲都不敢哭出來，眼淚往肚子裏淌。還有一班未曾過二十歲的小童，他却教他們去放馬牧牛，組織許多的隊來。一隊裏面有兩個首領，管五十頭牛，五十匹馬。他們的待遇，却比較大人倒好些，每日三

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五回 參隴中雲迷巫峻 茅亭內雨潤高原

一八〇

餐，四色小菜。他們衣服，也由梁冀賜給。他爲什麼待遇這些小孩子反爾厚呢？却原來有個緣故。他的心理，想將這些小孩子一齊培養出來，將來一旦用到他們，都可以得着他們的真心；二十歲向外的人，隨便怎樣去優待他們，總怕買不到他們的心，因此就重小輕大了。這薛雪兒，與張慶兒，本是羣孩子中的兩個正副首領。他們這時，正由村南走來，領他們回去。走到桃杏樹的傍邊，瞥見一塊手帕，雪白的鋪在草地上，雪兒搶上去一把從地下抓起，擺在鼻子上一嗅，震天價的只嗅好香。慶兒便伸手去奪。雪兒飛也似的跑了。慶兒隨後追來，一直追到一衆孩子跟前，只見他們團團的圍着，噪的笑的，鬧得一天星斗。雪兒、慶兒近前仔細一看，原來他們圍着一個年輕的女子；只見那女子生得十分美艷，萬種風流，可是被一羣孩子纏得粉面通紅，淚拋星眼。雪兒此刻，不禁又憐又愛，忙對衆孩子大聲喝道：你們這些小狗頭作死了，好端端的和人家鬧的什麼呢？衆孩子見他們兩個到了，嚇得頓時一齊放了手，排班立着，大氣也不敢喘。雪兒問道：是誰領頭和人家取鬧的？趕緊說出來！衆孩子到了這時，好似老鼠見貓一樣，頓時將那一股活潑天真的態度，完全消滅了，好似泥

漢宮八十二朝演義



塑木彫的一樣，垂手低頭，動也不動。慶兒道：如不快說，嘔得我性子起來，一個人給你們一頓皮鞭子，看你們粧愚不粧愚咧。衆孩子聽說這話，嚇得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大家都不肯承認。雪兒道：用不着推諉，這主義，一定小癩痢頭出的。衆孩子聽說，便一齊指着那個小禿子說道：是他。雪兒又問道：他說些什麼呢？衆孩子搶着答道：我們正在這裏趕圍場玩耍，他憑空就喊神仙姐姐來了，他又教我們將人家圍着，要仙桃，要仙果。慶兒便走到那個小禿子面前，還未開口。那個小癩痢頭聽他們說了出來，已經嚇得尿撒在褲子裏面了。見慶兒走過來，更嚇得魂不附體，撲的往下一跪，閃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，釘着慶兒，一面伸手在耳朵傍邊打個不住。慶兒喝道：頗耐你這個小雜種，無風三尺浪，什麼花頭，你都幹得出，今天可又見你娘的什麼鬼。他急得那張麻而且黑的臉上，現出一種紫醬色的顏色來，一面用袖子去揩鼻涕，一面吞吞吐吐的說道：二隊長不要怪我，我看見她和我家供的那個菩薩一般無二，她不是菩薩變的麼？慶兒和雪兒聽他這話，不禁嗤的一笑，便道：既是這樣，還好，下次小心，如再領頭闖禍，就要打了。那小禿子聽說這話，連忙從地下一骨碌爬起來，嘴



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五回 參隴中室紛巫峽 茅亭內雨潤高原

一八二

裏連說：不闖禍，不闖禍，再闖儘你打。此時壽娥見他們這番做作，不禁着呆了，暗道：這真奇了，這許多的孩子，見了他們，怎的就這樣的怕呢？想必是他們的長輩罷了。她正自在那裏猜測，瞥見雪兒從懷裏取出一隻亮晶晶的銅螺來，放在嘴裏，瞿瞿瞿吹了幾聲。不多時，許多的散羶的牛馬，從四處奔來，到了他們跟前，說也奇怪，一齊抵耳停蹄，站在那裏文風不動。那些小孩子一個個獼猴似的飛身上去，一人騎着一匹，排行列隊的向西慢慢的走去。壽娥見他們要走，便不能再緩，忙向雪兒一招手。雪兒見她招手，忙趕過來問道：你這位姐姐，招呼我有什麼事嗎？她瞥見他手裏拿着一塊手帕，却正是自己的，便向他笑道：你手裏的一塊絹頭，原是我的，請你還給我罷。他笑道：怎見得是你的？她道：我在南邊的樹林下面憩息的，臨走就忘記在地上了。他向她一笑，將手帕往懷中一揣，說道：要想手帕，是不容易了；我且問你，你從那裏來的？現在要到那裏去？你告訴我，我便還給你。她聽說這話，才自提醒，忙將問路的來意告訴與他。他道：媚茹村離開這裏有二十多里呢，現在天已晚了，那裏來得及呢？她皺眉不語。雪兒便道：姐姐！你此地有親眷沒有？她搖着道：有親眷倒無須問你。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了他很爽快的答道：那麼，我看你今天去是去不成了，不如老實些，隨我們去住一宵，明天我送你回去，好麼？她早就看中雪兒了，聽他這話，趁口笑道：那就感謝不盡了。雪兒見她答應，滿心歡喜，便對她道：姐姐！你就跟我走罷。她便隨着他走了，眼見前面的牛馬隊已去得遠了他兩個一前一後走了半天。她忽然要小解，便提起羅裙，走到一個大土墩子的後面，蹲下身子，撒個暢快。雪兒正走之間，偶然不見了她，心中好生詫異，連忙回頭來尋找，口中喊道：姐姐！你到那裏去了？她答道：我在這裏解手呢。列位，這孫壽娥，她不是一個女子嗎，難道就不知一些羞恥麼，自己解手，何必定要告訴雪兒呢。原來她的用意很深，諸位請將書合起來，想一想，包你了解她的用意了。這雪兒雖生長十八九歲，却是一個頂刮刮的童子，尚未開知識呢；今天見了她，不知不覺的那一縷小魂靈，被她攝去了；聽說她在那裏小解，便大膽走了過來，蹲下身子，面對面，又要說，又不敢，那一副不可思議的面孔，實在使人好笑。她還不是個已經世務的嗎？見他這樣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問他說道：兄弟！現在天晚了，早點走罷。他吞吞吐吐的說道：姐姐！我要……她噙的笑道：你要做什麼？你儘管說罷！這裏



漢宮八朝演義



第一〇五回 夢蘭中雲迷巫峽 茅亭內雨潤高原

一八四

又沒有第三個人在這裏，怕什麼羞？她說罷，也斜着星眼朝他一笑，把一個雪兒笑得骨軟筋麻，不由的將她往懷中一摟。她也不推讓，口中說道：冤家，仔細着有人看見，可不是要的。嘴裏說着，手裏却早就將下衣卸去了。他兩個便實地交易起來，正在這一髮千鈞之際，猛聽得有人在後面狂笑一聲，說道：你們幹得好事啊！他兩個大吃一驚，豁地分開。雪兒定睛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慶兒。壽娥滿面羞慚，低着頭，恨不得有地洞鑽了下去。慶兒哈哈的笑個不住。雪兒忙道：兄弟，你也忒捉狹了，從那裏來的？他笑得打跌道：我早就看出你們倆的頑意來了；現在也沒有別的話，我馬上回去替你宣佈宣佈。雪兒聽他這話，嚇得慌了手脚，忙道：好兄弟，那可動不得；你一吵出來，我還想有性命麼？他道：這話奇了，難道祇准你做，不准我說麼？雪兒忙道：好兄弟，今天也是爲兄一着之錯，千萬望你不要聲張；你要我怎麼，我便怎麼。慶兒笑道：那麼要樂大家樂，不能叫你一個人快活。雪兒沒口的答應：就是就是；只要你不聲張，咱們兄弟分什麼彼此呢？慶兒道：光是你答應，總不能算數，還不曉得她的意下如何呢？雪兒忙道：我包她答應就是；現在天也不早了，你先回去，將我們屋子裏的孩子

漢宮二十八朝演義



們發放到別處去，我們三個人一張牀，好麼？慶兒點頭道：好。他說罷，邁開大步，飛也似的先自跑了回去。這裏雪兒和她慢慢的走來，不多一會，到了一個所在；一間一間的小茅亭，中間一座極大的牛皮帳，大約有一里多路長；在月光之下，一眼望去，裏面一式全是牛馬，黑白相間，煞是有趣；走過牛皮帳，到了一所茅亭門口，早見慶兒立在門口，向他們笑道：你們來了麼！我已將他們打發到別處去了。雪兒便和她進去，只見裏面擺好飯菜。雪兒將門關好。三人將晚飯吃過，一同携手登床，車輪大戰。這正是：

石上三生圓好夢，

春宵一刻值千金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淫婦之心，恍若白雲蒼狗，變幻無常；時喜時怒，時哀時樂，誠令人有不可捉摸處。壽娥色戒一開，固非昔日之壽娥矣；而淫心煬煬，殆有過於常人者；但觀其脫險後，在他人必欲急思歸計，斷不可須臾留也；而壽娥見雪慶兩兒，竟將歸意化爲烏有，淫婦之心，亦可懼！

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9541 212 0024 4157B

